

卷第二十一

列传第九

燕凤 许谦 崔宏 子浩 张袞 弟恂
邓彦海

燕凤，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学，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讖纬。昭成素闻其名，使以礼致之，凤不应聘。及军围代，谓城人曰：“凤不来者，将屠之。”代人惧，遂送凤。昭成待以宾礼。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又以经授献明帝。

尝使苻坚，坚问凤曰：“代王何如人？”对曰：“宽和仁爱，经略高远，一时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坚曰：“卿辈北人，无刚甲利兵，敌弱则进，敌强则退，安能并兼邪？”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辘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胜也。”坚曰：“彼国人马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见马一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则可，说马太多。”凤曰：“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犹未尽。”凤还，坚厚加赠遗。

及昭成崩，道武将迁长安。凤以道武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独任。宜分部为二，

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能先发，此御边之上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凤寻东还。及道武即位，历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行台尚书，甚见器重。明元世，与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讲经传，出议朝政。太武初，以旧勋赐爵平舒侯。卒，子才袭。

许谦，字元逊，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讖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与燕凤俱授献明帝经。昭成崩后，谦徙长安。苻坚从弟行唐公洛镇和龙，请谦之镇。未几，以继母老，辞归。登国初，遂归道武，以为右司马，与张亮等参赞初基。慕容宝之来寇也，道武使谦告难于姚兴。兴遣将杨佛嵩来援。佛嵩稽缓，道武命谦为书遗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悦，赐谦爵关内侯。宝败，佛嵩乃还。及慕容垂死，谦上书劝进。并州平，以谦为阳曲护军，赐爵平舒侯。卒，赠幽州刺史、高阳公，谥曰文。

子洛阳袭爵。明元追录谦功，以洛阳为雁门太守。洛阳家田三生嘉禾，皆异亩同颖。太武善之，进爵北地公。卒，谥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东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孙也。祖悦，仕石季龙，位司徒右长史。父潜，仕慕容，为黄门侍郎。并以才学称。

宏少有隼才，号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虚心礼敬。拜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出总庶事，入为宾友，众务修理，处断无滞。苻坚闻之，征为太子舍人。辞以母疾，不就。左迁著作佐郎。太原郝轩名知人，称宏有王佐之材，近代所未有也。坚亡，避难齐鲁间，为丁零翟钊及晋叛将张愿所留。郝轩叹曰：“斯人也，遇斯时，不因扶摇之势，而与鹄雀飞沈，岂不惜哉！”

仕慕容垂，为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所历著称。

立身雅正，虽在兵乱，独厉志笃学，不以资产为意，妻子不免饥寒。

道武征慕容宝，次中山。弃郡走海滨。帝素闻其名，遣求。及至，以为黄门侍郎，与张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时晋使来聘，帝将报之，诏有司议国号。宏议曰：“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唯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号。故《诗》云‘殷商之旅’，此其义也。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国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道武从之，于是称魏。

及帝幸鄴，历问故事。宏应对若流，帝善之。还次恆岭，帝亲登山顶，抚慰新人，适遇宏扶老母登岭，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迁吏部尚书。时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被信任，势倾朝廷。约俭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帝闻，益重之，厚加馈赐。时人亦或讥其过约，而宏居之愈甚。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宏陈古人制作之体，及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未尝謇谔忤旨，亦不谄谀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独无谴者，由于此也。

帝曾引宏讲论《汉书》，至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叹者良久。是以诸公主皆嫁于宾附之国，朝臣子弟、良族美彦不得尚焉。尚书职罢，赐宏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旧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宠过之。

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绍因人心不安，大出财帛，班赐朝士。宏独不受绍财，长孙嵩以下咸愧焉。诏遣使者循行郡国，纠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与宜都公穆观等案之，帝称其平当。又诏宏与长孙嵩等朝堂决刑狱。

明元以郡国豪右大人蠹害，乃优诏征之。人多恋本，而长吏逼遣之。于是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武元城侯元屈等问焉。宏欲大赦以纾之。屈曰：“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宏曰：“王者临天下，以安人为本，何顾小曲直也。夫赦虽非正道，而可以权行。若赦而不改，诛之不晚。”明元从之。

神瑞初，诏宏与南平公嵩等坐止车门右，听理机事。并州胡数万南掠河内，遣将军公孙表等讨之，败绩。帝问计于群臣。宏曰：“表等诸军，不为不足，但失于处分，故使小盗假息耳。胡众虽多，而无猛健主将，所谓千奴共一詹也。宜得大将素为胡所服信者，将数百骑，就摄表军以讨之。贼闻，必望风震怖。寿光侯建，前在并州，诸将莫及。”帝从之，遂平胡寇。寻拜天部大人，进爵为公。泰常三年夏，宏病笃，帝遣侍中穆观就受遗言，侍臣问疾，一夜数返。卒，追赠司空，谥文贞公。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诏群臣及附国渠帅皆会葬，自亲王以外，尽命拜送。子浩袭。太和中，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宏配飨庙廷。

浩字伯深，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弱冠为通直郎，稍迁著作郎。道武以其工书，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避，隐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帝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

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帝经书，每至郊祀，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明元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总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者，数家多有应验。恆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时有兔在后宫，检无从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明年，姚兴果献女。

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坦因华阴公主等言：“讖书云：国家当都鄴，大乐五十年。”劝帝迁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饥。帝以问浩。浩曰：“非长久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人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阻。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事，阻隔恆、代，千里之际，须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伏。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帝深然之。复使中贵人问浩曰：“今既无以至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曰：“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帝於是分人诣山东三州就食，出仓谷以禀之。来年遂大熟，赐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绵绢等。初，姚兴死之前岁，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帝乃召诸硕儒，与史官求其所诣。浩对曰：“案《春秋左氏傳》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庚与午，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

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诣，而妄说无征之言！”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果出东井，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中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乃服。

泰常元年，晋将刘裕伐姚泓，欲斥河西上，求假道。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险，裕何能西入？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内朝咸同外计，帝将从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马休之徒扰其荊州，刘裕切齿久矣。今兴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自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矣。蠕蠕内寇，人食又乏，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南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彪，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裕得关中，悬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斗两彪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国家弃恆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争守河北也。”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帝遂从群议，遣长孙嵩拒之。战于畔城，为晋将硃超石所败。帝恨不用浩言。

二年，晋齐郡太守王懿来降。陈计，称刘裕在洛，劝以军绝其后路，则裕军不战而可克。书奏，帝善之。会浩在前，进讲书传。帝问浩曰：“裕西伐已至潼关，卿观事得济否？”浩曰：“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乘其危亡，兵精将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资，生便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赴火；

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卢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终当为国家所有。”帝曰：“裕已入关，不能进，不能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长孙嵩有经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谓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审矣。”浩曰：“臣常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经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少主，慕容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谓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汉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舜、禹齐烈，臣岂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为姚氏封植。不思树党强邻，报复仇耻，乃结蠕蠕，背德于姚。擢竖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残灭耳。”帝大悦，说至中夜。赐浩缥醪酒十斛，水精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味也。”

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天汉而灭。帝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灾咎将在何国？朕甚畏之。”浩曰：“灾异由人而起，人无衅，妖不自作。《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人无异望。是为僭晋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晋，南镇上宋改元赦书。时帝幸东南陂，齿池，射鸟，闻之，驿驰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笃。乃翦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袭爵白马公。

自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浩能为雅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庄老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言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扬于王庭。”

帝恆有微疾，而灾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浩曰：“今兹日蚀于胃、昴，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疹弥年，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其为我设图后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遗诸忧虑，恬神保和，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帝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此乃万代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讳，年渐一纪，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大，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帝纳之，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令太武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高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寮总已以听焉。明元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迹；安同晓解俗情，明于校练；穆观达政事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六人辅吾子，足以经国。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

以得志于天下矣。”群臣时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于汝曹国主也。”

会闻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阳、武牢、滑台。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歆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春秋》晋士丐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党与未离，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锐意南伐，语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帝大怒，不从。

遂遣奚斤等南伐，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固守，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武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斤等济河，先攻滑台，经时不拔，表请济师。帝怒，乃亲南巡，拜浩为相州刺史，随军谋主。及车驾还，浩从幸西河、太原，下临河流，傍览川城，慨然有感。遂与同寮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皇、汉武之违失。时伏其言。

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兴亡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陶也。但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当兼攸儒教，辅助太平真君，而学不稽古。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

之。帝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问焉。浩纤妍白皙如美妇人。性敏达，长于谋计，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既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事之。

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时议伐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越钩陈，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不进。”帝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掠其都城，大获而还。后复讨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帝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神二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听。唯浩赞成之。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深、徐辩说帝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深等云：“深少时常谏苻坚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如何举动？”帝意不快，乃召浩与深等辩之。

浩难深曰：“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人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术数，不达大体，

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语曰：‘非常之原，黎人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深等惭曰：“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劳苦士马。”

浩曰：“深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斯乃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人，令复旧位，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列满朝。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非难制也。往数入塞，国人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谓深、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之。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亡征？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

时赫连昌在坐，深等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帝大悦，谓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哉！”而保太后犹疑之。复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评议，帝命浩善晓之令寤。

既罢朝，或有尤浩曰：“吴贼侵南，舍之北伐，师行千里，其谁不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势然矣。北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

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可推而得。且蠕蠕恃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掩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望尘奔走。牡马护牧，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朋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如何止之？”遂行。天师谓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

及军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于是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虏及获畜产车庐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虏遂散乱。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诸大将果虑深入有伏兵，劝帝止。天师以浩曩日言，固劝帝穷讨，帝不听。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穹庐，科车自载，将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帝深恨之。

大军既还，南军竟不能动，如浩所料。

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太武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蔬食，不暇精美，帝为举匕箸，或立尝而还。其见宠爱如此。于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帝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

言也？”因令歌工历颂群臣，事在《长孙道生传》。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纤孑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兵甲。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到此矣。”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浩然后行。”

俄而南藩诸将表宋师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诏公卿议之，咸言宜许。浩曰：“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丧精，常恐轻兵奄至，故扬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妄张贼势，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也。”帝从浩议。

南镇诸将表贼至，而自陈兵少，求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宁。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忼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人。浩曰：“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宋族，必举国骇扰，惧於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若彼有见机之人，善设权谲，乘间深入，虞我国虚，生变不难。非制敌之良计。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

不可不思，后悔无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还，可待使至，审而后发，犹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楚之往则彼来，楚之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臣尝闻鲁轨说姚兴，求入荆州。至则散败，乃不免蛮贼掠卖为奴，使祸及姚泓，已然之效。”

浩又陈天时不利于彼，曰：“今兹害气在扬州，不宜先举兵，一也。午岁自刑，先发者伤，二也。日蚀灭光，昼昏星见，飞鸟堕落，宿当斗、牛，忧在危亡，三也。荧惑伏匿于翼、轸，戒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今宋新国，是人事未周也；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尽也。三事无一成，自守犹或不安，何得先发而攻人哉？彼必听我虚声而严，我亦承彼严而动，两推其咎，皆自以为应敌。兵法当分灾，迎受害气，未可举动也。”帝不能违众，乃从公卿议。浩复固争，不从。遂遣阳平王杜超镇鄴，琅邪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于是寇来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
；斥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

帝闻赫连定与宋县分河北，乃先讨赫连。群臣皆曰：“义隆军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东州败矣。”帝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连，招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鄴。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中，一处不过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倖兒情见，正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度意也。赫连定残根易

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必行无疑。”

平凉既平，其日宴会，帝执浩手以示蒙逊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

后冠军安颉军还，献南俘，因说南贼之言云：“宋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如浩所量。帝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迁浩司徒。

时方士祁纤奏立四王，以日东西南北为名，欲以致祯吉，除灾异。诏浩与学士议之。浩曰：“先王建国，以作藩屏，不应假名其福。夫日月运转，周历四方，京师所居，在于其内。四王之称，实奄邦畿，名之则逆，不可承用。”先是，纤奏改代为万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应期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宜，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国家积德，著在图史，当享万亿，不待假名以为益也。纤之所闻，皆非正义。”帝从之。

时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贰意，帝将讨焉，先问于浩。浩对曰：“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恒不减万，乃不少于前。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不图，大军卒至，必惊惧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诸弟骄恣，争权纵横，人心离解。加以比年以来，天灾地变，都在秦、凉，成灭之国也。”

帝命公卿议之，恒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为纯臣，然继父修职责，朝廷接以蕃礼。又王

姬厘降，罪未甚彰，谓且羁縻而已。令士马劳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于是尚书古弼、李顺之徒皆曰：“自温闻河以西至于凉州，地纯枯石，了无水草，不见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不任久停军马。斤等议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与斤共相难抑。诸人不复余言，唯曰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诋诬于人矣。”

李顺等复曰：“吾曹目见，何可共辩？”浩曰：“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帝隐听，闻之乃出，亲见斤等。辞旨严厉，形于神色。群臣乃不敢复言。于是遂讨凉州，平之。多饶水草，如浩所言。

乃诏浩总理史务，务从实录。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衷润色，浩所总焉。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征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远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于礼乐宪章，皆归宗于浩。

及景穆始总百揆，浩复与宜都王穆寿辅政事。又将讨蠕蠕，刘洁复致异议。帝愈欲讨之，乃召问浩。浩对曰：“往击蠕蠕，师不多日，洁等各欲回还。后获尚书，云军还之时，去贼三十里，是洁等之计过矣。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时，潜军而出，必与之遇。既与之遇，则可禽获。”帝以为然。乃分军四道，诸将俱会鹿浑海。期日有定，而洁恨计

不用，沮误诸将，无功而还。

帝西巡至东雍，亲临汾曲，观叛贼薛永宗垒，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帝问浩曰：“今日可击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固。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帝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帝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先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损伤。愚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从，乃度渭南。吴闻帝至，尽散入北山，果如浩言。军无所克，帝悔之。后以浩辅东宫之勤，赐缣絮布各千段。

帝薨于河西，诏浩诣行所议军事。浩表曰：“昔汉武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广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徙其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

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三十九年，昼夜无废。臣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妇人，更无余能，是以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始知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真正者少。

自秦始皇烧书之后，经典绝灭。汉高祖以来，世人妄造历术者十余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误四千，小误甚多，不可言尽。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历，今始成讫，谨以奏。惟恩省察，以臣历术，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晋书》诸家并多误，著《晋后书》，未就，传世者五十余卷。

初，道武诏秘书郎邓彦海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逮于明元，废不著述。神䴥二年，诏集诸文人摭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说、邓颖、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闵堪、赵郡郗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载国书，以彰直笔。并勒浩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景穆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浩书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书郎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服受赇。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

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华采，故时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镇北将军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为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伤恨，复欲以少女继昏。逸及亲属以为不可，王氏固执与之。逸不能违，遂重结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厕中。及浩幽执，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搜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

初，浩害李顺，基萌已成，夜梦以火爇顺寝室，火作而顺

死。浩与室家群立观之。俄而顺弟息号哭而出，曰：“此辈吾贼也！”以戈击之，悉投于河。寤而以告馆客冯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熬人，暴之极也。且兆始恶者有终殃，积不善者无余庆。厉阶成矣，公其图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

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憚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摹楷。

浩母，卢谌孙女也。浩著《食经序》曰：“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供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仍臻，刳稟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所知见，而少不习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聪辩强记，皆此类也。亲没之后，遇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货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粱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故序遗文，垂示来世。”

浩弟简，字仲亮，一名览。好学，少以善书知名。道武初，历中书侍郎，爵五等侯，参著作事。卒。简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阳侯。坐浩伏诛。

宏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宏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妄染，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为世摹楷，行押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始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

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

初，宏父潜为兄浑等诮手笔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年将二百，宝其书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将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标以工书知名于时，见潜书，以为过于浩也。

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与勃海高演俱知名。历位秘书监，赐爵贝丘侯。乐安王范镇长安，选旧德之士与范俱，以徽为平西将军副将，行乐安王傅，进爵济南公。徽为政务存大体，不亲小事。性好人伦。引接宾客，或谈及平生，或讲论道义，诲诱后进，终日不止。以疾，征还京师，卒，谥曰元公，士类无不叹惜。

始清河崔宽祖彤，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遂仕西凉及沮渠氏。

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怀东土。常叹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所庶几！”及太武西巡，剖乃总率同义，使子宽送款。太武嘉之，拜宽岐阳令，赐爵延水男。遣使与宽俱西，抚慰初附。征部诣京师，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诚著先朝，赠凉州刺史、武陵公，谥曰元。

宽字景仁，还京，封安国子，位弘农太守。初，宽通款见浩，浩与相齿次，厚存接之。及浩诛，以远来疏族，独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旧墟，以一子继浩。与浩弟览妻封氏相奉如亲。宽后袭爵武陵公，陕城镇将。三崤地险，人多寇劫。而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帅，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细微，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人，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取受，而与之者无恨。又恆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贸易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诸镇之中，号

曰能政。及解镇，人人追恋，诣阙上疏者三百余人。卒，遗言薄葬，敛以时服。

长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称。学崔浩书，颇亦类焉。天安元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迹也。衡举李冲、李元恺、程骏等，终为名器。承明元年，迁内都坐令，善折狱，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袭爵武陵公。衡涉猎书史，颇为文笔。蠕蠕时犯塞，衡上书陈备御之方、便国利人之策凡五十余条。除秦州刺史，徙爵齐郡公。先是，河东年饥，劫盗大起。衡至，修龚遂法，劝课农桑，周年间，寇盗止息。卒，赠冀州刺史，谥惠公。衡五子。

长子敞，字公世，袭爵，例降为侯，为平原相。敞性狷急，与刺史杨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为钜鹿太守。弟肱之逆，敞为黄木军主韩文殊所藏。其家悉见籍没，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随奴婢田宅二百余口得免。正光中，普释禁锢，敞复爵郡侯，卒于赵郡太守。

敞弟钟，字公禄，奉朝请。弟肱之逆，以出后被原。历司徒右长史、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后，钟贪其财，诬敞息子积等三人非兄胤，辞诉累岁，人士疾之。尔硃世隆为尚书令，奏除其官，终身勿齿。肱好学，有文才，为京兆王愉录事参军，与愉同逆，伏法。

宏同郡董谧。谧父京，与同郡崔康时、广阳霍原等，俱以硕学，播名辽海。谧好学，传父业。中山平，入朝，拜仪曹郎，撰朝觐、飧宴、郊庙、社稷之仪。

张褒，字洪龙，上谷沮阳人也。祖翼，父卓，位并太守。褒笃实好学，有文才。道武为代王，选为左长史。从追蠕蠕五六百里。诸部帅因亮言粮尽，不宜深入。帝问褒：“杀副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于广漠赤地南床山下，大

破之。既而帝问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问三日粮意乎？蠕蠕奔走数日，畜产失饮，至水必留。计其道程，三日足及。轻骑卒至，出其不意，彼必惊散，其势然矣。”部帅闻之，咸曰：“圣策，非所及也。”袞常参大谋，每告人曰：“主上天资杰迈，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风云之会，不建腾跳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质，竭诚伏事。时刘显地广兵强，跨有朔裔，会其兄弟乖离，共相疑阻。袞言于道武曰：“显志大意高，今因其内衅，宜速乘之。”帝从之，遂破走显。又从破贺讷。道武登勿居山游宴，从官请聚石为峰，以记功德，乃命袞为文。

慕容宝之来寇也，袞言于道武曰：“宝乘滑台功，因长子捷，颂财竭力，难与争锋，宜羸师以侈其心。”帝从之，果破之参合。迁给事黄门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遗宝书，喻以成败。宝见书，大惧，遂奔和龙。既克中山，听入八议，拜幽州刺史，赐爵临渭侯，百姓安之。

天兴初，征还京师。后与崔逞答晋将郗恢书失旨，黜为尚书令史。袞遇创业之初，始以才谋见任，率心奉上，不顾嫌疑。道武曾问南州人于袞，袞与卢溥州里，数称荐之。又未尝与崔逞相识，闻风称美。及中山平，卢溥聚党为逆，崔逞答书不允，并乖本言，故忿之。

袞年过七十，阖门守静，手执经书，刊定乖失。爱好人物，善诱无倦，士类以此高之。永兴二年，卒。太武后追录旧勋，遣大鸿胪即墓策赠太保，谥文康公。

子度，少有学尚，袭爵临渭侯，卒于中都大官。

度子白泽，年十一，遭母忧，以孝闻。长而博学。文成初，除殿中曹给事中，甚见宠任。白泽本字钟葵，献文赐名白泽，纳其女为嫔。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献文诏诸监临官取所监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

纠得尚书以下罪状者，各随所纠官轻重而授之。白泽上表，以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奸人窥望，劳臣懈节，请依律令旧法。献文纳之。太和初，怀州人伊祁苟初三十余人谋反，文明皇太后欲尽诛一城人。白泽谏，以为《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诬十室，而况一州。后从之，乃止。转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卒，赠相州刺史、广平公，谥曰简。

长子伦，字天念，大司农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抗敌国之礼，不修臣敬。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遣使报之。伦表以为：“虏虽慕德，亦来观我。惧之以强，傥或归附；示之以弱，窥觎或起。《春秋》所谓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来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礼，则丰其劳贿，藉以珍物。至于王人远役，衔命虏庭，优以匹敌之尊，加之想望之宠，恐徒生虏慢，无益圣朝。”不从。孝庄初，卒于大司农卿。

袭弟恂。恂字洪让，随兄袭归北，参代王军事。说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业。帝深加器异。皇始初，拜中书侍郎。帷幄密谋，颇亦参预。赐爵平皋子，出为广平太守。恂招集离散，劝课农桑，流人归者数千户。迁常山太守。恂开建学校，优礼儒士，吏人歌咏之。时丧乱之后，罕能克厉者，唯恂当官清白，仁恕临下，百姓亲爱之，政为当时第一。明元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俭，死日家无余财。赠并州刺史、平皋侯，谥曰宣。

子纯，字道尚，袭爵。坐事除。

纯弟代，字定燕，陈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赠营州刺史，谥惠侯。代所历著称，有父遗风。

代子苌年，为汝南太守。郡人刘崇之兄弟分析，家贫，唯一牛，争不能决，讼于郡庭。苌年凄而见之，谓曰：“汝曹当

以一牛，故致此竞；脱有二牛，必不争。”乃以己牛一头赐之。于是境中各相戒约，咸敦敬让。卒于郡。子琛，字宝贵，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军校尉。卒。

邓彦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坚车骑将军。父翼，河间相。慕容垂之围鄴，以为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对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岂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闻命。”垂遣喻之曰：“吾与车骑结为异姓兄弟，卿亦犹吾子弟，安得辞乎？”翼曰：“冀州宜任亲贤，翼请他役效命。”垂乃用为河间太守。后卒于赵郡内史。

彦海性贞素，言行可复，博览经书，长于《易》筮。道武定中原，擢为著作郎，再迁尚书吏部郎。彦海明解制度，多识故事，与尚书崔宏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是彦海所为。赐爵下博子。道武诏彦海撰国记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彦海谨于朝事，未尝忤旨。其从父弟暉时为尚书郎，凶侠好奇，与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诛，其子弟奔长安。或告暉将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赐彦海死。既而悔之。时人咸愍惜焉。

子颖袭爵，稍迁中书侍郎。太武诏太常卿崔浩集诸文学撰述国书，颖与浩弟览等俱参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车莫弗库若干率骑数万余，驱鹿百余万诣行所。诏颖为文，铭于漠南，以记功德。兼散骑常侍，使宋。进爵为侯。卒，谥曰文恭。子怡袭爵，位荊州刺史，赐爵南阳公。卒。

子侍，孝文赐名述，位齐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为太傅元丕长史。座于司空长史。谥曰贞。

论曰：昭成、道武之时，云雷方始，至于经邦纬俗，文武兼资。燕凤博识多闻，首膺礼命。许谦才术俱美，驱驰艰虞。不然，何以成帝业也。崔宏家世隼伟，仍属权輿，总机任重，

守正成务，礼从清庙，固其宜也。浩才艺通博，究览天文，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焉。属明元为政之秋，太武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人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张袞才策，不免其戾，彦海贞白，祸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让世著循吏，家风良可贵矣。

卷第二十二

列传第十

长孙嵩 五世孙俭 俭子平

长孙道生 曾孙幼 幼孙曾炽 炽弟晟 从祖绍远

绍远子览 弟澄 长孙肥

长孙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时为南部大人。嵩宽雅有器度，昭成赐名焉。年十四，代父统事。昭成末年，诸部乖乱，苻坚使刘库仁摄国事，嵩与元他等率部众归之。

刘显之谋难也，嵩率旧人及庶师七百余家叛显走。将至五原，时寔君之子渥亦聚众自立，嵩欲归之。见于乌渥，称逆父之子，劝嵩归道武。嵩未决，乌渥回其牛首，嵩傴俛从之，见道武于二汉亭。道武以为南部大人，累著军功。后从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赐爵钜鹿公。历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称。明元即位，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故世号八公。

晋将刘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节，督山东诸军事，傅诣平原，缘河北岸列军，次于畔城。军颇失利。诏假裕道。裕于舟中望嵩麾盖，遗以酈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师。诏嵩厚答之。又敕简精兵为战备，若裕西过者，便率精锐，南出彭、沛；如不时过，但引军随之。彼至崤、陕间，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则裕首可不战而县。于

是叔孙建等。寻河趣洛，遂入关。嵩与建等自城皋南济，晋诸屯戍皆望尘奔溃。裕克长安，嵩乃班师。

明元寝疾，问后事于嵩。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今长皇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乃定策，诏太武临朝监国，嵩为左辅。

太武即位，进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嵩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土居，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太常崔浩曰：“大檀迁徙鸟逝，疾追则不足经久，大众则不能及之。赫连屈丐土宇不过千里，其刑政残害，人神所弃，宜先讨之。”尚书刘洁、武京侯安原请先平冯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后闻屈丐死，关中大乱，议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劳。大檀闻之，乘虚而寇，危道也。”帝乃问幽征于天师寇谦之。劝行，杜超之赞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谏不可，帝大怒，责嵩在官贪污，使武士顿辱。寻迁太尉。久之，加柱国大将军。自是輿驾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镇京师，坐朝堂平断刑狱。薨，年八十，谥曰宣王。后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嵩配飨庙庭。

子颓，善骑射，弯弓三百斤。袭爵，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有罪黜为戍兵。后复爵。薨，谥曰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镇都督。坐黷货，降为公。孝文时，自讼先世勋重，复其王爵。薨。谥简王。

子道，字念僧，袭爵。久之，随例降为公，位左卫将军。卒，谥慎。

子悦，袭爵。建义初，复本王爵，寻降为公，位光禄少卿。卒，赠司空。

嵩五世孙俭，仕周知名。俭，本名庆明。曾祖地汾，安东将军、临川公。祖酌，恆州刺史。父鍼，员外散骑侍郎，早卒。

俭方正有操行，神彩严肃，虽在私室，终日俨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虽贵游造门，亦不与相见。太昌中，边方骚动，俭初假东夏州防城大都督，从尔硃天光破宿勤明达等，以功赐爵索卢侯。周文临夏州，以为录事参军事，深敬器之。及贺拔岳被害，周文赴平凉，凡有经纶谋策，俭皆参预。从平侯莫陈悦，留俭为秦州长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后事，别封信都县伯。渭州刺史可硃浑元奔东魏后，河渭间人情离阻。刺史李弼令俭权镇渭州。俭将十余骑冒难赴之。复随机安抚，羌胡悦服。转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时西夏州仍未内属，而东魏遣许和为刺史。俭以信义招之，和乃归附。即以俭为西夏州刺史，总统三夏州诸军事。

荆襄初附，周文表授俭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所部郑县令泉璨为百姓所讼，推按获实。俭即大集寮属，遂于 事前引己过，肉袒自罚，舍璨不问。于是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玺书劳之。周文又与俭书曰：“近闻公部内县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肃群下，闻之嘉叹良久不可言。”俭清正率下，兼怀仁恕。有窃盗者，原情得实，悔而放之。荆蛮旧俗，少不敬长。俭殷勤劝导，风俗大革。务广耕桑，兼习武事，故边境无虞，人安其业。吏人表请为俭构清德楼，树碑刻颂，朝议许之。吏人又以俭秩满，恐有代至，诣阙乞留俭，朝廷嘉而许之，在州遂历七载。

征授大行台尚书，兼相府司马。常与群公侍坐，及退，周文谓左右曰：“此人闲雅，孤每与语，常肃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谓俭曰：“名实须相称，尚书志安贫素，可改名俭，以彰雅操。”迁尚书左仆射，加侍中。后除东南道行台仆

射、大都督十五州诸军事、荊州刺史。时梁岳阳王萧誉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俭于 事列军仪，具戎服，以宾主礼见使。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答问。客惶恐不敢仰视。日晚，俭乃著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因叙梁国丧乱，朝廷招携之意，发言可观。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测也。”

魏废帝二年，授东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镇防诸军事。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邻睦，内怀异计。俭密启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以经略。俭陈谋，周文深然之，乃命还州，密为之备。寻令柱国于谨伐江陵。事平，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遂令俭镇江陵，进爵昌宁郡公。后移镇荊州，授总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闵帝初，赵贵等将图晋公护，俭长子僧衍预其谋，坐死。护乃征俭，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国。朝议以俭操行清白，勋绩隆重，乃下诏褒美之，兼赐以杂采粟麦，以彰其美。

天和初，转陕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陕州刺史。俭尝诣阙奏事，时大雪，雪中待报，自旦达暮，竟无惰容。其谨恇若此。以疾还京，诏以俭旧居狭隘，赐甲第一区。

后薨于夏州总管。临终遗令：敛以时服，素车载柩，不设仪仗，亲友赠襚，一无所受。诸子并奉行之。又遗后请葬周文帝陵侧，并以所赐宅还官，诏皆从之。赠本官，加凉瓜等十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追封鄆国公，谥曰文。荊州人仪同赵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诣阙请为俭立庙树碑，诏许之。

建德元年，诏曰：“故柱国、鄆国公俭，临终审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赐，制度宏丽，非诸子所居，请以还官，更迁他所。昔叔敖辞沃壤之地，萧何就穷僻之乡。以古方令，无惭曩哲。而有司未达大体，遽以其第外给。夫追善念功，

先王令典，岂得遂其谦挹，致乖惩劝！令以本宅还其妻子，俾清风远播，无替聿修。”

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从长潮公元定代陈，没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处均，美容仪，有器干，颇览书记，为周卫王侍读。时武帝逼于宇文护，与卫王谋诛之，王常使平通意于帝。护诛，拜开府仪同三司。宣帝置东京官属，以平为少司寇，与宗伯赵芬分掌六府。隋文龙潜时，与平情好款洽。及为丞相，恩礼弥厚。时贺若弼镇寿阳，帝恐其怀贰，遣平代之为扬州总管，赐爵襄阳公。弼果不从，平麾壮士执弼，送京师。

隋开皇三年，征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人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闾里，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帝深嘉纳。自是州里丰衍。后转工部尚书，名曰称职。时有人告大都督邴绍非毁朝庭为愤愤者，上怒，将斩之。平进谏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大家翁。’此言虽小，可以喻大。邴绍之言，不应闻奏。陛下又复诛之，恐百代之后，有亏圣德。”上于是赦绍。因敕群臣，诽谤之罪，勿复以闻。后突厥达头可汗与都蓝可汗相攻，各遣使请援。上遣平持节宣谕，令其和解。平至，陈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赠平马二百疋。还，进所得马，上尽以赐之。未几，遇谴，以尚书检校汴州事，寻除汴州刺史，后历许、贝二州，俱有善政。

鄴都俗薄，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庭以平为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数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整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镇淮南时事，进位大将军，拜太常卿、吏部尚书。卒官，谥曰康。

子师孝，性轻狡好利，数犯法。上以其不克负荷，遣使吊平。以师孝为勃海郡主簿。属大业之季，恣行贪浊，一郡苦之。

后为王世充所害。

长孙道生，嵩从子也。忠厚廉谨，道武爱其慎重，使掌机密。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诏命。明元即位，除南统将军、冀州刺史。后取人美女以献，明元切责之，以旧臣不加罪黜。太武即位，进爵汝阴公，迁廷尉卿。从征蠕蠕，与尉眷等率众出白黑两漠间，大捷而还。太武征赫连昌，道生与司徒长孙翰、宗正娥清为前驱，遂平其国。昌弟定走保平凉，宋遣将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诏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遂诱宋将檀道济，邀其前后，追至历城而还。除司空，加侍中，进封上党王。薨，年八十二，赠太尉，谥曰靖。

道生廉约，身为三司，而衣不华饰，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数十年不易，时人比之晏婴。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叹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有家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也！”乃切责子弟，令毁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绩，每建大议，多合时机。为将有权略，善待士众。帝命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颇惑其妻孟氏，以此见讥。与从父嵩俱为三公，当世以为荣。

子瓶，位少卿，早卒。瓶子观，少以壮勇知名，后袭祖爵上党王。时异姓诸王袭爵，多降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将军、假司空，督河西七镇诸军讨吐谷浑。部帅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还。孝文初，拜殿中尚书、侍中。吐谷浑又侵逼，复假观司空讨降之。后为征南大将军。薨，谥曰定。葬礼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云中金陵。

子冀归，六岁袭爵，降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业，赐名幼，字承业。承业聪敏有才艺，虚心爱士，为前将军，从孝文南讨。宣武时，为扬州刺史、假镇南大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梁将

裴邃、虞鸿袭据寿春，承业诸子骁果，邃颇难之，号曰：“铁小兒”。诏河间王琛总众援之。琛欲决战，承业以雨久，更须持重。琛弗从，遂战，为贼所乘，承业后殿。

初，承业既总强兵，久不决战，议者疑有异图。朝廷重遣河间王琛及临淮王彧、尚书李宪等三都督，外声助承业，内实防之。

会鲜于修礼反于中山，以承业为大都督北讨。寻以本使达鄴城，诏承业解行台，罢大使，遣河间王琛为大都督，郾道元为行台。承业遣子子裕奉表，称与琛同在淮南，俱当国难。琛败臣全，遂生私隙。且临机夺帅，非策所长。书奏，不纳。琛与承业前到呼沱，承业未欲战，而琛不从。行达五鹿，为修礼邀击，琛不赴之，贼总至，遂大败。承业与琛并除名。寻而正平郡蜀反，复假承业镇西将军、讨蜀都督。频战有功，除平东将军，复本爵。后除尚书右仆射。未几，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复以承业为行台讨之。承业时背疽未愈，灵太后劳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无可寄，如何？”承业答曰：“死而后已，敢不自力。”时子彦亦患脚痺，扶杖入辞。尚书仆射元顺顾相谓曰：“吾等备为大臣，各居宠位，危难之日，病者先行，无乃不可乎！”莫有对者。

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承业乃据河东。时有诏废盐池税，承业上表曰：“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径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蒲坂

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贍理绝。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为物而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禄，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出入私财，夺人膂力，岂是愿言，事不获已。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及雍州平，除雍州刺史。

孝庄初，封上党王，寻改冯翊王，后降为郡公。迁司徒公，加侍中、兼尚书令、大行台，仍镇长安。节闵立，迁太尉公、录尚书事。及韩陵之败，斛斯椿先据河桥，谋诛尔硃。使承业入洛，后节闵诛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转太傅，以定策功，更封开国子。承业表请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恽。初，承业生而母亡，为洪超母所抚养，是以求让。许之。

武帝入关，承业时镇武牢，亦随赴长安，位太师、录尚书事，封上党王。大统元年，薨，赠假黄钺、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谥曰文宣。

承业少轻侠，斗鸡走马，力争杀人，因亡抵龙门将陈兴德家。会赦，乃免。因以后妻罗前夫女吕氏妻兴德兄兴恩以报之。罗年大承业十余岁，酷妒忌。承业雅相敬爱，无姬妾。童侍之中在承业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数四。前妻张氏二子，子彦、子裕。罗生三子：绍远、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子彦本名隼，有膂力，以累从父征讨功，封槐里县子。孝武帝与齐神武构隙，加子彦中军大都督、行台仆射，镇恆农，以为心膂。及从帝入关，封高平郡公，位仪同三司。以从征奚泰、战沙苑功，加开府、侍中。及东复旧京，以子彦兼尚书令、行司州牧，留镇洛阳。后以不利，班师。大统七年，拜太子太傅。

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

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末年石发，举体生疮，虽亲戚兄弟以为恶疾。子彦曰：“恶疾如此，难以自明。世无良医，吾其死矣！尝闻恶疾蝮蛇螫之不痛，试为求之，当令兄弟知我。”及于南山得蛇，以股触之，痛楚号叫，俄而肿死。文帝闻之。恸哭曰：“失我良将！”赠雍州刺史。

子裕位卫尉少卿。后舍凡阶十七级，为子义贞求官。除左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又以父勋，封平原县伯。

义贞弟兕，字若汗。性机辩，强记博闻，雅重宾游，尤善谈论。从魏孝武西迁，别封鄴县侯。周天和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历熊、绛二州刺史，并有能名。袭爵平原县公。卒，子炽嗣。

炽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颇涉群书，兼长武艺。建德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学兼经史者为通道馆学士，炽应其选。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为丞相府功曹参军，加大都督，封阳平县子，迁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谦，拜仪同三司。及帝受禅，炽率官属先入清宫，即授内史舍人、上仪同三司，摄东宫右庶子，出入两宫，甚被委遇。累迁太常少卿，改封饶阳县子，进位开府仪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业中，历位大理卿、户部尚书。吐谷浑寇张掖，令炽击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宫，留炽东都居守，摄左候卫将军。卒官，谥曰静。子安世，通事谒者。炽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年十八，仕周为司卫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见深异焉，谓曰：“长孙武艺逸群，又多奇略。后之名将，非此子邪？”及突厥摄图请婚，周以赵王招女妻之。周与摄图各相夸竞，妙选骁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后使人数十辈，摄图多不礼之，独爱晟，每共游猎，留之竟

岁。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箭两只与晟，请射取之。晟驰往，遇雕相攫，遂一发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其弟处罗侯号突利设，尤得众心，为摄图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还，拜奉车都尉。

开皇元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见可贺敦！”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惧，修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为之备。

晟先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因上书曰：“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道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

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因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行，果相猜贰。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敕赐奚、契丹等，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

二年，摄图号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时晟又说染干诈告摄图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摄图乃惧，回兵出塞。

后数年，突厥大入，发八道元帅出拒之。阿波至凉州，与奚荣定战，贼帅累北。时晟为偏将，使谓之曰：“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便即致败，此乃突厥之耻。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因此以罪归于阿波，成其夙计，灭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谓曰：“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耶！”阿波纳之，因留塞上。后使人随晟入朝。时摄图与卫王军遇，战于白道，败走。至磧，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玷厥，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复得故地。收散卒，与摄图相攻。阿波频胜，其势益强。摄图又遣使朝贡，公主自请改姓，乞为帝女，上许之。

四年，遣晟副虞庆则使于摄图，赐公主姓为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摄图奉诏，不肯起拜。晟进曰：“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媚，奈何不敬妇公？”摄图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乃拜受诏。使还称旨，授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

七年，摄图死，遣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处罗侯因晟奏曰：“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当取之以献。”时召文武议焉。乐安公元谐曰：“请就彼梟首，以惩其恶。”武阳公李充请生将入朝，显戮而示百姓。上问晟，晟曰：“阿波之恶，非负国家。因其困穷，取而为戮，恐非招远之道。不如两存之。”上曰：“善。”

八年，处罗侯死，遣晟往吊，仍赉陈国所献宝器，以赐雍闾。

十三年，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彭国公刘昶共宇文氏女

谋欲反隋，遣其来密告公主。雍闾信之，乃不修贡。又遣晟出使，微观察焉。公主见晟，言辞不逊，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钦计议，扇惑雍闾。晟还，以状奏。又遣晟往索钦，雍闾欲勿与，谬曰：“客内无此色人。”晟乃货其达官，知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雍闾。因发公主私事。国人大耻。雍闾执遂迦等，并以付晟。使还，上大喜，加授开府，仍遣入蕃，泄杀大义公主。雍闾又表请婚，金义将许之。晟奏曰：“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世。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许尚公主。

十七年，染干遣使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晟说染干南徙，居度斤旧镇。雍闾疾之，亟来抄略。染干伺知动静，辄遣奏闻，是以贼来，每先有备。

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雍闾惧，复共达头同盟，合力掩袭染干，大战于大长城下。染干败绩，其兄弟子侄尽见杀，而部落亡散。染干与晟独以五骑逼夜南走。至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乃相与谋曰：“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晟知怀贰，乃密遣使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染干见四烽俱发，问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给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使见贼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自将

染干驰驿入朝。帝大喜，进晟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晟遣降虜觐候雍闾，知其牙内屡有灾变；夜见赤虹，光照数百里。天狗陨，雨血三日；流星坠其营内，有声如雷。每夜自惊，言隋师且至。并遣奏知。寻以染干为意弥豆启人可汗。赐射于武安殿，选善射者十二人，分为两朋。后入曰：“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入其朋。”许之。给箭，六发皆入鹿，后人之朋竟胜。时有鸢群飞，上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俱中，并应丸而落。是日，百官获贄，晟独居多。寻遣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染干。安义公主死，持节送义城公主，复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掠，人必自安。”上并从之。

二十年，都蓝大乱，为部下所杀。晟因奏曰：“贼内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诱，必并来降。请遣染干部下，分头招慰。”上许之，果尽来附。达头恐怖，又大集兵。诏晟部领降人，为秦州行军总管，取晋王广节度，出讨达头。达头与王相抗，晟进策曰：“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达头人畜饮之多死，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余级，俘百余口。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极欢。有突厥达官来降，时亦预坐。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王笑曰：“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师旋，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复遣还大利城，安抚新附。

仁寿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诏杨素为行军元帅，

晟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

二年，军次北河，逢贼帅思力俟斤等领兵拒战，晟与大将军梁默击走之，贼众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三年，有铁勒思结、伏具、浑、斛薛、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来降附。达头众大溃，西奔吐谷浑。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毕，入朝。

遇文帝崩，匿丧未发。炀帝引晟于大行前委以内衙宿卫，知门禁事，即日拜左领军将军。遇杨谅作逆，敕以本官为相州刺史，发山东兵马，与李雄等共经略之。晟辞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终不以儿害义，其勿辞也。”于是驰遣赴相州。谅破，追还，转武卫将军。

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陈兵耀武，经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惊惧，先遣晟往喻旨，称述帝意。染干听之，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咸萃。晟见牙中草秽，欲令染干亲自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国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诸侯并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旁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其贵人及诸产落争放效之。乃发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余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帝闻益喜焉。后除淮阳太守，未赴任，复为右骁卫将军。

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后突厥围雁门，帝叹曰：“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晟好奇计，务立功名。性至孝，居忧毁瘠，为朝士所称。大唐贞观中，追赠司空、上柱国，谥曰献。少子无忌嗣。其长

子行布，亦多谋略，有父风。起家汉王谅库直。后遇谅并州起逆，率从南拒官军，留行布守城。遂与豆卢毓闭门拒守谅，城陷，遇害。次子恆安，以兄功授鹰扬郎将。

绍远字师，少名仁。宽容有大度，雅好坟籍，聪慧过人。父承业作牧寿春，时绍远年十三。承业管记有王硕者，文学士也，闻绍远强记，遂白承业，求验之。承业命试之。硕乃试以《礼记月令》。于是绍远读数纸，才一遍，诵之若流。硕叹服之。起家司徒府参军事。后以别将讨平河东蜀薛，封东阿县伯。

魏孝武西迁，绍远随承业奔赴，以功别封文安县子。大统二年，除太常卿，迁中书令，仍袭父爵。后例降为公，改冯翊郡。恭帝二年，累迁录尚书事。周文每谓群臣曰：“长孙公任使处，令人无反顾忧；汉之萧、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为当今楷模。”六官建，拜大司乐。周闵践祚，复封上党郡公。

初，绍远为太常，广召工人，创造乐器，唯黄钟不调，每恆恨之。尝经韩使君佛寺，闻浮图三层上铎鸣，其音雅合宫调，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谐。乃后明帝曰：“魏氏来宅秦、雍，虽祖述乐章，然黄钟为君，天子之正位，往经创造，历稔无成。方知水行将季，木运伊始，天命有归，灵乐自降。此盖乾坤祐助，宗庙致感。方当降物和神，祚隆万世。”诏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当之。此盖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达鉴所致也。”俄改授礼部中大夫。时犹因魏氏旧乐，未遑更造，但去小吕，加大吕而已。绍远上疏陈雅乐，诏并行之。绍远所奏乐，以八为数。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以为昔者大舜欲闻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钟作黄钟，以为正调之首。诏与绍远详议。

正曰：“天子用八，非无典故；县而不击，未闻厥理。且

黄钟为天，大吕为地，太簇为人。今县黄钟而击太簇，便是虚天位专用人矣。”

绍远曰：“夫天不言，四时行焉。地不言，万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气，居变通之道。今县黄钟而击太簇，是天子端拱，群司奉职。从此而议，何往不可？”

正曰：“案《吕氏春秋》曰：‘楚之衰也，为作巫音；齐之衰也，为作大吕。’且大吕以下七钟，皆是林钟之调，何得称为十一月调？专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犹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

绍远曰：“卿之所言，似欲求胜。若穷理尽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礼》祀天乐云：‘黄钟为宫，大吕为角。’此则大吕之用，宛而成章。虽知引吕氏之小文，不觉失周公之大礼。且今县大吕，则有黄钟、林钟，二均乃备。春夏则奏林钟，秋冬则奏黄钟，作黄钟不击大吕，作林钟不击黄钟。此所谓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县大吕，止有黄钟一宫，便是季夏之时仍作仲冬之调。以此为至理，无乃不可乎！然《周礼》又云：‘乃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于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礼，并用仲冬之调。又曰：‘奏太簇，歌应钟，以祭地祇。’谓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礼，唯奏孟春之宫。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并各周宫，不依月变。略举大纲，则三隅可反。然则还相为宫，虽有其义，引《礼》取证，乃不月别变宫。且黄钟为君，则阳之正位，若随时变易，是君无定体。而卿用林钟，以为正调，便是君臣易位，阴阳相反。正之名器，将何取焉？”

正曰：“今用林钟为黄钟者，实得相生之义。既清且韵，妙合真体。然八音平浊，何足可称？”

绍远曰：“天者阳位，故其音平而浊，浊则君声。地者阴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则臣调。然急清者于体易绝，平浊者在义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于郑、卫新声，非不清韵，若欲施之圣世，吾所不取也。”于是遂定，以八为数焉。

寻拜京兆尹，历少保、小司空，出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政存简恕，百姓悦服。入为小宗伯。

武帝读史书，见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废八县七，并除黄钟之正宫，用林钟为调首。绍远奏云：“天子县八，百王共轨。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详诸经义，又无废八之典。且黄钟为君，天子正位，今欲废之，未见其可。臣案《周礼》奏黄钟，歌大吕，此则先圣之弘范，不易之明证。愿勿轻变古典，趣改乐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废八县七者，所望体本求直，岂苟易名。当更思其义。”后竟行七音。

属绍远遭疾，未获面陈。虑有司遽捐乐器，乃与乐部齐树书曰：“伏闻朝廷前议，而欲废八县七。然则天子县八，有自来矣。古先圣，殊涂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顺守，专用干戈，事乖揖让。反求经义，是用七音，盖非万代不易之典。其县八笋虡，不得毁之。宜待吾疾瘳，当别奏闻。”此后绍远疾笃，乃命其子览曰：“夫黄钟者，天子之宫。大吕者，皇后之位。今废黄钟之位，是禄去王室。若用林钟为首，是政出私门。将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为人臣，义无寝默，必与疾固争阙庭。”后疾甚，乃上遗表曰：“谨案《春秋》隐公《传》云：‘天子用八。’周礼云天子县二八，倕氏之钟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汉成帝获古磬十六。《周礼图》县十六。此数事者，照烂典章。扬摧而言，足为龟镜。伏惟陛下受图苍帝，接统玄精，秦、汉以还，独为称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

独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揣余息，匪夕伊朝。伏愿珍御万机，不劳改八从七。”帝省表涕零，重赠柱国大将军，谥曰献，号乐祖，配飨庙庭。子览嗣。

览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于色。略涉书记，尤晓钟律。周明帝时，为大都督。明帝以览性质淳和，堪为师表，使事鲁公，甚见亲善。及鲁公即位，是为武帝，超拜车骑大将军。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读。览有口辩，声气雄壮，凡所宣传，百僚属目。帝每嘉叹之。览初名善，帝谓曰：“朕以万机委卿先览。”遂赐名焉。及诛宇文护，以功进封薛国公，累迁小司空。从平齐，进位柱国。武帝崩，受遗辅政。宣帝时，位上柱国、大司徒，历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为丞相，转宜州刺史。开皇二年，将有事于江南，征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八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师临江，陈人大骇。会陈宣帝殂，览欲乘衅灭之，监军高颍以礼不伐丧，乃还。文帝命览与安德王杨雄、上柱国元谐、李充、左仆射高颍、右卫大将军虞庆则、吴州总管贺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备展诚节。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为臣若此，竟何情赖！朕与公等，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朕亦知公至诚侍太子，宜数参见之。柱臣素望，实属于公。宜识朕意。”其恩礼如此。又为蜀王秀纳览女为妃。后为涇州刺史。卒官。

子洪嗣，位宋顺临三州刺史、司农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岁，司徒李琰之见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从父承业征讨，有智谋，勇冠诸将。以功封西华县侯。及长，容貌魁岸，风仪温雅。魏大统中，历位豫、渭二州刺史。以军功，别封永宁县伯，寻进覆津县侯。

魏文帝与周文及群公宴，从容曰：“《孝经》一卷，人行之本，诸君宜各引《孝经》之要言。”澄应声曰：“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恶。”既出西阁，周文深叹澄之合机，而谴其次答者。

周孝闵帝践阼，拜大将军，进爵义门郡公。出为玉壁总管，颇有威信。卒于镇，赠柱国，谥曰简。自丧初至及葬，明帝三临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谏曰：“君临臣丧，自有节制。今乘輿屡降，恐乖典礼。”帝不从。其为上所追惜如此。子嵘嗣。

瓶弟礼，少以父任为散骑侍郎，与襄城公卢鲁元等内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宠信之，曰：“其父亲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长孙肥，代人也。昭成时，年十三，以选内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之在独孤及贺兰部，常侍从，御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国初，与莫题等俱为大将，屡有军功。后从平中山，以功赐爵琅邪公。迁卫尉卿，改爵卢乡。时中山太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推赵准为主。妄造妖言云：“燕东倾，赵当续。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准喜而从之，自号钜鹿公，儒为长史。据关城，连引丁零，杀害长吏。肥讨破准于九门，斩仇儒，禽准。诏以儒肉食准，传送京师，辕之于市，夷其族。除肥兖州刺史。

姚平之寇平阳，道武征肥与毗陵王顺等为前锋。平退保柴壁，帝进攻屠之。遣肥还镇兖州，抚慰河南，威信著于淮泗。善策谋，勇冠诸将。前后征讨，未尝失败。故每有大难，令肥当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赏赐千计。后降爵蓝田侯。卒，谥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袭爵。

翰少有父风。道武时，以善骑射，为猎郎。明元之在外，翰与元磨浑等潜谋奉迎。明元即位，与磨浑等拾遗左右。以功累迁平南将军。率众镇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阳王。蠕蠕大檀之入寇云中，太武亲征之。遣翰与东平公娥清出长川

讨大檀。大檀北遁，追击克获而还。迁司徒。从袭赫连昌，破之。翰清正严明，喜抚将士，薨，太武为之流涕，亲临其丧。丧礼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谥曰威，陪葬金陵。

子成袭爵，降为公，位南部尚书。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驾部尚书。性宽厚，好学爱士。封吴郡公，赠吴郡王。谥恭，陪葬金陵。

论曰：昭成之末，众叛亲离。长孙嵩宽厚沈毅，任重王室，历事累世，邈为元老。生则宗臣，歿祀清庙，美矣！俭器识明允，智谋通贍，堂堂焉有公辅之望，謇謇焉有王臣之节。而处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识具该通，出内流誉，取诸开物成务，盖亦有隋之榱桷也。道生恭慎廉约，兼著威名，见知明主，声入歌奏。二公并列，晖炫朝野，门祉世禄，荣被后昆。虽汉世八王，无以方其茂绩；张氏七叶，不能譬此重光。子彦勇烈绝伦，绍远乐声特妙；炽乃早称英俊，览乃独擅雄辩。不然则何以并统师旅，俱司礼阁，钟鼎不坠，且公且侯？晟体资英武，兼包奇略。因机制变，怀彼戎夷，倾巢尽落，屈膝稽顙。塞垣绝鸣镝之旅，渭桥有单于之拜。惠流边朔，功光王府，保兹世禄，不亦宜乎！肥结发内侍，雄武自立，军锋所指，罔不弃散，关、张万人敌，未足多也。翰有父风，不殒先构，临丧加礼，抑有由哉！

卷第二十三

列传第十一

于栗磾 孙劲 六世孙谨 谨子寔 寔子顗 仲文 寔弟翼
翼子玺 翼弟义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习武艺，材力过人，能左右驰射。登国中，拜冠军将军，假新安子。与宁朔将军公孙兰，潜自太原，从韩信故道，开井陉关路，袭慕容宝于中山。道武后至，见道路修理，大悦，即赐其名马。及赵魏平，帝置酒高会，谓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进假新安公。道武田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顾栗磾曰：“能搏之乎？”对曰：“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自可驱致御前，坐而制之。”寻皆禽获，帝顾而谢之。

后为河内镇将。刘裕之伐姚泓，栗磾虑北侵扰，筑垒河上。裕惮之，遗栗磾书，假道西上。题书曰：“黑槩公麾下”。栗磾以状表闻，明元因之授栗磾黑槩将军。栗磾好持黑槩，裕望而异之，故有其号。迁豫州刺史，进爵新安侯。洛阳虽历代所都，实为边界，栗磾劳来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大船，构桥于野坂。六军既济，帝深叹美之。

太武之征赫连昌，敕栗磾与宋兵将军周几袭陕城，长驱至三辅。进爵为公。累迁外都大官，平刑折狱，甚有声称。卒，赠太尉。栗磾自少总戎，迄于白首，临事善断，所向无前。加

以谦虚下士，刑罚不滥，太武甚悼惜之。

子洛拔，有姿容，善应对。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爱宠，因赐名焉。转监御曹令。景穆在东宫，厚加礼遇。洛拔恆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结纳。顷之，袭爵。后为侍中、尚书令，百僚惮之。卒官。洛拔有六子。

长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迁侍中、殿中尚书。于时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称制。烈与元丕、陆睿、李冲等各赐金策，许以有罪不死。进爵洛阳侯，转卫尉卿。及迁都洛阳，人情恋本，多有异议。帝以问烈。曰：“陛下圣略深远，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中半耳。”帝曰：“卿不唱异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镇代，留台庶政，一相参委。车驾幸代，执烈手曰：“宗庙至重，翼卫不轻。卿当祇奉灵驾，时迁洛邑。”烈与高阳王雍奉神主于洛阳，迁光禄卿。

十九年，大选百僚，烈子登引例求进。烈表引己素无教训，请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乃引见登，诏曰：“朕今创礼新邑，明扬天下，卿父乃行谦让之表，而有直士之风，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又加烈散骑常侍，封聊城县子。

及穆泰、陆睿谋反旧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赐烈及李冲玺书，述叙金策之意。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豫。帝益器重之。叹曰：“元俨决断威恩，深自不恶，然尽忠猛决，不如烈也。尔日烈在代都，必即斩其五三元首。烈之节概，不谢金日磾。”诏除领军将军。以本官从征荆沔，加鼓吹一部。

二十三年，齐将陈显达入寇马圈，帝舆疾讨之。执烈手，以京邑为托。帝崩于行宫，彭城王勰秘讳而返。称诏召宣武会

驾鲁阳。以烈留守之重，密报凶问。烈处分行留，神守无变。

宣武即位，宠任如前。咸阳王禧为宰辅，权重当时。曾遣家僮传言于烈，求旧羽林武贲执仗出入。烈不许。禧遣谓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烈厉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诏，应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恶烈刚直，出之为恆州刺史。烈不愿藩授，谓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遂以疾辞。

宣武以禧等专擅，潜谋废之。景明二年正月，祔祭，三公致斋于庙。帝夜召烈子忠谓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诏曰：“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历奉累朝，颇以干勇赐识。今日之事，所不敢辞。”乃将直阁以下六十余人，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以烈为领军，进爵为侯，自是长直禁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

咸阳王禧之谋反，宣武从禽于野。左右分散，仓卒之际，莫知其计。乃敕烈子忠驰觐虚实。烈时留守，已处分有备。因忠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可。禧等猖狂，不足为虑。愿缓辔徐还，以安物望。”帝甚以为慰。车驾还宫，禧已逃，诏烈追执之。

顺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及卒，宣武举哀于朝堂，给东园第一秘器，赠太尉，封钜鹿郡公。子祚袭。

祚弟忠，字思贤，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临朝，刑政颇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谴得罪。忠朴直少言，终无过误。太和中，授武骑侍郎，因赐名登。累迁左中郎将，领直寝。元禧之乱，车驾在外，变起仓卒。忠曰：“臣父为领军，计必无所虑。”帝遣忠驰观之，烈严备，果如所量。忠还，

宣武抚其背曰：“卿差强人意。先帝赐卿名登，诚为美称。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贞固之诚，亦以名实相副也。”以父忧去职。徙为司空长史。

时太傅、录尚书、北海王详亲尊权重，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而给之。忠于详前谓遇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不宁，详亦惭谢。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每以鲠气正辞，为北海所忿。面责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应死王手，避亦不免；不尔，王不能杀。”详因忠表让之际，密劝帝以忠为列卿，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

正始二年，诏忠以本官使持节、兼侍中，为西道大使。刺史、镇将赃罪显暴者，以状闻。守令以下，便行决断。与尚书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聪赃罪二百余条，论以大辟。除华州刺史。遭继母忧，不行。服阕，再迁卫尉卿、河南邑中正。忠与吏部尚书元晖、度支尚书元匡、河南尹元苌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为人，乃言于宣武，称中山要镇，作捍须才，乃出忠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复授卫尉卿、领左卫将军、恆州大中正，密遣使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书，领左卫、中正如故。又加散骑常侍。尝因侍宴，赐之剑杖，举酒属忠曰：“卿世执贞节，故恆以警卫相委。昔以卿行忠，赐名曰忠。今以卿才堪御侮，以所御剑杖相锡。循名取义，意在不轻，出入恆以自防也。”迁侍中、领军将军。忠辞无学识，宣武曰：“学识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劳于下，我当无忧于上。”

及帝崩夜，忠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明帝于东宫而即位。忠与门下议，以帝冲年，未亲机政，太尉高阳王雍属尊

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亲，可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官，请即敕授。御史中尉王显欲逞奸计，与中常侍、给事中孙莲等厉色不听，寝门下之奏。孙莲等密欲矫太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显与高猛为侍中。忠即殿中收显杀之。

忠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执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泽自固，乃悉复所减之禄，职人进位一级。旧制：百姓绢布一匹之外，各输绵麻八两。忠悉以与之。乃白高阳王雍，自云宣武本许优转。雍憚忠威权，便顺意加忠车骑大将军。忠自谓新故之际，有安社稷功，讽百僚令加己赏。太尉雍、清河王怿、广平王怀难违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加封邑。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以忠权势日盛，劝雍出忠。忠闻之，逼有司诬奏其罪。祚有师傅旧恩，植拥地入国，忠并矫诏杀之。朝野愤怒，无不切齿。王公以下，畏之累迹。又欲杀高阳王雍，侍中崔光固执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还第。自此诏命生杀，皆出于忠。既尊灵太后为皇太后，居崇训宫，忠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崇训卫尉，侍中、领军如故。

灵太后临朝，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尚书令、侍中。忠为令旬余，灵太后引门下侍官，问忠在端右声听。咸曰不称厥任，乃出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杀枢纳，辄废宰辅，朝野骇心，远近怪愕。功过相除，悉不合赏，请悉追夺。”灵太后从之。

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鸿勋盛德，受遇累朝，幸国大灾，专擅朝命，无人臣之心。裴、郭受冤于既往，宰辅黜辱于明世。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

其此意，便欲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决。”灵太后令，以忠事经肆眚，遂不追罪。又诏以忠历任禁要，诚节皎然，赐爵灵寿县公。

初，宣武崩后，高太后将害灵太后。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忠。忠请计于崔光。光曰：“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兵守卫。”忠从之，具以此意启灵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腾等四人，并有宠授。

忠以毁之者多，惧不免祸，愿还京，欲自营救。灵太后不许。二年四月，除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将军如故。

神龟元年三月，复议同三司。疾，未拜。见裴、郭为崇，自知必死，先表养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为子，乞以为嫡。灵太后许之。薨，赠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议：“案谥法，刚强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鬼，宜谥武鬼公。”太常卿元修义议：“忠尽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谥法，除伪宁直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谥武敬公。”二卿不同。灵太后令依正卿议。

忠性多阻忌，不交胜己，唯与直阁将军章初环、千牛备身杨保元为断金之交。李世哲求宠于忠，私以金帛货初环、保元，二人谈之，遂被赏爱，引为腹心。忠擅权昧进为崇训之由，皆世哲计也。

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后，为武卫将军。谋废元叉，叉黜为怀荒镇将。及蠕蠕主阿那瑰叛，镇人请粮，景不给。镇人遂执缚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绛旗袄，毁辱如此。月余，乃杀之。

烈弟果，严毅直亮，有父兄风。历朔、华、并、恆四州刺史，赐爵武城子。

果弟劲。劲字钟葵，颇有武略，位沃野镇将，赐爵富昌子。宣武纳其女为后，封劲太原郡公，妻刘氏为章武郡君。后为征

北将军、定州刺史。卒，赠司空，谥曰恭庄公。自栗磾至劲，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劲虽以后父，但以顺后早崩，竟不居公辅。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气干。袭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为尔硃荣所亲，以女妻其子长儒。历侍中、河南尹。后兼尚书仆射、东南道行台，与齐神武讨平羊侃于兖州。元颢入洛，害之。

劲弟天恩，位内行长、辽西太守。赠平东将军、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将。安定子子提，陇西郡守、茂平县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谨著勋，追赠太保、建平郡公。

谨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识量，略窥经史，尤好《孙子》兵书。屏居未有仕进志。或有劝之者，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太宰元天穆见之，叹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韩拔陵首乱北境，引蠕蠕为授，大行台元纂讨之。夙闻谨名，辟为铠曹参军事，从军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谨追之，前后十七战，尽降其众。后率轻骑出塞觐贼，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乃散其骑，使匿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军众。贼望见，虽疑有伏，恃众不以为虑，乃进逼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骕，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争逐之。乃率余军击其追骑。贼走，因得入塞。

正光四年，行台、广阳王元深北伐，引谨为长流参军。特相礼接，使其世子佛陁拜焉。遂与广阳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谨请驰往喻之。谨兼解诸国语，乃单骑入贼，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也列河等三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与谨至析郭岭迎接之。谨曰：“拔陵兵众不少，闻也列河等款附，

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则难与争锋。今以也烈河等辑之，当竟来抄掠，然后设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要击，破也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大败，悉破收也列河之众。

孝昌元年，又随广阳王征鲜于修礼。军次白斗牛逻。会章武王为修礼所害，遂停军中山。侍中元晏宣言于灵太后曰：“广阳盘桓不进，坐图非望。又有于谨者，智略过人，为其谋主，恐非陛下纯臣。”灵太后诏于尚书省门外立榜，募获谨者，许以重赏。谨闻之，请诣阙披露腹心，广阳许之。谨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众共诘之，谨曰：“我即是也。”有司以闻。灵后见之，大怒。谨备述广阳忠款，兼陈停军之状。灵后遂舍之。后从尔硃天光与齐神武战于韩陵山，天光败，谨遂入关。

周文帝临夏州，以谨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及贺拔岳被害，周文赴平凉。谨言于周文曰：“关中秦汉旧都，古称天府。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观时变。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请都关右，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千载一时也。”周文大悦。会有敕追谨为关内大都督，谨因进都关中策。魏帝西迁，仍从周文征潼关，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进爵蓝田县公。大统三年，大军东伐，为前锋，进拔弘农，禽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谨力战，进爵常山郡公。又从战河桥，拜大丞相府长史，兼大行台尚书。再迁太子太保。芒山之战，大军不利，谨率麾下伪降，立于路左。神武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谨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兵于后奋击，神武军乱，以此大军得全。十二年，拜尚书左仆射，领司农卿。及侯景款附，请兵为援，谨谏以为景情难测，周文不听。寻兼大行台尚书、大丞相长史，率兵镇潼关，加授华州刺史，赐钜鬯一

卣，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

初，梁元帝于江陵嗣位，密与齐交通，将谋侵轶。其兄子岳阳王詧时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杀其兄誉，遂结隙，据襄阳来附。乃命谨出讨。周文饒于青泥谷。长孙俭曰：“为萧绎计将如何？”谨曰：“曜兵汉沔，席卷度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裁绎出何策？”谨曰：“必用下。”俭曰：“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人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谨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先据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竖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至，悉众围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西尺围七尺及诸輿辇法物以献，军无私焉。立萧詧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婢一千口。及梁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谨固辞，不许。又令司乐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谨自以久当权重，功名既立，愿保优闲，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著铠甲等。周文识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岂得便尔独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

及周文崩，孝闵帝尚幼，中山公护虽受顾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图执政。护深忧之，密访于谨。谨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让。”明日，群公会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祸，奄弃百寮。嗣子虽幼，而中山公亲则犹子，兼受顾托，军国大事，

理须归之。”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是家事，护何敢有辞！”谨既周文等夷，护每申礼敬。至是，谨乃起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拜。众议始定。

孝闵践阼，进封燕国公，邑万户，迁太傅、太宗伯，与李弼、侯莫陈崇等参议朝政。及贺兰祥讨吐谷浑，明帝令谨遥统其军，授以方略。

保定二年，谨以年老，乞骸骨，优诏不许。

三年，以谨为三老，固辞，又不许。赐延年杖。武帝幸太学以食之。三老入门，皇帝迎拜屏间，三老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晋公护升阶，设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冯几而坐，师道自居。大司寇、楚国公宁升阶，正舄。皇帝升，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进饌，皇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讫。皇帝北面立访道。三老乃起立于席。皇帝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术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为国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由之，愿陛下守而勿失。”又曰：“为国之道，必须有法。法者，国之纲纪，不可不正。所正在于赏罚。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益，为恶者日止。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下人无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随，诚愿陛下慎之。”三老言毕，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礼成而出。

及晋公护东伐，谨时有病。护以其宿将旧臣，犹请与同行，询访戎略。军还，赐钟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赐安车一乘。寻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亲临。诏谯王俭监护丧。

事，赐缗千段、粟梦千斛，赠本官，加使持节、太师、雍恆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谥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于文帝庙庭。

谨有智谋，善于事上。名位虽重，愈存谦挹，每朝参往来，不过从两三骑而已。朝廷凡有军国之务，多与谨决。谨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见委信，始终若一，人无间言。每诫诸子，务存静退。加以年齿遐长，礼遇隆重，子孙繁衍，皆至显达，当时莫比。子寔嗣。

寔字宾实，少和厚，以军功封万年县子。大统十四年，累迁尚书。是岁，周文帝与魏太子西巡，寔时从行。周文刻石陇山上，录功臣名位，以次镌勒，预以寔为开府仪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寻除渭州刺史，特给鼓吹一部，进爵为公。魏恭帝二年，羌东令姐率部落反，西连吐谷浑。大将军豆卢宁讨之，逾时不克。又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书劳问，赐奴婢一百口，马百匹。

孝闵帝践阼，授户部中大夫，进爵延寿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贼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讨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袭燕国公，进位柱国。以罪免。寻复本官，除凉州总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国，拜大左辅。隋开皇元年，薨，赠司空，谥曰安。子顓。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须眉。周大冢宰宇文护见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勋，赐爵新野郡公。历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军总管从韦孝宽经略淮南。尉迟迥之反，时总管赵文表与顓素不协，顓将图之，因卧阁内，诈疾。文表独至，顓杀之。因言文表与迥通谋，其麾下无敢动者。时隋文帝以迥未平，虑顓复生边患，因宥免之，即拜吴州总管。以频败陈师，赐采数百段。及隋受禅，文表弟诣阙称兄无罪。上令按其事，

太傅竇炽等议顓当死。上以其门著勋绩，特原之，贬为开府。后袭爵燕国公。寻拜泽州刺史。免，卒于家。子世虔。顓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聪敏，髻龀就学，耽习不倦。父寔异之，曰：“此儿必兴吾宗。”九岁，尝于云阳宫见周文帝。问曰：“闻儿好读书，书有何事？”对曰：“资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叹之。后就博士李详受《周易》、《三礼》，略通大义。及长，倜傥有大志，气调英拔。起家为赵王属，安固太守。有任、杜两家各失牛，后得一牛，两家俱认，州郡久不决。益州长史韩伯俊曰：“于安固少年聪察，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驱牛群至，乃放所认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伤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诃诘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护之党也。先坐事下狱，无敢绳者。仲文至郡，穷之，遂竟其狱。蜀中语曰：“明断无双有于公，不避强御有次武。”征为御正下大夫，封延寿郡公，以勋授仪同三司。

宣帝时，为东郡太守。及尉迟迥作乱，使诱仲文，仲文拒之。迥遣仪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击，大破威，以功授开府。迥又遣其将宇文胄度石济。宇文威、邹绍自白马，二道俱进，复攻仲文。郡人赫连僧伽、敬子哲率众应迥。仲文自度不能支，弃妻子，溃围而遁，达于京师。迥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帝引入卧内，为之下泣，赐采五百段，黄金二百两。进位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给鼓吹。驰传诣洛阳发兵，讨迥将檀让。

时韦孝宽拒迥于永桥。仲文诣之，有所计议。总管宇文忻颇有自疑心，因谓仲文曰：“尉迟迥诚不足平，正恐事宁后，更有藏弓之虑。”仲文惧忻生变，谓曰：“丞相宽仁大度，明识有余，仲文在京三日，频见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

善何如？”仲文曰：“有陈万敌新从贼中来，丞相即令其弟难敌召募乡曲，从军讨贼。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谦奉使勾检，谦缘此别求他罪。丞相责之曰：‘入纲者自可推求，何须别访，以亏大体。’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尝不漶。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

仲文军至汴州东，频破迴将。进攻梁郡，迴守将刘孝宽弃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诸将皆曰：“军自远来，疲弊不可决战。”仲文令趣食列陈，既而破贼。诸将问其故，笑曰：“吾所部将士皆山东人，果于速进，不宜持久。乘势击之，所以制胜。”诸将皆曰：“非所及也。”进击曹州，获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仪同房劲。檀让以余众屯成武，谓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飧士。仲文选骑袭之，遂拔成武。迴将席毗罗，众十万，屯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作毗罗使，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将宣蜀公令，赏将士。”金乡人谓为信然，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迴旗帜。善净以为檀让至，出城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劝屠之，仲文曰：“当宽其妻子，其兵可自归。如即屠之，彼皆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仲文背城结阵，设伏，兵发，俱拽柴鼓譟。毗罗军溃，皆投洙水死，水为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河南悉平。毗罗匿荥阳人家，执斩之，传首阙下。勒石纪功，树于泗上。入朝京师，文帝引入卧内，宴享极欢。赐杂采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国。属文帝受禅，不行。

未几，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狱，仲文亦为吏所簿，于狱中上书曰：“曩者尉迴逆乱，所在景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 詹枕戈，誓以必死。迴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时

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祲。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围，破徐州贼。席毗罗十万之众，一战士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当群凶问鼎之际，生灵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扫旄头，内安外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州，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恭行天罚。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或侍卫钩阵，合门诚款，冀有可明。伏愿垂泣辜之恩，降云雨之施，则寒灰更然，枯骨还肉。”上览表，并翼释之。

明年，拜行军元帅，统十二州总管以击胡。出服远镇，遇虜，破之。于是从金河出白道。遣总管辛明瑾、元滂、贺兰志、吕楚、段谐等二万人出盛乐道，趣那颡山。至护军州北，与虜遇。可汗见仲文军容整肃，不战而退。仲文逾山追之。及还，上以尚书省文簿繁杂，吏多奸诈，令仲文勘录省中事，所发擿甚多。上嘉其明断，厚加劳赏。上每忧转运不给，仲文请决渭水，开漕渠。上然之，使仲文总其事。及伐陈之役，拜行军总管。高智慧等作乱江南，仲文复以行军总管讨之。时三军乏食，米粟踊贵，仲文私采军粮，坐除名。明年，复官爵，率兵屯马邑以备胡。晋王广以仲文有将领才，每常属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晋王军府事。后突厥犯塞，晋王为元帅，使仲文将前军，大破贼而还。

炀帝即位，迁左翊卫大将军，参掌文武选事。从帝讨吐谷浑，进位光禄大夫，甚见亲重。辽东之役，仲文率军指乐浪道。次乌骨城，仲文简羸马驴数千，置于军后，既而率众东过。高丽出兵掩袭辎重，仲文回击，大破之。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

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给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度水追之，每战破贼。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杖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

初，帝以仲文有计画，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宇文述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撰《汉书刊繁》三十卷、《略览》三十卷。有子九人，钦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风仪，有识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平县公。大统十六年，进爵郡公，加大都督，领文帝帐下左右，禁中宿卫。迁武卫将军。谨平江陵，所赐得军实，分给诸子。翼一无所取，唯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别待遇之。文帝闻之，赐奴婢二百口，翼固辞不受。寻授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宫伯。

孝闵帝践阼，出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颇有惠政。翼又推诚布信，事存宽简，夷夏感悦，比之大小冯君焉。时吐谷浑入寇河右，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围，使来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从，寮属咸以为言。翼曰：“攻取之术，非夷

俗所长。此寇之来，不过钞掠边牧耳，安能顿兵城下，久事攻围！掠而无获，势将自走。劳师以往，亦无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复言。”数日，问至，果如翼所策。贺兰祥讨吐谷浑，翼率州兵，先锋深入，以功增邑。寻征拜右宫伯。

明帝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听预焉。乃至萧綏、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翼言于帝曰：“綏，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跻，恐非尚贤贵爵之义。”帝纳之，诏翼定其班次，于是有等差矣。

明帝崩，翼与晋公护同受遗诏，立武帝。保定元年，徙军司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迁司会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亲迎之礼，命翼总司仪制。狄人虽蹲踞无节，然咸惮翼之礼法，莫敢违犯。遭父忧去职，居丧过礼，为时辈所称。寻有诏起令视事。武帝又以翼有人伦之鉴，皇太子及诸王等相傅以下，并委翼选置。其所擢用，皆民誉也，时论金谓得人。迁大将军，总中外宿卫兵事。

晋公护以帝委翼腹心，内怀猜忌，转为小司徒，加拜柱国。虽外示崇重，实疏斥之。及诛护，帝召翼，遣往河东取护子中山公训，仍代镇蒲州。翼曰：“冢宰无君陵上，自取诛夷。元恶既除，余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犹谓疏不间亲。陛下不使诸王，而使臣异姓，非直物有横议，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先是，与齐、陈二境，各修边防，虽通聘好，而每岁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获。武帝既亲万机，将图东讨，诏边城镇并益储峙，加戍卒。二国闻之，亦增修守御。翼谏曰：“疆场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者。不若解边严，减兵防，继好息人，敬待来者。彼必喜于通和，懈而无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帝纳之。

建德二年，出为安州总管。时大旱，涇水绝流。旧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群祀，山庙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岁遂有年。百姓感之，聚会歌舞颂之。

四年，武帝将东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纳言卢韞前后三乘驿诣翼问策。翼赞成之。及军出，诏翼自宛，叶趣襄城，旬日下齐一十九城。所过秋毫无犯。所部都督辄入人村，即斩以徇。由是百姓欣悦，赴者如归。属帝有疾，班师，翼亦旋镇。转宜阳总管。以宜阳地非襟带，请移镇于陕。诏从之，仍除陕州刺史，总管如旧。其年，大军复东讨，翼自陕入，径到洛阳。齐洛州刺史独孤承业开门降，河南九州三十镇，一时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复见翼，并壶浆道左。除河阳总管，仍徙豫州。陈将鲁天念久围光州，闻翼到汝南，望风退散。

大象初，征拜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抄掠，居人失业。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迟迥据相州举兵，以书招翼。翼执其使，并书送之。时隋文帝执政，赐翼杂缯一千五百段，并珍宝服玩等。进位上柱国，封任国公，增邑通前五千户，别食任城县一千户，收其租赋。翼又遣子让通表劝进，并请入朝，许之。

隋开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极欢。数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迟迥。按验，以无实见原。三年，薨于本位。加赠六州诸军事、蒲州刺史，谥曰穆。翼性恭俭，与物无竞，常以满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终。子玺嗣。

玺字伯符，少有器干。仕周，位职方中大夫，封黎阳县公。宣帝嗣位，转右勋曹中大夫。寻领右忠义。隋文帝受禅，加上大将军，进爵郡公。历汴、邵二州刺史，所历并有恩惠。后检校江陵总管，邵州人张愿等数十人诣阙上表，请留玺。上嘉叹

良久，令还邵州，父老相贺。寻历洛、熊二州刺史，亦粗有惠政。以疾还京师，卒于家，谥曰静。有子志本。

玺弟詮，位上仪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让，仪同三司。翼弟义。

义字慈恭，少矜严，有操尚，笃志好学。大统末，以父功赐爵平昌县伯。后改封广都县公。周闵帝践阼，迁安武太守。专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张善安、王叔兒争财相讼，义曰：“太守德薄不胜所致。”于是以家财分与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怀耻愧，移贯他州。于是风化大洽。进封建平郡公。明、武世，历西亮、瓜、邵三州刺史。数从征伐，进位开府。

宣帝即位，政刑日乱，义上疏谏帝。时郑译、刘昉以恩幸当权。谓义不利于己，先恶之于帝。帝览表色动，谓侍臣曰：“于义谤讪朝廷也。”御正大夫颜之仪进曰：“古先哲王立谤讪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于义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

及王谦构逆，隋文帝谋将于高颎，颎言义可为元帅。文帝将任之，刘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义下。”乃以睿为元帅，义为行军总管，将左军，破谦将达奚悉于开远。寻拜潼州总管，赐奴婢五百口，杂采三千段，超拜上柱国。岁余，以疾免归，卒于京师。赠豫州刺史，谥曰刚。子宣道、宣敏，并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谨密，不交非类。仕周，以父功，赐爵城安县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为丞相，引为外兵曹。及践阼，迁内史舍人，进爵为子。父忧，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岁余，起令视事。免丧，拜车骑将军，兼右卫长史，舍人如故。后迁太子左卫副率，进位上仪同。卒。

子志宁，早知名。出继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达，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诣周赵王招，命之赋诗。宣敏为诗，甚有幽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赏。起家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隋文帝践阼，拜奉车都尉，奉使抚慰巴、蜀。及还，上疏曰：

臣闻开磐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昔秦皇置牧守而罢诸侯，魏后昵谄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传于异姓。此事之明，甚于观火。然山川设险，非亲勿居。且蜀土沃饶，人物殷阜，西通邛、樊，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为祸先。是以明者防于无形，安者制其未乱，方可庆隆万世，年逾七百。

伏惟陛下日角龙颜，膺乐推之运；参天贰地，居揖让之期。亿兆宅心，百神受职。理须树建藩屏，封植子孙，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抑近习之权势，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齐，古称天险，分王戚属，今正其时。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则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盛业洪基，同天地之长久；英声茂实，齐日月之照临。臣虽学谢多闻，然情深体国，辄申管见，战灼惟深。

帝省表嘉之，谓高颀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纳其言，遣蜀王秀镇于蜀。

宣敏常以盛满之诫，昔贤所重，每怀静退。著《述志赋》以见志焉。未几，卒官，年二十九。

义弟礼，上将军、赵州刺史、安平郡公。

礼弟智，初为开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齐王宪反，遂封齐国公。寻拜柱国，位大司空。智弟绍，上开府、绥州刺史、华阳郡公。绍弟弼，上仪同、平恩县公。弼弟兰，上仪同、襄阳县开国公。兰弟旷，上仪同。赠恆州刺史。

论曰：魏氏平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于三世。兼以虚己下

物，罚不滥加，斯亦诸将所稀矣。洛拔任参内外，以功名自终。烈气概沈远。受任艰危之际，有柱石之质，殆御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见亲，乘非其据，遂擅威权，生杀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门族？不至诛灭，抑其幸也。谨负佐时之略，逢兴运之期，为大厦之栋梁，拟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硕德，誉高望重。礼备上庠，功歌司乐。而常以满盈为诫，覆折是忧，不有君子，何以能国。翼既功臣之子，地则姻亲，荷累叶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与存与亡。加以总戎马之权，受扞城之托，智能足以卫难，势力足以勤王。曾无释位之心，但务随时之义。弘名节以高贵，岂所望于斯人！仲文博涉书记，以英略自许，尉迥之乱，遂立功名。自兹厥后，屡当推谷。辽东之役，实丧师徒。斯乃大树将颠，盖非一绳之罪也。义运属时来，宣其力用，崇基弗坠，析薪克荷，盛矣！

卷第二十四

列传第十二

崔逞 子颐 孙彧 玄孙罔 五世孙棱 六世孙贍庶
逞兄邁 王宪 曾孙昕晞皓 封懿 族曾孙回 回子隆之
回弟子肃 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东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孙也。曾祖谅，晋中书令。祖遇，仕石氏，为特进。父瑜，黄门郎。逞少好学，有文才。仕慕容，补著作郎，撰《燕记》。迁黄门侍郎。灭，苻坚以为齐郡太守。坚败，仕晋，历清河、平原二郡太守。为翟辽所虏，以为中书令。慕容垂灭翟钊，以为秘书监。慕容宝东走和龙，为留台吏部尚书。及慕容麟立，逞携妻子归魏。张袞先称美之，由是道武礼遇甚厚。拜尚书，录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省。寻除御史中丞。

道武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问计于逞。逞曰：“飞鸢食甚而改音，《诗》称其事，可取以助粮。”帝虽衔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人以甚当租。逞又言：“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帝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兴侵晋，襄阳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书云“贤兄武步中原”。道武以为悖君臣之体，敕逞与张袞为遵书答使，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袞为书，乃云“贵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赐逞死。

后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

至陈留，闻逞被杀，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奔广固。帝闻深悔，自是士人有过，多见优容。

逞子毅、祎、严、颐。初，逞之内徙，终虑不免，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归慕容德于广固，独与小子颐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为谴。

颐字太冲，散骑常侍，赐爵清河侯。太武闻宋以其兄諲为冀州刺史，乃曰：“义隆用其兄，我岂无冀州地邪？”乃以颐为冀州刺史。入为大鸿胪，持节策拜杨难当为南秦王。奉使数返，光扬朝命，太武善之。后与方士韦文秀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与颐及荣阳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为长，次模，次颐。三人别祖，而模、颐为亲。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颐。浩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虽粪壤中，礼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模尝谓人曰：“桃简可欺我，何容轻我周儿也！”浩小名桃简，颐小名周儿。太武颇闻之，故浩诛时，二家获免。

颐五子。少子睿以交通境外，伏诛。自逞之死，至睿之诛，三世，积五十余年，在北一门尽矣。

彧字文若，颐兄祎之孙也。父勋之，字宁国，位大司马、外兵郎，赠通直郎。彧与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学知名，早卒。

彧少逢隐沙门，教以《素问》、《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针即愈，后位冀州别驾。性仁恕，见疹者，喜与疗之。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赵约、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仕魏，太中大夫、司徒长史。

景哲子罔，字法峻，幼好学，泛览经传，多伎艺，尤工相

术。仕魏为司空参军。齐天保初，为尚药典御。历高阳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为散骑常侍、假仪同三司。从幸晋阳，尝谓中书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尽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应富贵，当在他国，不在本朝，吾不及见也。”其精如此。

问性廉谨，恭俭自修，所得俸秩，必分亲故。终鸿胪卿。临终，诫其二子曰：“夫恭俭福之舆，傲侈祸之机。乘福舆者浸以康休，蹈祸机者忽而倾覆，汝其诫欤！吾没后，敛以时服，祭无牢饩，棺足周尸，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长子修遵父命。

景哲弟景凤，字鸾叔，位尚药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灵和，宋员外散骑侍郎。父宗伯，始还魏，追赠清河太守。休少孤贫，矫然自立。举秀才，入京师，与宋弁、邢峦雅相知友。尚书王嶷钦其人望，为长子娉休姊，贍以财货，由是少振。孝文纳休妹为嫔。频迁兼给事黄门侍郎。休勤学，公事军旅之隙，手不释卷。礼遇亚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以休为尚书左丞。诏以北海年少，百揆务殷，便以委休。转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帝尝阅故府，得旧冠，题曰：“南部尚书崔暹制”。顾谓休曰：“此卿家旧事也。”后从驾南行。及还，幸彭城，泛舟泗水，诏在侍筵，观者荣之。

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夤又亡，固求出为勃海太守。性严明，雅长政体。下车先戮豪猾数人，奸盗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内安之。时大儒张吾贵名盛山东，弟子恆千余人，所在多不见容。休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入为吏部郎中，迁散骑常侍，权兼选任，多所拔擢。广平王怀数引谈宴。以与诸王交游，免官。后为司徒右长史，公平清洁，甚

得时誉。历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称，二州怀其德泽。入为度支、七兵、殿中三尚书。休久在台阁，明习典故，每朝廷疑议，咸取正焉。诸公咸谓崔尚书下意处不可异也。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贞。

休少而谦退，事母孝谨。及为尚书，子仲文娶丞相高阳王雍女，女适领军元叉庶长子舒，挟恃二家，志气微改，陵藉同列。尚书令李崇、左仆射萧宝夤、右仆射元钦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孙邢氏，休乃违母情，以妻叉子，议者非之。子甌。

甌字长儒，状貌伟丽，善于容止。少知名。为魏宣武挽郎。释褐太学博士，累迁散骑侍郎。坐事免归乡里。冀部豪杰之起，争召甌兄弟，甌中立无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骑劫取之，以为师友。齐神武至信都，以为开府谏议参军，历给事黄门侍郎、卫将军。神武入洛，议定废立。太仆慕容绍盛言节闵帝贤明，可主社稷。甌作色而前曰：“若其贤明，自可待我高王。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作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由是节闵及中兴主皆废。更立平阳王，是为孝武。以建义功，封武城县公。

甌恃预义旗，颇自矜纵。寻以贪污为御史纠劾，逃还乡里。时清河多盗，齐文襄以石恺为太守，令得专杀。恺经甌宅，谓少年曰：“诸郎辈莫作贼，太守打杀人！”甌顾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贼，止捉一天子牵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驴摸犊贼。”及遇赦出，复为黄门。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给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

甌性暴慢。宠妾冯氏，长且姣，家人号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奸之。至是假其威势，恣情取受，风政不立。

初，甌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甌曰：

“收轻薄徒耳。”更引祖鸿勋为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卢元明代收为中书郎。由是收衔之。及收聘梁，过徐州，酈备刺史卤簿迎之，使人相闻收曰：“勿怪仪卫多，稽古力也。”收语蹇，急报曰：“崔徐州建义之勋，何稽古之有？”酈自以门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罢徐州，除秘书监，以母忧去官。服终，兼太常卿，转七兵尚书、清河邑中正。

酈有文学，伟风貌，寡言辞，端嶷如神，以简贵自处。齐神武言：“崔酈应作令仆，恨其精神太遒。赵郡李浑将聘梁，名辈毕萃，诗酒正谨，酈后到，一坐无复谈话。郑伯猷叹曰：“身长八尺，面如刻画，警欬为洪钟飧，胸中贮千卷书，使人那得不畏服！”

酈以籍地自矜，常与萧祗、明少遐等高宴终日，独无言。少遐晚谓酈曰：“惊风飘白日，忽然落西山。”酈亦无言，直曰“尔”。每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崔暹闻而衔之。神武葬后，酈又窃言：“黄颢小兒堪当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后文襄，绝酈朝谒。酈要拜道左，文襄发怒曰：“黄颢兒何足拜也！”于是锁酈赴晋阳，讯之，不服。暹引邢子才为证，子才执无此言。酈在禁谓邢曰：“卿知我意属太丘不？”邢出，告酈子贍曰：“尊公意，正应欲结婚陈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许妻元康子。元康为言于文襄曰：“崔酈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语杀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当徙之遐裔。”元康曰：“酈若在边，或将外叛。以英贤资寇敌，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还令输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读《崔琰传》，追恨魏武不弘。酈若在作所而殒，后世岂道公不杀也？”文襄曰：“然则奈何？”元康曰：“酈合死。朝野皆知。公诚能以宽济猛，

特轻其罚，则仁德弥著，天下归心。”段孝先亦言顓勋旧，乃舍之。顓进谒奉谢，文襄犹怒曰：“我虽无堪，忝当大任，被卿以为黄颡小儿。金石可销，此言难灭！”

齐天保初，除侍中，监起居。以禅代之际，参掌仪礼，别封新丰县男，回授第九弟子约。

顓一门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顓妹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举酒祝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顓跪对：“孝顺乃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五年，为东兖州刺史，复携冯氏之部。为冯氏厌蛊，颇失精爽，寻遇偏风。冯氏受纳狼籍，为御史劾，与顓俱召，诏付廷尉。诸囚多奸焉，狱中致竞。寻别诏斩冯氏于都市，支解为九段。顓以疾卒狱中。

顓历览群书，兼有辞藻。自中兴迄于孝武，诏诰表檄多顓所为。然性侈，耽财色，于诸弟不能尽雍穆之美，世论以此讥之。素与魏收不协，收后专典国史，顓恐被恶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则魏子。”收鼻笑之，憾不释。顓子贍。

贍字彦通，洁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发，才学风流为后来之秀。初，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贍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侍中李神俊雅有风誉，晚年无子，见贍，叹谓邢邵曰：“昨见崔顓儿，便为后生第一。我遂无此物，见此使人伤怀！”

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避为开府西阁祭酒。博陵崔暹为中尉，后除侍御史。以父与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与北海王晔俱为诸子宾友，仍为相府中兵参军，转主簿。文襄崩，秘未发丧，文宣命贍兼相府司马，使鄴。

魏孝静帝以人日登云龙门。与其父顓俱侍宴为诗。诏问邢

邵等曰：“令贍此诗何如其父？”咸曰：“甌博雅弘丽，贍气调清新，并诗人之冠冕。”宴罢，咸共嗟赏之，云：“今日之宴，并为崔贍父子。”杨愔欲引贍为中书侍，时卢思道直中书省，愔问其文藻优劣，思道曰：“崔贍文词之美，实有可称，但举世重其风流，所以才华见没。”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晋世为中书郎，神情高迈，每于禁门出入，宿卫者皆肃然动容。崔生堂堂，亦当无愧裴子乎？”

皇建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与赵郡李概为莫逆之友。概将东还，贍遗之书曰：“仗气使酒，我之常弊，诋诃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归，吾于何闻过也？”贍患气，兼性迟重，虽居二省，竟不堪敷奏。

孝昭践阼，皇太子就傅受业，除太子中庶子，征赴晋阳。敕曰：“东宫弱年，未陶训义。卿仪形风德，人之师表，故劳卿朝夕游处，开发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贍专在东宫，调护讲读及进退礼度，皆归委焉。太子纳妃斛律氏，敕贍与鸿胪崔劼撰定婚礼仪注，主司以为后式。时诏议三恪之礼，太子少傅魏收为一议，朝士莫不雷同。贍别立异议，收读讫笑而不言。贍正色曰：“圣上诏群臣议国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轻，贍议若是，须赞其所长；若非，须诘其不允。何容读国士议文，直此冷笑？崔贍居圣朝显职，尚不免见疵，草莱诸生，欲云何自进！”贍容貌方严，词旨雄辩；收惭遽，竟无一言。

大宁元年，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行过彭城，读道旁碑文未毕而绝倒。从者遥见，以为中恶。此碑乃贍父徐州时所立，故哀感焉。贍经热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观，辞韵温雅，南人大相钦服。陈舍人刘师知见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来？今日谁相对扬者！”其见重如此。还，袭爵武城公，再迁吏部郎中。因患耳，请急十余日。旧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书尉瑾性偏急，以贍举措

舒缓，曹务烦剧，附驿奏闻。因见代，遂免归。天统末，加骠骑大将军，就拜银青光禄大夫。卒，赠大理卿、济州刺史，谥曰文。

贍性简傲，以才地自矜，所与周旋，皆一时名望。在御史台，恒宅中送食，备尽珍羞；别室独餐，处之自若。有一河东人士姓裴，亦为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与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观贍食罢而退。明日，自携匕箸，恣情饮啖。贍谓曰：“我初不唤君食，亦不共君语，遂能不拘小节。昔刘毅在京口冒请鹅炙，岂亦异是？君定名士。”于是每与之同食。性方重，好读书，酒后清言，闻者莫不倾耳。自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醞籍者为潦倒，而贍终不改焉。常见选曹以刘逖为县令，谓之曰：“官长正应子琮辈，乃复屈名人！”冯子琮闻之大怒。及其用事，几败焉。有集二十卷。

甌弟仲文，有文学。太和中，为丞相掾。沙苑之败，仲文持马尾度河，波中乍没乍出。神武望见，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谓曰：“卿为君为亲，不顾万死，可谓家之孝子，国之忠臣也。”后文襄欲使行青州，闻其多醉，乃止。天保初，甌为侍中，仲文为银青光禄大夫，同日受拜，时云两凤连飞。尝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将罚之。试使为观射诗十韵，操笔立成，乃原之。拜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马、尚书郎。偃弟儵。

儵字岐叔。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者，无得入此室。”初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迁殿中侍御史。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兼修律令。寻兼散骑侍郎，使陈。还，待诏文林馆。历尚书郎。与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语曰：“京师灼灼，崔儵、李若。”若每谓其子曰：“卢思道、崔儵，杳然

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师之。”思道与儵尝酒后相调，儵曰：“偃邈无闻。”思道讥儵云：“高曾官薄。”齐亡，归乡。仕郡为功曹，补主簿。隋开皇四年，征授给事郎，兼内史舍人。后兼通直散骑侍郎，聘陈。还，授员外散骑侍郎。以聋，常得无事，一醉辄八日。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重儵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亲迎之始，公卿满坐，素令骑迎之。儵弊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坐，儵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坐。后数日，儵方来谢，素待之如初。诏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鹿语人曰：“易州刺史何必胜道义。”仁寿中，卒于京师。子世济。

仲文弟叔仁，轻侠重衿期。仕魏为颍州刺史。以贪污，为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赐死于宅。临刑，赋诗五绝，与诸弟诀别。不及其兄赝，以其不甚营救也。子彦武，有识用。隋开皇初，位魏州刺史。

叔仁弟叔义，魏孝庄时为尚书库部郎。初，叔义父休为青州刺史，放盗魁，令出其党，遂以为门客。在洛阳，与兄叔仁铸钱。事发，合家逃逸，叔义见执。时城阳王徽为司州牧，临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骤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书而杀之。

叔义弟子侃，以寄名从军窃级为中书郎。为尚书左丞和子岳弹纠，失官。性兼使气。从自修改，闭门读书，当时称为博洽。后兼通直散骑常侍，使梁，为阳斐副。耻居斐下，自负才地，呼斐为阳子，语辄折之。还，卒于路。子拯，位太子仆、武德郡守。

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别驾。走马从禽，发挂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东莞太守。

子聿弟子约。五岁丧父，不肯食肉。后丧母，居丧哀毁骨

立。人云：“崔九作孝，风吹即倒。”禪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长八尺余，姿神俊异，潜观梁使刘孝仪，宾从见者骇目。武定中，为平原公开府祭酒。与兄子贍俱诣晋阳，寄居佛寺。贍长于子约二岁，每退朝久立，子约冯几对之，仪望俱华，俨然相映。诸沙门窃窥之，以为二天人也。乾明中，为考功郎。病且卒，谓贍曰：“自诸兄歿，而门业颓替，居家大唯吾与尔。命之修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馁矣。”

休弟夔，字敬礼，位太子舍人。卒，赠乐安太守。妻，乐安王长女晋宁公主也，贞烈有德行。

子愍，字长谦，幼聪敏。济州刺史卢尚之欲以长女妻之，休子顗为长谦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妇人，欲令姊妹为妯娌。”尚之感其义，于是同日成婚。休诫诸子曰：“汝等宜皆一体，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书，如平生所诫，诸子奉焉。长谦与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长，其家谓之大二、小二。长谦少与太原王延业俱为著作佐郎，监典校书。后为青州司马。贼围城二百日，长谦书不废，凡咨手抄八千余纸，天文、律历、医方、卜相、风角、鸟言，靡不开解。晚颇以酒为损。迁司徒谘议，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禄大夫。后兼散骑常侍，使梁。将行，谓人曰：“我厄在吴国，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还，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赠南青州刺史。逞兄遹。

遹字宁祖，亦有名于时。为慕容垂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

遹曾孙延寿，冀州主簿。轻财好施，甚收乡曲誉。

延寿子隆宗，简率友悌，居丧以孝闻。位兰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检慎至诚，故见重于时。卒，赠齐州刺史，谥曰孝。

子敬保，冀州仪同府从事中郎。卒，赠冀州刺史。

敬保子子恆，位鲁郡太守，早卒。

子恆弟子安、子升，武定中，连元瑾事伏法。

逞宗人模，字思范，琰兄霸之后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为荣阳太守。神 中，平滑台，归降，后赐爵武城男。模长者笃厚，不营荣利，虽为崔浩轻侮，而不为浩屈。与崔颐相亲，往来如一家。

始模在南，妻张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师，赐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远，乃聚货规赎归之。其母张曰：“汝父志怀无决，必不能来。”行人以贿至都，模果顾念幼度等，指谓行人曰：“何忍舍此辈，致为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我。”乃授以申谟，宋东郡太守也。神。 中被执，赐妻，生子灵度。申谟闻此，乃弃妻子走还江外。灵度刑为阉人。

初，直君末，模兄协子邪利为宋鲁郡太守，以郡降。赐爵临淄子，拜广宁太守，卒。邪利二子，怀顺、次恩，仍居宋青州。怀顺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怀顺迎邪利丧还青州云。

王宪，字显则，北海剧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灭齐，田氏称王家子孙，因以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坚，位丞相。父休，河东太守。宪幼孤，随伯父永在鄴。苻丕称尊号，复以永为丞相。永为慕容永所杀，宪匿于清河人家。皇始中，乃归魏。道武见之，曰：“此王猛孙也。”厚礼待之，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事，兼掌门下。太武即位，迁廷尉卿。出为上谷太守，赐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风化大行。寻拜外都大官，复移中都。历任二曹，断狱称旨。进爵剧县侯。出为并州刺史，又进北海公。境内清肃。及还京师。以宪年老，特赐锦绣布帛，

珍羞醴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谥曰康。子崇袭。

崇弟嶷，字道长。孝文初，为南部尚书，在任十四年。时南州多事，讼者填门。嶷性儒缓不断，终日昏睡。李訢、邓宗庆等，号为明察，而二人终见诛戮。余十数人或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时人语曰：“实痴实昏，终得保存。”后封华山公，入为内都大官，卒。子祖念袭爵。

祖念弟云，字罗汉，颇有风尚，位南兖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财，又取官绢，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纠劾。会赦免。卒官，赠豫州刺史，谥文昭。长子昕。

昕字元景，少笃学，能诵书，日以中叠举手极上为率。与太原王延业俱诣魏安丰王延明。延明叹美之。太尉、汝南王悦辟为骑兵参军。旧事，王出则骑兵武服持刀陪从。昕耻之，未尝肯依行列。悦好逸游，或驰骋信宿，昕辄弃还。悦乃令骑兵在前，手为驱策。昕舍辔高拱，任马所之，左右言其诞慢。悦曰：“府望唯在此贤，不可责也。”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昕独不拾。悦又散银钱以目昕，乃取其一。悦与府寮饮酒，起自移床，人争进手，昕独执板却立。悦作色曰：“我帝孙，帝子，帝弟，帝叔，今亲起舆床，卿何偃蹇？”对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仪形，安敢以亲王僚采，从厮养之役。”悦谢焉。坐上皆引满酣畅；昕先起，卧于闲室，频召不至。悦乃自诣呼之，曰：“怀其才而忽府主，可谓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诸。府主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悦大笑而去。后除著作佐郎。以兵乱渐起，将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黄门侍郎王遵业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书右外兵郎中。出为光州长史，故免河阴之难。迁东莱太守。于时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隐，多所全济。昕少时与河间邢邵俱为元罗宾友，及守东莱，邵举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从

弟，会兵将执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执子才，当先执我。”邵乃免。

太昌初，还洛。吏部尚书李神俊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无员限。今以王元景等为常侍，定限八员。”加金紫光禄大夫。武帝或时袒露，与近臣戏狎，每见昕，即正冠而敛容焉。昕体素甚肥，遭丧后，遂终身羸瘠。杨愔重其德素，以为人之师表。元象元年，兼散骑常侍，聘梁，魏收为副，并为朝廷所重。使还，高隆之求货不得，讽宪台劾昕、收在江东大将商人市易，并坐禁止。齐文襄营救之。累迁秘书监。

昕雅好清言，词无浅俗。在东莱时，获杀其同行侣者，诘之未服。昕谓曰：“彼物故不归，卿无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后见文襄，说此言以为笑乐。听闻之，诣邵曰：“卿不识造化。”还谓人曰：“子才应死，我骂之极深。”顷之，以被谤，左迁阳平太守。在郡有称绩。文襄谓人曰：“王元景殊获我力，由吾数戏之，其在吏事，遂为良二千石。”

齐文宣践阼，拜七兵尚书。以参议礼，封宜君县男。尝有鲜卑聚语，崔昂戏问昕曰：“颇解此不？”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

文宣以昕疏诞，非济世才，骂：“好门户，恶人身！”又有谗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运不应遂绝。”帝愈怒，乃下诏曰：“元景本自庸才，素无勋行，早沾纓绂，遂履清途。发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龙文之剑，仍后带砺之书。语其器分，何因到此？诚宜清心励己，少酬万一。尚书百揆之本，庶务攸归。元景与夺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为枉，曲反成弦。害政损公，名义安在？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此而不绳，后将焉肃？在身官爵，宜从削夺。”于是徙幽州为百姓。昕任运穷通，不

改其操。未几，征还，奉敕送萧庄于梁为主。除银青光禄大夫，判祠部尚书。

帝怒临漳令嵇晔及舍人李文师，以晔赐薛丰洛，文师赐崔士顺为奴。郑子默私诱昕曰：“自古无朝士作奴。”昕曰：“箕子为之奴，何言无也？”子默遂以昕言启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纣。”杨愔微为解之。帝谓愔曰：“王元景是尔博士，尔语皆元景所教。”帝后与朝臣酣饮，昕称疾不至。帝遣骑执之，见其方摇膝吟咏，遂斩于御前，投尸漳水。天统末，追赠吏部尚书。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卒于燕郡太守。

昕母清河崔氏，学识有风训。生九子，皆风流醞籍，世号王氏九龙。昕弟暉、昭、晞、皓最知名。

暉字元旭，少与昕齐名，兼多术艺。卒于中书舍人，赠兖州刺史。

昭字仲亮，少好儒术，又颇以武艺自许。性敦笃，以友悌知名。卒于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弥。幼而孝谨，淹雅有器度。好学不倦。美容仪，有风则。魏末，随母兄东适海隅，与邢子良游处。子良爱其清悟，与其在洛两兄书曰：“贤弟弥郎，意识深远，旷达不羁。简于造次，言必诣理。吟咏情性，丽绝当时。恐足下方难为兄，不暇虑其不进也。”

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后晞释褐，除员外散骑侍郎，征署广平王开府功曹史。晞愿养母，竟不受署。母终后，仍属迁鄴，遨游巩、洛，悦其山水。与范阳卢元明、钜鹿魏季景结侣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终焉之志。及西魏将独孤信入洛，署为开府记室。晞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獬，书劝令赴。晞复书曰：“辱告存念，见令起疾。循复眷旨，似疑吾所伤未必是獬。吾岂愿其必獬？但理契无疑耳。就

足下疑之，亦有过说。足下既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营护，虽非獬亦无损。疑非獬而不疗，倘是獬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若王晞无可惜也，则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夺其万全，任其或死！且将军威德所被飏飞雾袭，方掩八纮，岂在一介？若必从隗始，先须济其生灵。足下何不从容为将军言也？”于是方得见宽。俄而信返，晞遂归鄴。

齐神武访朝廷子弟忠孝谨密者，令与诸子游。晞与清河崔瞻、顿丘李度、范阳卢正通首应此选。文襄时为大将军，握晞等手曰：“我弟并向成长，志识未定，近善狎恶，不能不移。吾弟不负义方，卿禄位常亚召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诖误，罪及门族，非止一身。”晞随神武到晋阳，补中外府功曹参军，带常山公演友。

齐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数谏。帝疑王假辞于晞，欲加大辟。王私谓晞曰：“博士，明日当作一条事，为欲相活，亦图自全，宜深体勿怪。”乃于众中杖晞二十。帝寻发怒，闻晞得杖，以故不杀，髡鞭钳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谏争，大被殴撻，闭口不食。太后极忧之。帝谓左右曰：“傥小兒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每问王疾，谓曰：“努力强食，当以王晞还汝。”乃释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气息惛然，恐不复相见！”晞流涕曰：“天道神明，岂令殿下遂毙此舍。至尊亲为人兄，尊为人主，安可与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纵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饭。晞由是得免徒，还为王友。

王复录尚书事。新除官者必诣王谢职，去必辞。晞言于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为干纪。朝廷文武，出入辞谢，宜一约绝。主上颙颙，赖殿下扶翼。”王深纳焉。常从

容谓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卿耳目所具，吾岂可以前逢一怒，遂尔结舌。卿宜为撰谏草，吾当伺便极谏。”晞遂条十余事以呈，因切谏王曰：“今朝廷乃尔，欲学介子匹夫，轻一朝之命，狂药令人不自觉，刀箭岂复识亲疏？一旦祸出理外，将奈殿下家业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将顺，日慎一日。”王歔歔不自胜，曰：“乃至是乎！”明日见晞，曰：“吾长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对晞焚之。后王承间苦谏，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谁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谁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乱杖数十。会醉卧得解。尔后褻黷之好，遍于宗戚，所往留连，俾画作夜；唯常山邸多无适而去。

及帝崩，济南嗣立。王谓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优闲。”因言：“朝廷宽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东宫委一胡人。今卒览万机，驾驭雄杰。如圣德幼冲，未堪双难，而使他姓出纳诏命，必权有所归。殿下虽欲守藩职，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审家祚得保灵长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处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诸侯，摄政七年，然后复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虑之。”王曰：“我安敢自拟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临发，敕王从驾，除晞并州长史。

及王至鄴，诛杨、燕等。诏以王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督摄文武还并州。及至，延晞谓曰：“不早用卿言，使群小弄权，几至倾覆。今君侧虽获暂清，终当何以处我？”晞曰：“殿下将往时地位，犹可以名教出处。今日事势，遂关天时，非复人理所及。”有顷，奏赵郡王睿为左长史，晞为司马。每夜载入，昼则不与语，以晞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后进晞密室，曰：“比王侯诸贵每见煎迫，言我违天不祥，恐当或有变

起，吾正欲以正法绳之。”晞曰：“朝廷比者疏远亲戚，宁思骨肉之重。殿下仓卒所行，非复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颈，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恆，亏盈迭至，神机变化，舛逆斯集。虽执谦挹，糝糠神器。便是违上玄之意，坠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须发非所宜言！须致卿于法。”晞曰：“窃谓天时人事，同无异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钺。今日得披肝胆，抑亦神明攸赞。”王曰：“拯难匡时，方俟圣哲，吾何敢私议，幸勿多言。”寻有诏，以丞相任重，普进府寮一班，晞以司马领吏部郎中。丞相从事中郎陆查将出使，临别，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区宇，天下乐推，歌谣满道，物无异望。查等伏隶，愿披赤心。而忽奉外使，无由面尽短诚，寸心谨以仰白。”晞寻述查言。王曰：“若内外咸有异望，赵彦深朝夕左右，何因都无所论？自以卿意试密与言之。”晞以事隙问彦深。曰：“我比亦惊此音谣，每欲陈闻，则口噤心战。弟既发论，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胆。”因亦同劝。是时诸王公将相日敦请，四方岳牧表陈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践阼。九月，除晞散骑常侍，仍领兼吏部郎中。

后因奏事罢，帝从容曰：“比日何为自同外客，略不可见？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怀，随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径进也。”因敕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职务罢，并入东廊。共举录历代废礼坠乐，职司废置，朝飧异同，舆服增损，或道德高俊久在沈沦，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车、征税通塞、婚葬仪轨、贵贱等衰，有不便于时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当今毁弃者，悉令详思，以渐条奏。未待顿备，遇忆续闻。朝晡给典御食，毕景听还。时百官请建东宫，敕未许，每令晞就东堂监视太子冠服，导引趋拜。寻拜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玺授皇太子。太子释奠，又兼中庶子。帝谓

曰：“今既当剧职，不得寻常舒慢也。”

帝将北征，敕问：“比何所闻？”晞曰：“道路传言，车驾将行。”帝曰：“库莫奚南侵，我未经亲戎，因此聊欲习武。”晞曰：“銮驾巡狩，为复何尔？若轻有征战，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虑，吾自当临时斟酌。”帝使斋帅裴泽、主书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诬枉，朝士呼为裴、蔡。时二人奏：“车驾北征后，阳休之、王晞数与诸人游宴，不以公事在怀。”帝杖休之、晞胫各四十。帝斩人于前，问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实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闻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殿廷非杀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当为王公改之。”

帝欲以晞为侍中，苦辞不受。或劝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来，阅人多矣。充拙少时，鲜不败绩。且性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求追无地。非不爱作热官，但思之烂熟耳。”百官尝赐射，晞中的，当得绢，为不书箭，有司不与。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谓武有余文不足矣。”晞无子，帝将赐之妾。使小黄门就宅宣旨，皇后相闻晞妻。晞令妻答，妻终不言，晞以手撩胸而退。帝闻之笑。

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胜，因以羸败。武成本忿其儒缓，由是弥嫌之。因奏事，大被诃叱，而雅步晏然。历东徐州刺史、秘书监。武平初，迁大鸿胪，加仪同三司，监修起居注，待诏文林馆。性闲淡寡欲，虽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阐，未尝以世务为累。良辰美景，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以谈宴为事，人士谓之“方外司马。”诣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时至。明日，丞相西阁祭酒卢思道谓晞曰：“昨被召已殊颜，得无以鱼鸟致怪？”晞缓笑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辈亦是留连

之一物，岂直在鱼鸟而已？”及晋阳陷败，与同志避周兵东北走。山路险迥，惧有土贼，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废。每不肯疾去，行侣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齐亡，周武帝以晞为仪同大将军、太子谏议大夫。隋开皇元年，卒于洛阳，年七十一。赠仪同三司、曹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为士友所称。遭母忧，居丧有至性。儒缓亦同诸兄。尝从文宣北征，乘赤马，旦蒙霜气，遂不复识。自言失马，虞候为求觅不得。须臾日出，马体霜尽，系在幕前，方云：“我马尚在。”为司徒掾，在府听午鼓，蹀躞待去。群寮嘲之曰：“王七思归何太疾？”季高曰：“大鹏始欲举，燕雀何啾唧？”嘲者曰：“谁家屋当头，铺首浪游逸。”于是喧笑，季高不复得言。大宁初，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天统末，修国史。寻除通直散骑常侍。卒，赠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请，待诏文林馆。皓弟晔，字季炎，卒于沧州司马。

封懿，字处德，勃海蓆人也。曾祖释，晋东夷校尉。父放，慕容吏部尚书。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属文，与孚虽器行有长短，而名位略齐。仕慕容宝，位中书令、户部尚书。宝败，归魏，除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见，问以慕容旧事，懿应对疏慢，废黜还家。明元初，复征拜都坐大官，进爵为侯。卒官。懿撰《燕书》，颇行于世。

子玄之，坐与司马国璠、温楷等谋乱，伏诛。临刑，明元谓曰：“终不令绝汝种也，将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杀玄之四子，赦磨奴，刑为宦人。崔浩之诛也，太武谓磨奴曰：“汝本应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后为中曹监，使张掖，赐爵富城子。卒于怀州刺史，赠勃海公，谥曰定。以族子叔念为后。

回字叔念，孝文赐名焉，慕容太尉奕之后也。父鉴。初，磨奴既以回为后，请于献文。赠鉴宁远将军、沧水太守。回袭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时，累迁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回下车，勒令别处，其俗遂改。明帝时，为瀛州刺史。时大乘寇乱之后，加以水潦，表求振恤，免其兵调，州内赖之。历度支、都官二尚书、冀州大中正。

荏阳郑云谄事长秋卿刘腾，货紫纁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除书旦出，晚往诣回，坐未定，问回：“安州兴生，何事为便？”回曰：“卿荷国宠灵，位至方伯，虽不能拔园葵，去织妇，宜思方略以济百姓，如何见造问兴生乎？封回不为商贾，何以相示？”云惭失色。

转七兵尚书，领御史中尉，劾奏尚书右仆射元钦与从兄丽妻崔氏奸通，时人称之。后为殿中尚书、右光禄大夫。庄帝初，遇害河阴。赠司空公，谥曰孝宣。长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宽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庆作乱冀州，自号大乘，众五万人。隆之以开府中兵参军与大都督元遥讨之。获法庆，赐爵武城子。累迁河内太守。未到郡，属尔硃兆入洛，庄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怀报雪，因持节东归，图为义举。遂与高乾等夜袭冀州，克之，乃推为刺史。及齐神武自晋阳东出，隆之遣子子绘随高乾奉迎于滏口。

中兴初，拜吏部尚书。韩陵之役，留隆之镇鄴城。未几，征为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时朝议以尔硃荣宜配食明帝庙庭。隆之议曰：“荣为人臣，亲行杀逆，岂有害人之母而与子对食之理？”以参议麟趾阁新制，又赠其妻祖氏范阳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转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从之。后为斛斯椿等所构，逃归乡里，齐神武召赴晋阳。

魏孝静立，除吏部尚书，寻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

加开府，累迁尚书右仆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将叛，阴招冀州豪望为内应。诏隆之驰驿慰抚，遂得安静。隆之首参神武经略，奇谋皆密以启闻，手书削藁，罕知于外。卒于齐州刺史，赠司徒。神武以追荣未尽，复后赠太保，谥宣懿。神武后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忆隆之，顾冀州行事司马子如，言其德美，为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历事五帝，以谨素见知。凡四为侍中，再为吏部尚书，一为仆射，四为冀州刺史。每临冀部，州中旧齿咸曰：“我封公复来。”其得物情如此。子子绘嗣。

子绘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释褐秘书郎，累迁平阳太守，加散骑常侍。晋州北界霍山旧号千里径者，山坂高峻，每大军往来，士马劳苦。子绘请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神武从之，仍令子绘修开，旬日而就。征补大行台吏部郎中。

神武崩，秘未发丧，文襄以子绘为勃海太守。执其手曰：“诚知未允勋臣官望，但须镇抚。且衣锦昼游，古人所贵，宜善加经略，不劳习常太守向州参也。”仍听收集部曲一千人。

大宁三年，为都官尚书。高归彦作逆，命子绘参赞军事。贼平，敕子绘权行州事。征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卒，谥曰简。子宝盖袭。

子绘弟子绣，位霍州刺史。陈将吴明彻侵淮南，子绣城陷，送扬州。齐亡后，逃归。终于通州刺史。子绣外貌儒雅，而使气难犯。兄女婿司空娄定远为瀛州刺史，子绣为勃海太守。定远过之，对妻及诸女宴集言戏，微有褻慢。子绣鸣鼓集众将攻之，定远免冠拜谢，久之乃释。

隆之弟兴之，字祖胄。经明行修，恬素清静。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长史。所历有当官誉。卒，以隆之佐命功，赠殿中尚书、雍州刺史，谥曰文。

子孝琬，字士茜。七岁而孤，为隆之鞠养；慈爱甚笃，隆

之后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东宫洗马。卒，赠太府少卿。

孝琬性恬静，颇好文咏。太子少师邢邵、七兵尚书王昕并先达高才，与孝琬年位悬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灵柩言归，二人送于郊外，悲哭凄恻，有感路人。

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饬，学尚有风仪。位秘书丞、散骑常侍、聘陈使主，在道遥授中书侍郎。还，坐受魏收嘱，牒其门客从行事发，付南都狱，决鞭二百，除名。后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阳王友，赴晋阳典机密。

和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吊，出谓人曰：“严兴之南，丁邹之北，有一朝士，号叫甚哀。”闻者传之。士开知而大怒。其后会黄门郎李瑰奏南阳王绰骄恣，士开因譖之曰：“孝琰从绰出外，乘其副马，舍离部伍，别行戏语。”时孝琰女为范阳王妃，为礼事，因假入辞。帝遂决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决五十，几死。还鄴，在集书省上下。自此沈废。士开死后，为通直散骑常侍。后与周和好，以为聘周使副。祖珽辅政，奏入文林馆撰御览。

孝琰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立，善谈戏，威仪闲雅，容止进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寻以本官兼尚书右丞。其所弹射，多承意旨。时有道人昙献者，为皇太后所幸，赏赐隆厚，车服过度。又乞为沙门统，后主意不许，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后主常憾焉。因僧尼他事，诉者辞引昙献，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贿，致于极法，其家珍异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门下事。

性颇简傲，不谐时俗，意遇渐高，弥自矜诞，举动舒迟，无所降屈，识者鄙之。与崔季舒等以正谏同死。子君确、君静

二人徙北边，少子君严、君赞下蚕室。南安败，君确等二人皆坐死。

兴之弟延之，字祖业，少明辩，有世用。封郟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纳。后行晋州事。沙苑之败，延之弃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谥文恭。子纂嗣。

鉴长子琳，字彦宝，位中书侍郎。与侍中、南平王冯诞等议定律令，有识者称之。历位太尉长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禄大夫。琳弟子肃。

肃字元邕，博涉经史。太傅崔光见而赏焉。位尚书左中兵郎中。性恭俭，不妄交游，唯与崔励、励从兄鸿尤相亲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余卷。

懿从兄子恺，字思悌，奕之孙也。父劝，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恺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后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马氏事死。恺妻，卢玄女也。恺子伯达，弃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献文末，伯达子休杰内入。祖母卢犹存，垂百岁矣。而李已死。休杰位冀州咸阳王府谘议参军。

回族叔轨，字广度。好学，通览经传。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轨曰：“封生之于经义，吾所弗如者多矣。”颇自修洁，仪容甚伟。或曰：“学士不事修饰，此贤何独如此？”轨闻，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视，何必蓬头垢面而后为贤。”言者惭退。以兼员外散骑常侍衔命高丽。高丽王云恃其偏远，称疾不亲受诏。轨正色诘之，喻以大义，云乃北面受旨。使还，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为吏部郎中，以兄考事干轨。轨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旧君故，亏之也。”休叹其守正。轨在台中，称为儒雅。除国子博士，假通直散骑常侍，慰劳汾州山胡。

司空、清河王怿表修明堂、辟雍，诏百寮集议。轨议曰：

《周官匠人》职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阶，四户，八窗。郑玄曰：“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文以见同制。”然则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与夏、殷，损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义，得天数矣。是以郑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则九阶者法九土，四户者达四时，八窗者通八风，诚不易之大范，有国之恆式。若其上圆下方以则天地，通水环宫以节观者，茅盖白盛为之质饰，赤缀白缀为之户牖，皆典籍所载，制度之明义也。秦焚灭五典，非毁三代，变更先圣，不依旧宪。故《吕氏月令》见九室之义，大戴之《礼》著十二堂之文。汉承秦法，亦未能改，东西二京，俱为九室。是以《黄图》、《白武通》、蔡邕、应劭等咸称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过五；依时布政，故堂不逾四。州之与辰，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厥用安在？今圣朝欲尊道训人，备礼化物，宜则五室，以为永制。至如庙学之嫌，台沼之杂，袁准之徒已论正矣。

后卒于廷尉少卿。赠济州刺史。

初，轨深为郭祚所知，祚堂谓子景尚曰：“封轨、高绰二人，并干国之才，必应远至。吾平生不妄进举，而每荐此二人，非直为国进贤，亦为汝等之津梁。”其见重如此。轨既以方直自业，高绰亦以风概立名。高肇拜司徒，绰送迎往来，轨竟不诣。绰顾不见轨，乃遽归曰：“吾一生自谓无愆规矩，今日举措不如封生远矣。”轨以务德慎言，修身之本，奸回谗佞，世之巨害。乃为《务德》、《慎言》、《远佞》、《防奸》四戒。文多不载。

长子伟伯，字君良，博学有才思。弱冠，除太学博士。每

朝廷大议，伟伯参焉。雅为太保崔光、仆射游肇所知赏。太尉、清河王怿辟参军事。怿亲为《孝经解诂》，命伟伯为难例九条，皆发起隐漏。伟伯又讨论《礼》、《传》、《诗》、《易》疑事数十条，儒者咸称之。时朝廷将经始明堂，广集儒学，议其制度，九五之论，久而不定。伟伯乃搜检经、纬，上《明堂图说》六卷。又撰《封氏本录》六卷。

正光末，尚书仆射萧宝夤为关西行台，引为行台郎。及宝夤为逆，伟伯与南平王固潜结关中豪右韦子粲等，谋举义兵。事发，见杀。永安中，赠瀛州刺史，听一子出身，无子，转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义，有干用。天平中，为三公郎中。时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齐受禅，累迁大理卿。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历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书。

述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议断平允，深为时人所称。而厚积财产，一无分馈。虽至亲密友，贫病困笃，亦绝于拯济。朝野物论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请谒，回避进趣，颇致嗤骇。前妻河内司马氏。一息为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使用？”一息娶范阳卢庄之女，述又经府诉云：“送驷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皆为吝嗇所及，每致纷纭。子元茜，位太子舍人。

述弟询，字景文，窥涉经史，以清素自持。位尚书左丞、济南太守。历官皆有干局才具，临郡甚著声绩。隋开皇中卒。

论曰：崔逞文学器识，当年之俊，忽微虑远，俱以为灾。休立身有本，当官著称。长儒才望之美，祸因骄物，虽有周公之才，犹且为累。况未足谕其高下，能无及乎？贍词韵温雅，

风神秀发，固人望也。王宪名公之孙，老见优异。元景昆季履道，标映人伦，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劳霸业，子绘实隆堂构，可谓载德者矣。君义聚敛嗇吝，无乃鄙哉！

卷第二十五

列传第十三

古弼 张黎 刘洁 丘堆 娥清 伊馘 乙瑰 周几 豆代田
车伊洛 王洛儿 车路头 卢鲁元 陈建 来大千 宿石
万安国 周观 尉拨 陆真 吕洛拔 薛彪子 子瑜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颓 宇文福

古弼，代人也。少忠谨，善骑射。初为猎郎，门下奏事，以敏正称。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赐名曰笔。后改名弼，言其有辅佐才也。令典西部，与刘洁等分综机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以功拜立节将军，赐爵灵寿侯。历位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后征冯弘。弘将奔高丽，高丽救军至，弘乃随之，令妇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丽陈兵于外。弼部将高苟子击贼军。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东奔。太武大怒，黜为广夏门卒。寻复为侍中，与尚书李顺使凉州。赐爵建兴公，镇长安，甚有威名。及议征凉州，弼与顺咸言凉州乏水草，不宜行，帝不从。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将略，弗之责。

宋将裴方明克仇池，立杨玄庶子保炽。于是假弼节，督陇右诸军讨仇池，平之。未几，诸氐复推杨文德为主，围仇池。弼攻解其围，文德走汉川。时东道将皮豹子闻仇池围解，议欲还军。弼使谓曰：“若其班师，寇众复至，后举为难。不出秋冬，南寇必来，以逸待劳，百胜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闻之曰：“弼言长策也。制有南秦，弼谋多矣。”景穆总摄万机，

征为东宫四辅，与宜都王穆寿并参政事。迁尚书令。弼虽事务殷凑，而读书不辍。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于张黎，而廉不及也。

上谷人上书，言苑囿过度，人无田业，宜减大半，以赐贫者。弼入欲陈奏，遇帝与给事中刘树棋，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于帝前摔树头，掣下床，以手搏棋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不理，实尔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听奏事，过在朕，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与百姓。弼曰：“为臣逞志于君前者，非无罪也。”乃诣公车，免冠徒跣，自劾请罪。帝召之，谓曰：“卿其冠履。吾闻筑社之役，蹇蹶而筑之，端冕而事之，神与之福。然则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太武大阅，将校猎于河西，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命给弱者。太武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帝常名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属官惧诛。弼告之曰：“吾谓事君使田猎不过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冠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宁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马二疋，鹿十头。后车驾田于山北，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十乘运之。帝寻谓从者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帝谓左右曰：“笔公果如朕卜，可谓社稷之臣。”初，杨难当之来也，诏弼悉送其子弟于京师。杨玄少子文德，以黄

金三十斤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无礼，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战功，弗加罪责。太武崩，吴王立，以弼为司徒。文成即位，与张黎并坐议不合旨，俱免。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俱伏法。时人冤之。

张黎，雁门平原人也。善书计，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赐爵广平公，管综机要。太武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以征赫连定功，进号征北大将军。与乐安王范、济南公崔徽镇长安。清约公平，甚著声称，代下之日，家无余财。太武征凉州，蠕蠕吴提乘虚入寇，黎与司空长孙道生拒击走之。景穆初总百揆，黎与崔浩等辅政，忠于奉上，非公事不言。诏赐浩、黎布帛各千疋，以褒旧勋。吴王余立，以黎为太尉。后文成即位，与古弼俱诛。

刘洁，长乐信都人也。昭成时，慕容氏献女，洁祖父生为公主家臣，乃随入魏。赐以妻妾，生子堤，位乐陵太守，封信都男。卒。洁袭堤爵。数从征讨，进爵会稽公。后与永安侯魏勤及功劳将军元屈等击吐京叛胡，为其所执，送赫连屈丐。洁声气不挠，呼其字而与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壮而释之。后得还国，典东部事。明元寝疾，太武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

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议军国，朝臣咸推其能。迁尚书令，改为钜鹿公。车驾西伐，洁为前锋。沮渠牧犍弟董来距战于城南，洁信卜者之言，以日辰不协，击鼓却阵，故董来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洁久在枢密，恃宠自尊，帝心稍不平。时议伐蠕蠕，洁言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群臣皆从其议。帝决行，乃从崔浩议。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诸将不至。时虏众大乱，景穆欲击之，洁执不可。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集，

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帝弃军轻还，帝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帝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又洁矫诏事遂发，輿驾至五原，收洁幽之。

太武之征也，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即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讖，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不？”嵩对曰：“有姓而无名。”穷验款引，搜嵩家，果得讖书。洁与南康公秋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洁既居势要，内外惮之，侧目而视。籍其家，财产钜万。太武追忿，言则切齿。

丘堆，代人也。美容仪。初以忠谨入侍。明元即位，拾遗左右，稍迁散骑常侍。太武监国临朝，堆与太尉穆观等为右弼。及即位，赐爵临淮公，位太仆。与宗正娥清略地关右，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合军与赫连昌相拒。斤进击赫连定，留堆守辎重。斤为定禽，堆闻而弃甲走长安。帝大怒，遣西平公安颉斩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将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明元南巡，幸鄴，以清为中领军将军。与宋兵将军周几等度河，略地至湖陆，以功赐爵须昌侯。与几等遂镇枋头。太武初，乃还京师，进为东平公。后从平统万，遂与奚斤讨赫连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寻水往，斤不从，遂与斤俱为定禽。克平凉，乃得还。后与古弼等东讨冯弘，以不急战，弘奔高丽。檻车征，黜为门卒而卒于家。子延，赐爵南平公。

伊翊，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初，擢为侍郎。转三郎，赐爵汾阳子。太武将讨凉州，议者咸以无水草谏，唯司徒崔浩劝行。群臣出后，翊曰：“凉州若无水草，何得为国？宜从浩言。”帝善之。及克凉州，大会

于姑臧。帝谓群臣曰：“崔公智计有余，吾亦不复奇之。正奇翊弓马士，所见能与崔同耳。”顾谓浩曰：“翊智力如此，终至公相。”浩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致公辅。”帝欲以翊为尚书，封郡公。翊以尚书务殷，公爵至重，辞之；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请参其次。帝贤之，遂拜秘书监，赐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约自守，为政举大纲而已，不为苛碎。大安二年，领太子太保。三年，与司徒陆丽等并平尚书事。薨。子兰袭爵，位库部尚书。卒。

子盆生，骁勇有胆气，累有战功，遂为名将。以勋赐爵平城子。为西道都督，战歿。赠雍州刺史。

乙瑰，代人也。其先世统部落。太武时，瑰父匹知遣瑰入贡，帝留之。瑰善骑射，手格猛兽。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驸马都尉，赐爵西平公。从驾南征，都督前锋诸军事，勇冠三军。后进爵为王，又为西道都督。薨，年二十九，赠太尉公，谥曰恭。子乾归袭爵。

乾归有气干，颇习书疏，尤好兵法。尚景穆女安乐公主，除驸马都尉、侍中。献文初，为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即位，为中道都督。卒，谥曰康。子海，字怀仁，位散骑侍郎。卒，谥曰孝。

海子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阳公主，除驸马都尉，累迁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举兵应樊子鹄，战败死。

周几，代人也。少以善射为猎郎。明元即位，为左部尚书，以军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几有智勇，遣镇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几常嫌奚斤等绥抚关中失和，每至言论，形于声色，斤等惮焉。进号宋兵将军，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万人袭陕城，卒于军，军人无不叹惜之。归葬京师。谥曰桓。子步袭爵。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时，以善骑射为内细射。从攻武牢，

诏代田登楼射贼，矢不虚发。以功迁内三郎。从讨赫连昌，乘胜追贼，入其宫门。门闭，代田逾宫而出。太武壮之，拜勇武将军。后从讨平凉，破赫连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赐之。诏斤膝行授酒于代田。敕斤曰：“全尔身命者，代田功也。”以从讨和龙战功，封长广公。卒于统万镇大将。赠长广王，谥曰恭。子周求袭爵。

车伊洛，焉耆胡也。世为东境部落帅，恆修职贡。延和中，授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伊洛规欲归阙，为沮渠无讳断路，伊洛连战破之。无讳卒。伊洛前后遣使招喻其子乾寿等，及其户五百余家，送之京师。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师，拜都官尚书，将军、王如故。卒，谥康王，葬礼依卢鲁元故事。子歇袭爵。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东宫，以善骑射给事帐下，谨愿未尝有过。明元尝猎于滹沱南，冰陷没马。洛兒投水奉帝出，殆将冻死。帝解衣赐之，自是恩宠日隆。天赐末，帝避难居外，洛兒晨夜侍卫，恭勤发于至诚。元绍之逆，帝左右唯洛兒与车路头。昼居山岭，夜还洛兒家。洛兒邻人李道潜相奉给，晨复还山。众庶颇知，喜而相告。绍闻，收道斩之。洛兒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明元还宫，社稷获全，洛兒有功焉。明元即位，拜散骑常侍，赐爵新息公，加直意将军。又追赠其父为列侯，赐僮隶五十户。卒。赠太尉、建平王。赐温明秘器，载以輿轎车，使殿中卫士为之导从，亲临哀恻者四焉。乃醵其妻周氏，与合葬。子长城袭爵。

车路头，代人也。少以忠厚选给东宫，为帐下帅。天赐末，明元出于外，路头随侍竭力。及即位，封宣城公、忠意将军。帝性明察，群臣多以职事遇谴，至有杖罚，故路头优游不任事。性无害，每评狱处理，常献宽恕之议，以此见重于朝，帝亦敬

纳之。卒，明元亲临哀恸，赠太保、宣城王，谥曰忠贞。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袭爵。

卢鲁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鸠，仕慕容氏，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鲁元宽和有雅度。明元时，选为通直郎，以忠谨给侍东宫，太武亲爱之。即位，以为中书侍郎，宠待弥渥。而鲁元益加谨肃，帝愈亲待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惮。性多容纳，善与人交，好掩人过扬人美，由是公卿咸亲附之。以工书有文才，累迁中书监，领秘书事。赐爵襄城公，赠其父为信都侯。从征赫连昌，太武亲追击，入其城门，鲁元随帝出入。是日微鲁元，几至危殆。后迁太保、录尚书事。帝贵异之，临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来，乃赐甲第于宫门南。衣食车马皆乘舆之副。真君三年，驾幸阴山，鲁元以疾不从。侍臣问疾，医药传驿，相属于路。及薨，帝甚悼惜之，还临其丧，哭之哀恸。东西二宫，命大官日送奠。晨昏哭临，讫则备奏钟鼓伎乐。舆驾比葬三临之。丧礼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而赠送有加。赠襄城王，谥曰孝。葬于崞山，为建碑阙。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

子统袭爵，以父任，侍东宫。太武以元舅阳平王杜超女南安长公主所生妻之。车驾亲自临送，太官设供具，赏赉千计。文成即位，典选部、主客二曹。卒，赠襄城王，谥曰景。无子。弟弥娥袭。卒，赠襄城王，谥曰恭。

鲁元少子内，给侍东宫。景穆深昵之，常与卧起，同衣食。父子有宠两宫，势倾天下。内性宽厚，有父风，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宫臣伏诛。太武以鲁元故，唯杀内而厚抚其兄弟。

陈建，代人也。以善骑射擢为三郎，迁下大夫、内行长。太武讨山胡白龙，轻之，单将骑数十，每自登山。白龙伏壮士，出不意；帝坠马，几至不测。建以身捍贼，奋击，杀数人，被

十余疮。帝壮之，赐别户二十。文成初，出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贪暴懦弱，遣使就州罚杖五十。孝文初，征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赵郡公。建与晋阳侯元仙德、长乐王穆亮、平原王陆睿密表后南伐，帝嘉之。迁司徒，进爵魏郡王。帝与文明太后频幸建第，赐建妻宴于后庭。薨，子念生袭。有罪，爵除。

来大千，代人也。父初真，从道武避难叱候山，参创业功。官至后将军，武原侯，与在八议。大千骁果善骑射。永兴初，袭爵，位中散。至于朝贺之日，大千常著御铠，盘马殿庭，朝臣莫不嗟叹。迁内三郎、幢将，典宿卫禁旅。大千用法严明，上下齐肃。尝从明元校猎，见兽在高岩上，持槊直前刺之，应手而死，帝嘉其勇壮。太武践阼，与襄城公卢鲁元等七人俱为常侍，常持仗侍卫，昼夜不离左右。累从征伐，以战功赐爵庐陵公，镇云中，兼统白道军事。太武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使巡抚六镇，以防寇虏。经略布置，甚得事宜。后吐京胡反，以大千为都将，讨平之。在吐京卒。丧还，停于平城南。太武出游还，见而问之，左右以对，帝悼叹者良久。诏听其丧入殡城内。赠司空，谥庄公。子丘颓袭爵，降为晋兴侯。

宿石，朔方人，赫连屈丐弟文陈之曾孙也。天兴中，文陈父子归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将军。祖若豆根，明元时赐姓宿氏，袭上将军。父沓干，从太武征平凉有功，赐爵汉安男。后从讨蠕蠕，战没。石年十三袭爵，擢为中散，迁内行令。从于苑中游猎，石走马引前，道峻马倒，殒绝，久之乃苏。由是御马得制。文成嘉之，赐以绵帛、骏马，改爵义阳子。又常从猎，文成亲欲射猛兽。石叩马谏，引帝至高原上。后猛兽腾跃杀人。褒美其忠，许后有犯罪，宥而勿坐，赐骏马一疋。

尚上谷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吏部尚书，进爵太山公，为北征中道都大将。卒，追赠太原王，谥康，葬礼依卢鲁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袭爵。

万安国，代人也。世为酋帅。父振，尚高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长安镇将，爵冯翊公。安国少明敏，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献文特亲宠之，与同卧起。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安国先与神部长奚买奴不平，承明初，矫诏杀买奴于苑中。孝文闻之，大怒，遂赐死，年二十三。子翼袭王爵。有嵇根者，世为纥奚部帅。皇始初，率部归魏，尚昭成女。生子拔，位尚书令。拔尚华阴公主，生子敬。元绍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马，封长乐王。薨，子护袭，拜外都大官。根事迹遗落，故略附云。

周观，代人也，骁勇有膂力。太武以军功赐爵金城公，位高平镇将。善抚士卒，号有威名。后拜内都大官，出为秦州刺史。抚驭失和，部人薛永宗聚众汾曲以叛。观讨永宗，为流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观闻帝至，惊怖而起，疮重遂卒。帝怒，绝其爵云。

尉拨，代人也。父那，濮阳太守。拨为太学生，募从兖州刺史罗忸击贼于陈、汝，有功，赐爵介休男。讨和龙，击吐谷浑，皆有军功，进爵为子。累迁杏城镇将，大得人和。文成以拨清平有惠绩，赐以衣服。献文即位，为北征都督。南攻悬瓠。进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谥敬侯。

陆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骑射。太武以真膂力过人，拜内三郎。真君中，从讨蠕蠕，以功赐爵关内侯。后攻悬瓠，登楼临射城中，弦不虚发。从太武至江，还攻盱眙，真功居多。文成即位，进爵都昌侯，位选部尚书。后拜长安平镇将。时初置长蛇镇，真率众筑城未讫，而氏豪仇偃檀等反叛。

真击平之，卒城长蛇而还。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以真为长安镇将，赐爵河南公。长安平兵人素伏其威信，及至，皆怙然安静。在镇数年，甚著威称。卒，谥曰烈。

子延，字契胡提，颇有气干。袭爵河南公，例降，改封汝阳侯。位怀朔镇大将、太仆卿。受使绥慰秀容，为牧子所害。

吕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时率户五千归魏。父匹知，太武时为西部长，封荣阳公。洛拔以壮勇知名。文成末，为平原镇都督。随尉元攻宋将张永，大败之，赐爵成武侯。卒。

长子文祖，献文以其勋臣子，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武川镇。后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辞义通辩，为外都曹奏事中散。后坐事伏法。

薛彪子，代人也。祖达头，自姚萇时率部落归魏。道武赐爵聊城侯，待以上客礼，赐妻郑氏。卒，赠冀州刺史，谥曰悼。父野者，并、太二州刺史，封河东公，有声称。卒，谥曰简。彪子姿貌壮伟，明断有父风。为内行长，典奏诸曹事。当官正直，内外惮之。及文明太后临朝，出为枋头镇将。素刚简，为近臣所嫉；因小过，黜为镇门士。及献文南巡，次山阳，彪子拜诉于路，复除枋头镇将。累迁开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赃污，彪子案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书，诬彪子南通贼虏。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虚。卒，谥曰文。子琬。

琬字昙珍，形貌瑰伟。少以干用为典客令。每引见，仪望甚美。宣武谓曰：“卿风度峻整，姿貌秀异，后当升进，何以处官？”琬答曰：“宗庙之礼，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阳令，部内肃然。时以久旱，京师见囚悉召集于都亭，理问冤滞。洛阳狱唯三人。孝明嘉之，赐缣百疋。琬本附元叉，叉废，忧惧，由是政

教废弛，坐免官。李神轨有宠于灵太后，琬复事之。累迁吏部郎中。

先是，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简人才，专问劳旧。琬乃上书曰：“臣闻锦毂虽轻，不委之以学割；瑚琏任重，岂寄之以弱力。若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今黎元之命系于守长。若其得人，则苏息有地；任非其器，为患更深。请郡县之职，吏部先尽择才，并学通古今晓达政职者，以应其选。不拘入职远近，年勋多少，其积劳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余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叙，以酬其劳。”书奏，不报。后因引见，复陈之曰：“今四方初定，务在养人。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贵各荐时贤，以补郡县。明立条格，防其阿党之端。庶令涂炭之余，戴仰有地。”诏下公卿议之，事亦寝。

元天穆讨邢杲，以琬为行台尚书。军次东郡，时元颢已据赞_卑城，邢杲又逼历下，天穆议其所先。议者咸以杲盛，宜先经略。唯琬以杲为聚众无名，虽强犹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自河阴之役，人情骇怨，今有际会，易生感动。待颢事决，然后回师。天穆以群情所愿，遂先讨杲。杲降，军还至定陶，天穆留琬行西兖州事。寻为元颢所陷。颢执琬自随。尔硃荣破颢，天穆谓琬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天平初，拜七兵尚书。齐神武引为丞相府长史，军国之事，多所关知。叔亦推诚尽节，屡进忠说。神武大举西伐，将度蒲津。琬谏曰：“西贼连年饥馑，故冒死来入陕州。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应饿死，宝炬、黑獭自然归降。愿无渡河。”侯景亦曰：“今举兵极大，万不一捷，卒难

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合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神武皆弗纳，遂有沙苑之败。

后范阳卢仲礼反，琬与诸军讨平之。转殷州刺史。为政严酷，吏人苦之。后历位度支、殿中二尚书。天保元年，卒于兼尚书右仆射。临终，敕其子敛以时服。逾月便葬，不听干求赠官。自制丧车，不加雕饰，但用麻为旒苏，绳网络而已。明器等物，并不令置。

琬久在省闼，明闲簿领，当官剖断，敏速如流。然天性险忌，情义不笃。外若方格，内实浮动。受纳货贿，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伤害。人士畏恶之。魏东平王元匡妾张氏，淫逸放恣。琬初与奸通，后纳以为妇。惑其谗言，遂弃前妻于氏，不忍其子允。家人内忿，竞相告列，深为世所讥鄙。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青州刺史。谥曰威恭。子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为豪宗。父目斤，勇略闻于当时，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称，为羽林中郎，以匪懈见知。稍迁驾部给事中，赐爵富城男。和平中，迁北部尚书，进爵太昌侯。

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内附，献文以元为持节、都督东道诸军事，与城阳公孔伯恭赴之。宋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东平太守章仇归款，元并纳之，遂长驱而进。宋遣将张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盖。安都出城见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闾、李璨等与安都俱还入城。别令孔伯恭抚安内外，然后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据险要，乃命安都与璨等同守。身率精锐，扬兵于外，分击吕梁，绝其粮运。永遂捐城夜遁。于是遣高闾与张说对为东徐州刺史；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拜元开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阳公。太和初，征为内都大官。既而出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镇都将，甚

得夷人之心。三年，进爵淮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齐高帝既立，多遣间谍，扇动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总率诸军以讨之。东南清晏，远近帖然。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令，进位司徒。

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阳郡公。其年，频表以老乞身，诏许之。元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升殿劳宴，赐玄冠、素服。又诏曰：“前司徒山阳郡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位显台宿，归老私第。可谓知始知卒，希世之贤也。公以八十之年，宜处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孝文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于孝顺。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远趣，心耳所及，敢不尽诚。”帝曰：“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今承三老明言，铭之于怀。”明根言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则孝顺之道，无所不格。愿陛下念之，以济黎庶。臣年志朽弊，识见昧然，在于愚虑，不敢不尽。”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范，敷展德音。当克己复礼，以行来授。”礼毕，乃赐步挽一乘。诏曰：“夫尊老尚更，列圣同致，钦年敬德，绵哲齐轨。朕虽道谢玄风，识昧睿则，然仰稟先诲，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显矣。前司徒公元、前鸿胪卿明根，并以冲德悬车，懿量归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虽老、更非官，耄耄罔禄，然况事既高，宜加殊养。三老可给上公禄，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笃，帝亲省疾。薨，谥景桓公，葬以殊礼，给羽葆鼓吹，假黄钺，班剑四

十人。

子翊袭爵。迁洛，以山阳在畿内，改为博陵郡公。卒于恆州刺史，谥曰顺。

慕容白曜，慕容晃之玄孙也。父琚，历官以廉清著称，赐爵高都侯。终尚书左丞，谥曰简。白曜少为中书吏，以敦直给事宫中。袭爵，稍迁北部尚书。文成崩，与乙浑共执朝政，迁尚书右仆射，进爵南乡公。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并以城内附，诏镇南大将军尉元、镇东将军孔伯恭赴之。而宋东平太守申纂屯无盐，并州刺史房崇吉屯斗城，遏绝王使。皇兴初，加白曜使持节、都督军事、征南大将军，进爵上党公。屯碯碯，为诸军后继。白曜攻纂于无盐，拔其东郭。纂遁，遣兵追执之。回攻斗城。肥城戍主闻军至，弃城遁走，获粟三十万石。又下袭破襄沟、垣苗二戍，得粟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先是，淮阳公皮豹子再征垣苗不克，白曜旬内频拔四城，威震齐土。献文下诏褒美之。斗城不降，白曜纵兵陵城，杀数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抚其人，百姓怀之。获崇吉母妻，待之以礼。宋遣将吴喜公欲冠彭城，镇南大将军尉元请济师，献文诏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会崇吉与从弟法寿盗宋盘阳城以赎母妻。白曜遣将军长孙观等率骑入自马耳关赴之。观至盘阳，诸县悉降。白曜自瑕丘进攻历城。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休宾并面缚而降。白曜皆释之。送道固、休宾及其僚属于京师。后乃徙二城人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白曜虽在军旅，而接待人物，宽和有礼。所获崇吉母妻、申纂妇女，皆别营安置，不令士卒喧杂。及进克东阳，擒沈文秀。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始末三年，筑围攻击，虽士卒死伤，无多怨叛。三齐欣然，安堵乐业。

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为之拜，忿而捽捽，唯以此见讥。以功拜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初，乙浑专权，白曜颇所挟附，后缘此以为责。四年，见诛，云谋反叛，时论冤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闻父被执，将自杀。家人止之曰：“轻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终不至此。我不忍见父之死。”遂自缢。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孝文览表嘉慰之。

白曜弟子契，轻薄无检。太和初，以名家子擢为中散，迁宰官中散。南安王桢有贪暴之响，遣中散闾文祖诣长安察之。文祖受桢金宝之赂，为桢隐而不言。事发，太后引见群臣，谓曰：“前论贪清，皆云克修。文祖时亦在中，后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听辞位归第。”契进曰：“小人之心无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无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贪之恶矣，何为求退？”迁宰官令，赐爵定陶男。后卒于都督、朔州刺史，谥曰克。初，慕容氏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时有免者，不敢复姓，皆以舆为氏。延昌末，诏复旧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为三郎。文成初，封平昌公，累迁尚书左仆射。又与河东王閼毗、太宰常英等并平尚书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请。迁司空，加侍中。文成崩，乙浑与林金闾擅杀尚书杨保年等。时殿中尚书元郁率殿中宿卫士欲加兵于浑。浑惧，归咎于金闾，执以付郁。时其奴以金闾罪恶未分，出之为定州刺史。皇兴元年，长安镇将东平王道符反，诏其奴讨之，未至而道符败。军还，薨，内外叹惜之。赠

平昌王，谥曰宣。子受袭爵。

苟颀，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内行长。颀厚重寡言，少严毅清直，武力过人。擢为中散，小心谨敬。太武至江，赐爵建德男。累迁司卫监、洛州刺史。抑强扶弱，山蛮畏威，不敢为寇。太和中，历位侍中、都曹尚书，进爵河南公。颀方正好直言，虽文明太后生杀不允，颀亦言至恳切。李惠、李诜之诛，颀并致谏。迁司空，进爵河东王。以旧老，听乘步挽，杖于朝。大驾行幸三川，颀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颀率禁旅收掩毕获，内外晏然。薨，谥僖王。长子恺袭爵河东王，例降为公。

宇文福，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拥部大人。祖活拨，仕慕容垂为唐郡内史、辽东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拨入魏，为第一客。福少骁果，有膂力。太和中，累迁都牧给事。及迁洛，敕福检牧马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今之马场是也。及徙代移杂畜牧于其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孝文嘉之。寻补司卫监。后以勋封襄乐县男，历位太仆卿、都官尚书、营州大中正、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严毅，以信御人，甚得声誉。后除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怀朔镇将。至镇卒，谥曰贞惠。

子延，字庆寿，体貌魁岸，眉目疏朗。位员外散骑侍郎。以父老，诏听随侍在瀛州。属大乘妖党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战，身被重疮。贼纵火烧斋阁，福时在内。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体灼烂，鬓发尽焦。于是勒众与贼苦战，贼乃散走，以此见称。累迁直寝。与万俟 鬼奴战，没。

论曰：古弼军谋经国，有柱石之量；张黎诚谨廉方，以勋旧见重。并纤介之间，一朝陨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刘洁咎之徒也；丘堆败以亡身。娥清、伊珣俱以材力见用，而珣以

谋猷取异，其殆优乎。乙瑰之骁猛，周几之智勇，代田之骑射，其位遇岂徒然也。车伊洛宅心自远，岂常戎乎。王洛儿、车路头、卢鲁元、陈建、来大千、宿石，或诚发于衷，竭节危难；或忠存卫主，义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殁尽哀荣。至如安国，以至覆亡，害盈之义也。周观、尉拔、陆真、吕洛拔等，咸以勇毅自进，而观竟致贬黜，异夫数子者矣。薛彪子世载强正，昙珍克盛家声，美矣乎！魏之诸将，罕方面之绩。尉元以宽雅之风，膺将帅之任，威名远被，位极公老，自致乞言之地，无乃近代之一人欤！白曜出专薄伐，席卷三齐，考绩图劳，固不细矣。而功名难处，追猜婴戮。宥贤议勤，未闻于斯日也。和其奴之贞正，苟颙之刚直，宇文福之气干，咸亦有用之士乎！

卷第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宋隐 从子愔 孙弁 弁孙钦道 弁族弟翻 弟子世良
世轨 翻弟世景 许彦 五世孙惇 刁雍 子遵 曾孙冲、柔
辛绍先 韦闾 孙子粲 杜铨

宋隐，字处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并通显。慕容俊徙鄴，恭始家于广平列人焉。隐性至孝，专精好学。仕慕容垂，位本州别驾。道武平中山，拜隐尚书吏部郎，积迁行台右丞，领选。以老病乞骸骨，不许。寻以母丧归列人，既葬被征，乃弃妻子匿于长乐，数年而卒。临终，谓其子经曰：“汝等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徒延门户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不归食矣。”

隐弟宣，字道茂，与范阳卢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从子愔俱被征，拜中书博士。后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谥曰简侯。宣子谟，字乾仁，袭爵，卒于辽西太守。子鸾袭爵，位东莞太守。

鸾弟琼，字普贤，以孝称。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琼梦想见之，求而遂获，时人异之。卒于家。

愔历中书博士、员外散骑常侍，使江南。爵列人子。卒于

广平太守。长子显袭爵。显无子，养弟子弁为后。

弁字义和。父叔珍，娶赵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师，见尚书李冲，因言论移日。冲异之，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显卒，弁袭爵。弁与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为秘书丞，请为著作佐郎。迁尚书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会次，历访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对，声姿清亮，进止可观。帝称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赐名为弁，意取弁和献玉，楚王不知宝之也。迁中书侍郎兼员外散骑常侍，使齐。齐司徒萧子良、秘书丞王融等皆称美之，以为志气謇谤不逮李彪，而体韵和雅，举止闲邃过之。转散骑侍郎。时散骑位在中书之右。孝文曾论江左事，问弁在南兴亡之数。弁以为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必不能贻厥孙谋，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为幸。后车驾南征，以弁为司徒司马、东道副将。军人有盗马鞞者，斩而徇，于是三军震惧，莫敢犯法。

黄门郎崔光荐弁自代，帝不许，亦赏光知人。未几，以弁兼司徒左长史。时大选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参铨量之任，事多称旨。然好言人之阴短。高门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毁之，至于旧族沦滞而人非可忌者，又申达之。弁又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颇为时人所怨。迁散骑常侍，寻迁右卫将军、领黄门。弁屡自陈让，帝曰：“吾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辞。岂得专守一官，不助朕为政！且常侍者，黄门之粗冗；领军者，三卫之假摄，不足空存推让，以弃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孝文北都之选，李冲多所参预，颇抑宋氏。弁恨冲而与李彪交结，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谓彪曰：“尔如狗耳！为人所噬。”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图申复。

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渐，旬余日不见侍臣，左右唯彭城王

勰等数人而已。小彥，乃引见门下及宗室长幼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与司徒司马张海歔歔流涕，由是益重之。车驾征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书，摄七兵事。及行，执其手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令卿绾摄二曹。”弁顿首辞谢。弁劬劳王事，恩遇亚于李冲。帝每称弁可为吏部尚书，及崩，遗诏以弁为之。与咸阳王禧等六人辅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赠瀛州刺史，谥曰贞顺。

弁性好矜伐，自许膏腴。孝文以郭祚晋魏名门，从容谓弁曰：“卿固当推郭祚之门。”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尔不推。”侍臣出后，帝谓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恶，乃复欲以门户自矜，殊为可怪。”

长子维，字伯绪，袭父爵。为给事中。坐谄事高肇，出为益州龙骧府长史，辞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怿辅政，以维名臣子，荐为通直郎，辟其弟纪行参军。灵太后临政，委任元叉，恃宠骄盈，怿每以公理裁断。叉甚忿恨，思害怿，遂与维作计，以富贵许之。维见叉宠势日隆，乃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谋逆立怿。怿被录禁中。文殊父子惧而逃遁。鞫无反状，以文殊亡走，悬处大辟。置怿于宫西别馆，禁兵守之。维应反坐，又言于太后，欲开将来告者之路，乃黜为燕州昌平郡守，纪为秦州大羌令。

维及纪颇涉经史，而浮薄无行；怿尊亲懿望，朝野瞻属。维受怿眷赏而无状构间，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贱薄之。及叉杀怿，专断朝政，以维兄弟前者告怿，征维为散骑侍郎，纪为太学博士、领侍御史。叉甚昵之。维超迁通直常侍，又除洛州刺史。纪超迁尚书郎。纪字仲烈。初，弁谓族弟世景，言“维疏险而纪识慧不足，终必败吾业”。世景以为不尔。至是果然。

闻者以为知子莫若父。尚书令李崇、左仆射郭祚、右仆射游肇每云：“伯绪凶疏，终败宋氏，幸得杀身耳。”论者以为有征。后除营州刺史。灵太后反政，以叉党除名，遂还乡里。寻追其前诬告清河王事，于鄴赐死。

子春卿早亡，弟纪以次子钦仁嗣。钦仁，武定末为太尉祭酒。纪，明帝末为北道行台，卒晋阳。子钦道。

钦道仕齐，历位中山太守。长于抚接，然好察细事。其州府佐吏使人间者，先酬钱然后敢食。临莅处称为严整。寻征为黄门侍郎，又令在东宫教太子吏事。时郑子默以文学见知，亦被亲宠。钦道本文法吏，不甚谙识古今，凡有疑事，必询子默。二人幸于两宫，虽诸王贵臣莫敢不敬惮。钦道又迁秘书监，仍带黄门侍郎。乾明初，迁侍中，与杨愔同诛。赠吏部尚书、赵州刺史。

弁族弟颖，字文贤，位魏郡太守。纳货刘腾，腾言之，以为凉州刺史。颖前妻刘氏亡后十五年，颖梦见之。拜曰：“新妇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君。”泫然涕流。颖且见崇，言之。崇后数日而卒。

颖族弟鸿贵，为定州平北府参军。送戍兵于荆州，坐取兵绢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斩兵十人。又疏凡不达见令，律有梟首罪，乃生断兵手，以水浇之，然后斩决。寻坐伏法。时人哀兵之苦，笑鸿贵之愚。

弁族弟翻。翻字飞鸟，少有操行，世人以刚断许之。孝庄时，除司徒左长史、河南尹。初，翻为河阴令，顺阳公主家奴为劫，摄而不送。翻将兵围主宅，执主婿冯穆，步驱向县。时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县旧有大枷，时人号曰弥尾青。及翻为县，主吏请焚之。翻曰：“置南墙下，以待豪右。”未几，有内监杨小驹诣县请事，辞色不逊，翻命取尾青以锁之。

小驹既免，入诉于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陈状。诏曰：“卿故违朝法，岂不欲作威以买名？”翻对曰：“造者非臣，买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驹者耳。”于是威振京师。

及为洛阳，迄于河南尹，畏惮权势，更相承接，故当世之名大致减损。卒官，赠侍中、卫将军、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谥曰贞烈。翻弟毓：字道和，敦笃有志行。卒于太中大夫。子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胆气。后随伯父翻在南兖州，屡有战功。行台、临淮王彧与语，奇之。魏朝以尔硃荣有不臣迹，帝将图之，密令彧将兵赴洛。彧在梁郡，称疾，假世良都督，令还南兖发兵以听期。世良请简见兵三千骑，五日必到洛阳，并陈三策，彧皆不能从。

寻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见汲郡城旁多骸骨，移书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内太守田估赃货百万，世良检按之，未竟，遇赦而还。孝庄劳之曰：“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后迁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齐会之事，请改付余曹。帝曰：“卿意不欲亲庖厨邪？宜付右兵，以为永式。”河州刺史梁景睿，枹罕羌首，恃远不敬，其贺正使人，频年称疾。秦州刺史侯莫陈悦受其赠遗，常为送表。世良并奏科其罪。帝嘉之，谓长孙永业曰：“宋郎中实有家风，甚可重也。”后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识闲明，尤善政术。在郡未几，声问甚高。阳平郡移掩劫盗三十余人，世良讯其情状，唯送十二人，余皆放之。阳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辄放吾贼！”及推问，送者皆实，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于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

世良施八条之制，盗奔他境。人又谣曰：“曲堤虽险贼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齐天保初，大赦，郡无一囚，率群吏拜诏而已。狱内鲁生，桃树蓬蒿亦满。每日牙门虚寂，无复诉讼者，谓之神门。其冬，醴泉出于界内。及代至，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刚者，泣而前谢曰：“老人年九十，记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彻底。今失贤者，人何以济？”莫不攀轭涕泣。后卒于东郡太守，赠信州刺史。世良强学，好属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别录》十卷。

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学，多所撰述。至齐亡，不徙职，遂不入仕。隋大业初，卒于家。世良弟世轨。

世轨幼自修整，好法律。天保初，历三尚书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长史。执狱宽平，多所全济。为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将送，垂致法。世轨遣骑追止之，切奏其状，遂免。

稍迁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结欲劫河桥，吏捕案之，连诸元徒党千七百人。崔昂为廷尉，以为反，数年不断。及世轨为少卿，判其事为劫，唯杀魁首，余从坐悉舍焉。大理正苏珍之以平干知名，寺中语曰：“决定嫌疑苏珍之，视表见里宋世轨。”时人以为寺中二绝。南台囚到廷尉，世轨多雪之，仍移摄御史，将问其滥状。中尉毕义云不送，移往复不止。世轨遂上书极言义云酷擅。文宣引见二人，亲敕世轨曰：“我知台欺寺久，卿能执理抗衡，但守此心，勿虑不富贵。”敕义云曰：“卿比所为诚合死，以志在疾恶，故且一恕。”仍顾谓朝臣曰：“此二人并我骨鲠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诸系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岂有生路！”赠光州刺史，谥曰平。无子，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

翻弟世景。世景少自修立，事亲以孝闻。与弟道珣下帷读诵，博览群言，尤精经义。族兄弁甚重之。举秀才上第。再迁

彭城王勰开府法曹行参军。勰爱其才学，雅相器敬。孝文甚嘉异之。迁司徒法曹行参军。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决疑狱，剖判如流。转尚书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称曰：“宋世景精微，尚书仆射才也。”台中疑事，右仆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长从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领数曹，深著称绩。左仆射源怀引为行台郎。巡察州镇，十有余所，黜陟赏罚，莫不咸允。迁七镇，别置诸戍，明设亭候，以备不虞。怀大相委重，还，荐之宣武，以为不减李冲。帝曰：“朕亦闻之。”后为伏波将军，行荥阳太守，郑氏豪横，号为难制。济州刺史郑尚弟远庆，先为苑陵令，多所受纳，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车，召而诫之。远庆行意自若，世景绳之以法。远庆惧，弃官亡走。于是属县畏威，莫不改肃。终日坐于事，未尝寝息。人间之事，巨细必知。发奸擿伏，有若神明。尝有一吏，休满还郡，食人鸡豚。又有一干，受人一帽，又食二鸡。世景叱而告之，吏、干叩头伏罪。于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珣事除名。

世景友于之性，过绝于人，及道珣死，哭之，酸感行路。岁余，母丧，遂不胜哀而卒。世景曾撰《晋书》，竟未得就。

遗腹子季儒，位太学博士。曾至谯、宋间，为文吊嵇康，甚有理致。后夜寝室坏，压而殒，时人悼伤惜之。

道珣少而敏俊，自太学博士转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坐愉反得罪。作诗及挽歌词寄之朋亲，以见冤痛。道珣又曾赠著作郎张始均诗，其末章云：“子深怀璧忧，余有当门病。”道珣既不免难，始均亦遇世祸，时咸怪之。

道珣从孙孝王，学涉，亦好缉缀文藻。形貌丑陋而好臧否人物，时论甚疾之。为北平王文学。求入文林馆不遂，因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二十卷。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闻见，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谬，篇第冗杂，

无著述体。周大象末。预尉迥事，诛死。

许彦，字道谟，高阳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阳太守。彦少孤贫，好读书，从沙门法睿受《易》。太武征令卜筮，频验，遂在左右，参与谋议。彦质厚慎密，与人言，不及内事，帝以此益亲待之。赐爵武昌公，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纳，多违法度，诏书切让之，然以彦腹心近臣，弗之罪也。卒，谥宣公。子熙袭。熙卒，子安仁袭。安仁卒，子元康袭，降爵为侯。

熙弟宗之，历位殿中尚书、定州刺史，封颍川公。受敕讨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县，求取不节。深泽人马超毁谤宗之，宗之怒，殴杀超。超家人告状，宗之上超谤讪朝政。文成闻之曰：“此必宗之惧罪诬超。”案验果然，遂斩于都市。

元康弟护，州主簿。子恂，字伯礼，颇有业尚，闺门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书李神俊常称其家风。位司徒谘议参军。修起居注，拜太中大夫。卒，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恂弟惇。

惇字季良。清识敏速，达于从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断见知，时人号为“入铁主簿”。稍迁阳平太守。时迁都于鄴，阳平为畿郡，军国责办，赋敛无准。又勋贵属请，朝夕征求。惇并御之以道，咸以无怨，政为天下第一。特加赏异，图形于阙，诏颁天下。历魏尹、齐梁二州刺史，政并有治声。迁大司农。会王思政入据颍城，王师出讨，惇常督军，无乏绝。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迁殿中尚书。惇美须，下垂至带，省中号“长鬣公”。齐文宣尝因酒酣，提惇须称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惧，因不复敢长，人又号“齐须公”。历御史中丞、胶州刺史、司农大理二卿。再为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赐爵万年县子，食邑下邳郡干。惇年老，致仕于家。三年，卒。

惇少纯直，晚更浮动。齐朝体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为之。

乾明中，邢邵为中书监，德望甚高。惇与邵竞中正。遂凭附宋钦道，出邵为刺史，朝议甚鄙薄之。虽久处朝行，历官清显，与邢邵、魏收、阳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诸人或谈说经史，或吟咏诗赋，更相嘲戏，欣笑满堂，惇不好剧谈，又无学术，或坐杜口，或隐几而睡，不为胜流所重。子文纪，武平末，度支郎中。

文纪弟文经，勤学方雅，身无择行，口无戏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开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主爵侍郎。卒于相州长史。

惇兄逊，字仲让，有干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赠信州刺史。逊子文高，司徒掾。

刁雍，字淑和，勃海饶安人也。曾祖协，从晋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书令。父暢，晋右卫将军。初，晋相刘裕微时，负社钱一万，违时不还。暢兄逵执而征焉。及诛桓玄，以嫌，先诛刁氏。雍与暢故吏遂奔姚兴，为太子中庶子。

及姚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魏，请于南境自效。明元假雍建威将军。雍遂于河、济间招集流散，传檄边境。雍弟弥，时亦率众入京口，亲共讨裕。裕频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雍朝于行宫。明元问曰：“缚刘裕者，于卿亲疏？”雍曰：“伯父。”帝笑曰：“刘裕父子当应惮卿。”于是假雍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东光侯，使别立义军。又诏雍令随机立效。雍于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迁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伯。后除薄骨律镇将。雍以西土乏雨，表求凿渠，溉公私田。又奉诏以高平、安定、统万及薄骨律等四镇，出车牛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以供军粮。道多深沙，车牛艰阻，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运。又以所统边表，常惧不虞，造城储谷，置兵备守。诏皆从之。诏即名此城为刁公

城，以旌功焉。皇兴中，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见优礼，锡雍几杖，剑履上殿，月致珍羞焉。

雍性宽柔，好尚文典，手不释书。明敏多智，凡所为诗、赋、论、颂并诸杂文百有余篇。又泛施爱士，恬静寡欲。笃信佛道，著《杀诫》二十余篇以训子孙。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谥曰简。子遵。

遵字奉国，袭爵。遵少不拘小节，长更修改。太和中，例降为侯。尝经笃疾，几死，见有神明救之，言福门子当享长年。后卒于洛州刺史，谥曰惠侯。

子楷，早卒。楷子冲。

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过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聪明妇人也。哀其早孤，抚养尤笃。冲免丧后，便志学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终不止。虽家世贵达，及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于时学制，诸生悉日直监厨。冲虽有仆隶，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师受之际，发志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闻其盛名，访以疑义，冲应机解辩，无不祛其久惑。后太守范阳卢尚之、刺史河东裴桓并征冲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关事务，唯以讲学为心。四方学徒就其受业者，岁有数百。冲虽儒生，而执心壮烈，不畏强御。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权，冲乃抗表极言其事。辞旨恳直，文义忠愤，太傅、清河王怿览而叹息。

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论》以诫子孙，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后，生则不能致养，死则厚葬过度。及于末世，至蓬蔕裹尸，裸而葬者。确而为论，并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岂宜同之？当令所存者，棺厚不过三寸，高不过三尺。弗用繒采，敛以时服。輶车止用

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杂物。及冲祖遵将卒，敕其子孙，令奉雍遗旨。河南尹丞张普惠谓为太俭，贻书于冲叔整。令与通学议之。冲乃致书国学诸儒，以论其事，学官竟不能答。

神末，冲以嫡传祖爵东安侯。京兆王继为司空也，并以高选频辟记室参军。明帝将亲释奠，于是国子助教韩神固与诸儒诣国子祭酒崔光、吏部尚书甄琛，举其才学，奏而征焉。及卒，国子博士高凉及范阳卢道侃、卢景裕等复上状陈冲业行，议奏谥曰安宪先生，祭以太牢。子钦，字志儒，早亡。

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颇涉书史。太和十五年，为奉朝请。孝文都洛，亲自临选，除司空法曹参军。累迁黄门郎。普泰初，假征东大将军、沧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寻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遂逢本乡贼乱，奉母客于齐州。既而母卒。母即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经允接待，是以凉燠之际，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于鄴，赠司空公，谥曰文献。整解音律，轻财好施，交结名胜，声酒自娱。然贪而好色，为议者所贬。子柔。

柔字子温。少好学，留心仪礼，性强记，至于氏族内外，皆所谙悉。居母丧以孝闻。初为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参军。齐天保初，累迁国子博士。中书令魏收撰魏史，后柔等同其事。柔性专固，自是所闻，收常嫌憚。又参议律令。时议者以为五等爵邑承袭，无嫡子，立嫡孙；无嫡孙，立嫡子弟；园嫡子弟，立嫡孙弟。柔以为无嫡孙，应立嫡曾孙，不应立嫡子弟。议曰：

案《礼》，立嫡以长，故谓长子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为嫡孙，死则曾、玄亦然。然则嫡子之名本为传重。故《丧服》曰：“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与祢也。”《礼》：“公仪仲子之丧，檀弓曰：‘我未之前闻也。’”仲子舍其孙而

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发，微子舍其孙臾而立其弟衍。’”郑注曰：“仲子为亲者讳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权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礼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不，立孙。’”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为嫡孙。故《春秋公羊》之义，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丧服》云：“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小记》云：“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为母无服者，不祭故也。为祖母三年者，大宗传重故也。今议以嫡孙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则为父后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无嫡，故得为父后，则嫡孙之弟，理亦应得为父后，则是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既得为祖服斩，而不得为传重，未之闻也。若用商家亲亲之义，本不应舍嫡子而立嫡孙。若从周家尊尊之文，岂宜舍其孙而立其弟？或文或质，愚用或焉。《小记》云：“嫡妇为舅姑后者，则舅姑为之小功。”注云：“谓夫有废疾、他故，若死无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妇之服。凡父母于子，舅姑于妇，将不传重于嫡，及将所传重者非嫡，服之皆如众子庶妇也。”言死无子者，谓绝世。无子，非谓无嫡子。如其子，焉得云无后？夫虽废疾无子，妇犹以嫡为名。嫡名既在，而欲废其子者如礼何？礼何有损益，革代相沿。必谓宗嫡可得而变者，则为后服斩亦宜有因而改。

七年，卒。柔在史馆未久，勒成之际，志在偏党。《魏书》中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为时论所讥。

整弟宣，字季达。以功封高城县侯，历位都官尚书、卫大将军、沧州刺史。卒，赠太尉公，谥曰武。

刁氏世有荣贵，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

雍族孙双，字子山。高祖薨，晋齐郡太守。薨因晋乱，居

青州之安乐。至双始归本乡。双少好学，兼涉文史，雅为中山王英所知赏。位西河太守。为政清简，吏人安悦。及中山王熙起兵诛元叉，事败，熙弟略投命于双。双藏护周年。时购略甚切，略惧，求送出境。双曰：“会有一死，所难过耳。今遭知己，视死如归，愿不以为虑。”略复苦求南转，双乃遣从子昌送达江左。灵太后反政，知略因双获济，征拜光禄大夫。时略姊饶安主，刁宣妻也，频诉灵太后，乞征略还。朝廷乃以徐州所获俘江革、祖恆二人易之。以双与略有旧，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末，除西兖州刺史。时贼盗蜂起，州人张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双至境，先遣使谕桃弓，陈示祸福，桃弓即随使归罪，双舍而不问。后有盗发之处，令桃弓追捕，咸悉禽获，于是州境清肃。孝庄初，行济州刺史，以功封曲城乡男。孝武初，迁骁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兴和三年，卒，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齐州刺史，谥曰清穆。

辛绍先，陇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晋幽州刺史。父深，仕西凉为骁骑将军。及凉后主歆与沮渠蒙逊战于蓼泉，军败，失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于难。以义烈见称西土。凉州平，绍先内徙，家于晋阳。明敏有识量，与广平游明根、范阳卢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发遂落尽，故常著垂裙阜帽。自中书博士转神部令。

皇兴中，薛安都以彭城归魏。时朝廷欲绥安初附，以绍先为下邳太守。为政不甚皦察，举其不纲而已，唯教人为产御贼之备。及宋将陈显达、萧道成、萧顺之来寇，道成谓顺之曰：“辛绍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于是不历郡境，径屯吕梁。卒于郡，赠并州刺史、晋阳侯，谥曰惠。

子凤达，耽道乐古，有长者之名。卒于京兆王子推国常侍。凤达子祥，字万福。举司州秀才，再迁司空主簿。咸阳王

禧妃，即祥妻之妹也。及禧构逆，亲知多罹尘谤，祥独萧然不预。转并州平北府司马。有白壁还兵药道显，被诬为贼，官属咸疑之。祥曰：“道显面有悲色。察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余，别获真贼。后除郢州龙骧府长史，带义阳太守。白早生之反也，梁遣来援，因此缘淮镇戍，相继降没。唯祥坚城固守。梁又遣将胡武城、陶平虏，于州南金山之上，连营侵逼。祥出其不意，袭之。贼大崩，禽平虏，斩武城，以送京师。州境获全。论功方有赏授，而刺史娄悦耻勋出其下，间之执政，事竟不行。胡贼刘龙驹作逆华州，除祥安定王燮征虏府长史，仍为别将，与讨胡使薛和灭之。卒，赠南青州刺史。

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聪颖，有孝行，尤为祖父绍先所爱。绍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绍先卒，少雍终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礼义，门内之法，为时所重。稍迁司空、高阳王雍田曹参军。少雍清正，不憚强御，积年久讼，造次决之。请托路绝，时称贤明。正始中，诏百官各举所知，高阳王雍及吏部郎中李宪俱以少雍为举首。卒于给事中。

少雍妻王氏，有德义。少雍与从弟怀仁兄弟同居。怀仁等事之甚谨，闺门礼让，人无间焉。士大夫以此称美。子元桓，武定中，仪同府司马。元桓弟逊士，太师开府功曹参军。

凤达弟穆，字叔宗，举茂才，东雍州别驾。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返。敬文病临卒，以杂绌二十匹托穆与敬武。穆久不得见，经二十年，始于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廉信。历东荆州司马，转长史，带义阳太守，领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转汝阳太守。遇水涝人饥，上表请轻租赋。帝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除平原相。征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未发，卒于郡。赠后将军、幽州刺史。

子子馥，字元颖，早有学行，累迁平原相。父子并为此郡，吏人怀安之。元颢入洛，子馥不从。庄帝反政，封三门县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马。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贼盗。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后卒于清河太守。子馥以《三传》经同说异，遂总为一部，传注并出，校比短长。会亡，未就。

韦閼，字友观，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冠族。祖楷，晋长乐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大长秋卿。閼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乱，避地蓊城。太武初，征拜咸阳太守，转武都太守。卒郡。

子范，试守华山郡，赐爵高平男。卒。

范子俊，字颖超，早有学。少孤，事祖母以孝闻。性温和廉让，为州里所称。太和中，袭爵。历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领军于忠矫擅威刑，俊与左仆射郭祚昏嫁，故亦同时遇害。临终，诉枉于尚书元钦，钦知而不敢申理。俊叹曰：“吾一生为善，未蒙善报；常不为恶，今为恶终，悠悠苍天，抱直无诉！”时人咸怨伤焉。熙平元年，追赠洛州刺史，谥曰贞。子子粲。

子粲字晖茂。齐王萧宝夤为雍州刺史，引为府主簿，转录事参军。及宝夤反，子粲与弟子爽执志不从，相率逃免。雍州平，赐爵长安子。普泰中，累迁中书侍郎。孝武帝入关，子粲历行台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谐为镇城都督。元象中，齐神武命将出讨，子粲及道谐俱被获，送于晋阳。子粲累迁南兖州刺史。齐天保初，封西樊县男。后卒于豫州刺史，谥曰忠。

子粲兄弟十三人，并有孝行，居父丧，毁瘠过礼。既葬，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弟荣亮最知名。

荣亮字子昱。博学有文才，德行仁孝，为时所重。历谏议

大夫、卫大将军。卒，赠河州刺史。子纲，字世纪，有操行，才学见称，领袖本州，谓为中正。开皇中，位赵州长史。有子文宗、文英，并知名。

阎从叔道福，父罽，为苻坚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仕坚为东海太守。坚灭，奔江左，仕宋为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领镇北府录事参军。与徐州刺史薛安都谋拥州内附，赐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赠兖州刺史，谥曰简。

子欣宗，以归国勋，别赐爵杜县侯。历位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赠南兖州刺史，谥曰简。

阎从子崇，字洪基。父肃，字道寿，随刘义真度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岁，父卒，母郑氏携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为舅兖州刺史郑羲所器赏。位司徒从事中郎。孝文纳其女为充华嫔，除南颍川太守。不好发擿细事，恆云：“何用小察，以伤大道？”吏人感之，郡中大安。帝闻而嘉赏，赐帛二百匹。迁洛，以崇为司州中正。寻除咸阳王禧开府从事中郎，复为河南邑中正。崇频居衡品，以平直见称。出为乡郡太守，更满应代，吏人诣阙乞留，复延三年。后卒。

子猷之，释褐奉朝请，转给事中、步兵校尉，稍迁前、后将军，太中大夫，卒。

猷之弟休之，贞和自守，未尝言行忤物。历位给事中、河南邑中正、安西将军、光禄大夫。卒。子道建、道儒。

阎族弟珍，字灵智，孝文赐名焉。父子尚，字文叔。位乐安王良安西府从事中郎。卒，赠雍州刺史。

珍少有志操，历位尚书南部郎。孝文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至桐柏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怀附。淮源旧有祠

堂，蛮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晓告曰：“天地明灵，即人之父母，岂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群蛮从约，自此而改。凡所招降七万余户，置郡县而还。以奉使称旨，赐爵霸城子。后以军功，进爵为侯。累迁显武将军、郢州刺史。所在有声绩，朝廷嘉之，迁龙骧将军，赐骅骝二匹，帛五十匹，谷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贫者，谓曰：“天子谓我能抚绥卿等，故赐以谷帛，吾何敢独当。”遂以所赐，悉分与之。

寻转荊州刺史。与尚书卢阳乌征赭阳，为齐将垣历生、蔡道恭所败，免归乡里。临别，谓阳乌曰：“主上圣明，志吞吴会。用兵机要，在于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复不得停耳。”后车驾征邓沔，复起珍为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勰长史。邓沔既平，试守鲁阳郡。孝文复南伐，路经珍郡，加中垒将军，正太守。珍从至清水，帝曰：“朕顷戎车再驾，卿恒翼务中军。今日之举，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鸦险要，非卿无以守也。”因敕还。及孝文崩于行宫，秘匿而还，至珍郡，始发大讳。还，除中散大夫，寻加镇远将军、太尉谘议参军。卒，赠本将军、青州刺史，谥曰懿。

长子纘，字遵彦。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聪敏明辩，为博士李彪所称。再迁侍御中散。孝文每与德学沙门谈论往复，纘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累迁长兼尚书左丞。寿春内附，尚书令王肃出镇扬州，请纘行，为州长史。加平远将军，带梁郡太守。肃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肃为州，复后纘为长史。澄出征之后，梁将姜庆真乘虚攻袭，遂据外郭。虽寻克复，纘坐免官。卒。

纘弟彧，字遵庆，亦有学识。解褐奉朝请，稍迁平远将军、东豫州刺史。绥怀蛮左，颇得其心。蛮酋田益宗子鲁生、鲁贤先叛父南入，数为寇掠。自彧至州，鲁生等咸笇后修敬，不得

为害。彧以蛮俗不识礼仪，乃立太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焉。州境清肃。罢还，遇大将军、京兆王继西征，请为长史。寻以本官兼尚书，为幽、夏行台，以功封阴盘县男。卒，赠抚军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文。子彪袭。孝庄末，为蓝田太守，因仕关西。

彪弟融，以军功赐爵长安伯。稍迁大司马开府司马。融娶司农卿赵郡李瑾女，疑其妻与章武王景哲奸通，乃刺杀之。惧，亦自杀。

弟肱，字遵显，少有志业。年十八，辟州主簿。时属岁俭，肱以家粟造粥，以饲饥人，所活甚众。解褐太学博士。稍迁右军将军，为荆、郢和余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后称肱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肱充南道别将，领荆州骁勇，共为腹背。诏从之。未几，行南荆州事。迁东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田粗僖率众来寇，肱于石羊冈破斩之，以功封杜县子。卒于侍中、雍州刺史，谥曰宣。

长子鸿，字道衍，颇有干用，累迁中书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赐死于家。

杜铨，字士衡，京兆人，晋征南将军预五世孙也。祖胄，苻坚太尉长史。父嶷，慕容垂秘书监，仍侨居赵郡。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玄、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

初，密太后父豹丧在濮阳，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令营护凶事。”浩曰：“京兆为美。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后，于今为诸杜最。”密召见，铨器貌瑰雅，太武感悦，谓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送豹丧柩，致葬鄴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何缘侨居赵郡？”乃延引同属魏

郡。再迁中书侍郎，赐爵新丰侯。卒，赠相州刺史、魏县侯，谥曰宣。子振，字季元。举秀才，卒于中书博士。

振子遇，字庆期，位尚书起部郎。窃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论鄙之。卒于河东太守，赠都官尚书、豫州刺史，谥曰惠。铨族孙景，字宣明，学通经史。州府交辟，不就。

景子裕，字庆延，虽官非贵仕，而文学相传。仕齐，位止乐陵令。齐亡，退居教授，终于家。

子正玄，字知礼，少传家业，耽志经史。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后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进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属吏部选期已过，注色令还。期年重集，素谓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试《官人有奇器》阙并立成，文不加点。素大嗟之，命吏部优叙。曹司以拟长宁王记室参军。时素情背曹官，及见，曰：“小王不尽其才也。”晋王广方镇扬州，妙选府僚，乃以正玄为晋王府参军。后豫章王镇扬州，又为豫章王记室。卒。

正玄弟正藏，字为善，亦好学，善属文。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授纯州行参军。迁梁郡下邑县正。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

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修史，司谷大夫薛道衡奏拟从事，并以见任且放还。九年，从驾征辽，为夫余道行军长史。还至涿郡，卒。

正藏为文迅速，有如宿构。曾令数人并执纸笔，各题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为当时所异。又为《文轨》二十卷，论为文体则，甚有条贯。后生宝而行之，多资以解褐，大行于世，谓之《杜家新书》云。

论曰：宋隐操行贞白，遗略荣名；宣、愔并保退素，咸见征辟，可谓德门者矣。义和以才度见知，迹参顾命，拔萃出类，当有以哉！无子之叹，岂徒羊舌！宗祀不亡，盖其幸也。翻刚鯁自立，猛而断务。世良昆季，雅有家风。道谟卜筮取达，季良累于学浅。刁雍才识恢远，著声立事，礼遇优隆，世有人爵，堂构之义也。辛、韦不殒门风。杜铨所在为重。正玄难兄难弟，信为美哉！

卷第二十七

列传第十五

屈遵 张蒲 谷浑 曾孙楷
公孙表 张济 李先 贾彝 窦瑾 李诩
韩延之 袁式 毛修之 严棱 硃修之
唐和 寇赞 孙俊
郗范 子道元
韩秀 尧暄 孙雄
柳崇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何人也。博学多才艺。慕容垂以为博陵令。道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阳太守崔宏东走海滨。属城长吏，率多逃窜，遵独归道武。道武素闻其名，拜中书令。中原既平，赐爵下蔡子。卒。

子须袭爵。除长乐太守，进爵信都侯。卒，赠昌黎公，谥曰恭。

须长子恆，字长生，沈粹有局量。历位尚书右仆射，加侍中。以破平凉功，赐爵济北公。太武委以大政，车驾出征，常居中留镇。与襄城公卢鲁元俱赐甲第。真君四年，坠马卒。时帝幸阴山，景穆遣使乘传奏状。帝甚悼惜之，谓使人曰：“汝等杀朕良臣，何用乘马？”遂令步归。赠征西大将军，谥曰成公。

子道赐袭爵。道赐善骑射，机辩有辞气，太武甚器之。位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卒，谥曰哀公。

子拔袭爵。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为南部大人。时太武南伐，禽守将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觉，盛之逃。太武令斩之。将伏锧，帝怆然曰：“若鬼有知，长生问其子孙，朕将何以应？”乃赦拔。后献文以其功臣子，拜营州刺史。

张蒲，字玄则，河内修武人也。本名谲。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书，以清方称。蒲少有父风，仕慕容宝为尚书左丞。道武定中山，宝官司叙用，多降品秩。帝既素闻蒲名，仍拜尚书左丞。明元即位，为内都大官，赐爵泰昌子。参决庶狱，私谒不行。后改为寿张子。太武即位，以蒲清贫，妻子衣食不给，乃以为相州刺史。扶弱抑强，进善黜恶，风化大行。卒于官，吏人痛惜之。蒲在谋臣之列，屡出为将，朝廷论之，常以为称首。赠平东将军、广平公，谥曰文恭。子昭袭。以军功进爵修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见称。

谷浑，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褒，弯弓三百斤，勇冠一时。仕慕容垂，位广武将军。浑少有父风，任侠好气，晚乃折节受经业，被服类儒者。道武时，以善隶书为内侍左右。太武时，累迁侍中、仪曹尚书，赐爵濮阳公。浑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然爱重旧故，不以富贵骄人，时人以此称之。在官廉直，为太武所器重。以浑子孙年十五以上，悉补中书学生。卒，谥曰文宣。

子闾，字崇基，袭爵。位外都大官。卒，谥曰简公。子洪，字元孙，位尚书，赐爵荥阳公。性贪奢，仆妾衣服锦绮。时献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给衣服，洪辄截没。为有司所纠，并穷其前后赃罪，伏法。子颖，位太府少卿。卒，赠营州刺史，谥曰贞。子士恢，字绍达，位鸿胪少卿，封元城县侯。太后嬖幸郑

俨，惧绍达间构于帝，因言次，以绍达为州。绍达耽宠，不愿出。太后诬其罪，杀之。

浑曾孙楷。楷有干局，稍迁奉车都尉。眇一目，性甚严忍，前后奉使皆以酷暴为名，时人号曰“瞎武”。累迁城门校尉，卒。

公孙表，字玄元，燕郡广阳人也。为慕容冲尚书郎。慕容垂破长子，从入中山。慕容宝走，乃归，为博士。初，道武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亡灭，表诣阙上《韩非书》二十卷。道武称善。明元初，赐爵固安子。河西饥胡刘武反于上党，诏表讨之。为胡所败，帝深衔之。泰常七年，宋武帝殂。时议取河南侵地，以奚斤为都督，以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表既克滑台，遂围武牢。车驾次汲郡。始昌子苏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军武牢东，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贼不时灭。明元雅好术数，又积前忿，及攻武牢，士卒多伤，乃使人夜就帐中缢杀之。以贼未退，秘而不宣。

初，表与勃海封恺友善，后为子求恺从女，恺不许，表甚衔之。及封氏为司马国璠所逮，帝以旧族，欲原之。表证其罪，乃诛封氏。表外和内忌，时人以此薄之。表本与王亮同营署，及其出也，轻侮亮，故及于死。

第二子轨，字元庆。明元时，为中书郎。出从征讨，补诸军司马。太武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取。帝把手亲探金赐之，谓曰：“卿临财廉，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后兼大鸿胪，持节拜立氏杨玄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轨数玄无蕃臣礼。玄惧，诣郊受命。使还称旨，拜尚书，赐爵燕郡公，出为武牢镇将。初，太武将北征，发驴以运粮，使轨部调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百姓语曰：“驴无强弱，辅脊自壮。”众

共噬之。坐征还。卒。

轨既死，帝谓崔浩曰：“吾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将，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罪也。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丁零渠帅，乘山骂轨。轨怒，取骂轨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倒劈，分磔四支于山树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诛之。”

轨终得娶封氏，生子睿，字叔文。位仪曹长，赐爵阳平公。时献文于苑内立殿，敕中秘群官制名。睿奏曰：“臣闻至尊至贵，莫崇于帝王；天人挹损，莫大于谦光。臣愚以为宜曰崇光。”奏可。卒于南部尚书，谥曰宣。

睿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聪明好学。为尚书左丞，为孝文所知遇。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让之，仕至司直。良以别功，赐爵昌平子。子崇基袭。

轨弟质，字元直，有经义，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太武征凉州，留宜都王穆寿辅景穆。时蠕蠕乘虚犯塞，京师震恐。寿雅信任质，为谋主。质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来，故不设备。由质，几败国。后屡进谗言，超迁尚书。卒，赠广阳侯，谥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庆，位南部尚书，封襄平伯，出为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遗迹可纪，下诏褒述。卒官。孝文在鄴宫，为之举哀。时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为邃服，诏曰：“专古也，理与今违；专今也，太乖曩义。当斟酌两途，商量得失，人吏之情亦不可苟顺也。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可如故。自余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人，为齐衰三月。”子同始袭爵，卒于给事中。

邃、睿为从父兄弟。睿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男，崔氏之婿。

遂母雁门李氏，地望悬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

张济，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骁骑将军。永灭，来奔。道武善之，拜建节将军，赐爵成纪侯。济涉猎书传，清辩善仪容。道武爱之，与公孙表等俱为行人，拜散骑侍郎，袭爵。先是，晋雍州刺史杨佺期乞师于常山王遵以御姚兴。帝遣济为遵从事，即报之。济自襄阳还，帝问济江南事。济曰：“司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强，全无纲纪。佺期问臣：‘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臣答：‘四十余万。’佺期曰：‘魏被甲戎马，可有几匹？’臣答：‘中军精骑十余万，外军无数。’佺期曰：‘以此讨羌，岂不灭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几户于北？’臣答：‘七万余家。’佺期曰：‘都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众，何用城为！’又曰：‘魏帝欲为久都平城？将移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闻朝廷不都山东，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为羌所乘，宁使魏取。’”道武嘉其辞，厚赏其使，许救洛阳。后以累使称旨，拜胜兵将军。卒，子多罗袭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卢奴人。少好学，善占相术。慕容永迎为谋主，劝永据长子城。仕永，位秘书监。永灭，徙中山。皇始初，先于井陘归。道武问先曰：“卿何国人？祖父及身悉历何官？”先曰：“臣本赵郡平棘人。大父重，晋平阳太守、大将军右司马。父懋，石季龙乐安太守、左中郎将。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秘书监、高密侯。”车驾还代，以先为尚书右中兵郎。再迁博士、定州大中正。帝问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

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朕欲集天下书籍，如何？”对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帝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

道武讨姚兴于柴壁也，问计于先。对曰：“兵以正合，战以奇胜。闻姚兴欲屯兵天渡，利其粮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严设伏兵，备其表里，兴欲进不得，住又乏粮。夫高者为敌所栖，深者为敌所囚，兵法所忌。而兴居之，可不战而取。”帝从其计，兴果败归。明元即位，问左右：“旧臣中谁为先帝所亲信？”新息公王洛儿曰：“有李先者，为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论》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诏有司曰：“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自今常宿于内。”赐先绢彩及御马一匹，拜安东将军、寿春侯，赐隶户二十二。卒于内都大官，年九十五。诏赐金缕命服一袭，赠定州刺史、中山公，谥曰文懿。子国袭爵。

国子凤，中书博士。凤子预，字元凯。太和初，历秘书令、齐郡王友、征西大将军长史，带冯翊太守。府解，罢郡，遂居长安。羨古人煊玉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颇有粗黑者，亦篋盛以还。至而观之，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食之，余多惠人。后预及闻者更求玉于故处，皆无所见。冯翊公源怀弟得其玉，琢为器佩，皆鲜明可宝。预服经年，云有效验。而世事寝食，皆不禁节，又加好酒损志。及疾笃，谓妻子曰：“吾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药过也。然吾尸体必当有异，勿速殓，令后人知煊服之妙。”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琯之，口闭。常谓曰：“君自云煊玉有神验，何不受琯？”言讫，齿启纳珠。因噓其口，都无秽气。举敛于棺，坚直不倾委。死时有遗玉屑数升，囊盛纳诸棺中。

先少子皎。天兴中，密问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

他姓邪？”先曰：“国家政化长远，不可纪极。”皎为寇谦之弟子，遂服气绝粒数十年，隐于恆山。年九十余，颜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带，家人异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称其得尸解仙道。

皎孙义徽。太和中，以儒学博通，有才华，补清河王怿府记室。笺书表疏，文不加点，清典贍速，当世称之。又为怿撰《舆地图》及《显忠录》。性好《老庄》，甚嗤释教。灵太后临朝，属有沙门惠怜以咒水饮人，云能愈疾，百姓奔凑，日以千数。义徽白怿，称其妖妄。因令义徽草奏以谏，太后纳其言。元叉恶怿，徙义徽都水使者。俄而怿被害，因弃官隐于大房山。

少子兰，以纯孝著闻，不受辟召。孝昌中，旌表门闾。

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思义徽雅正惇笃，荐其孙景儒，位至奉车都尉。自皇始至齐受禅，百五十岁。先之所言，有明征焉。

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脱略不羁，时人称其为播郎。因以字行于燕、赵焉。善谈论，有宏辩，属文任气，不拘常则。志好隐逸，慕葛洪之为。寻师访道，不远千里。遇高尚则倾盖如旧，见庸识虽王公蔑如。初为道士，中年应诏举，为高唐尉。大业中，将妻子隐于嵩山，号黄冠子。有文集十卷，为学者所称。

贾彝，字彦伦，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广川都亭侯，子孙因家焉。父为苻坚钜鹿太守，坐讞谤系狱。彝年十岁，诣长安讼父获申。远近叹之，金曰：“此子英英，贾谊之后，莫之与京。”弱冠，为慕容垂辽西王农记室参军。道武先闻其名，常遣使者求彝于垂，垂弥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宝来寇，大败于参合，执彝及其从兄代郡太守润等。道武即位，拜尚书左丞，参预国政。天赐末，彝请诣温阳疗疾，为叛胡所

掠，送于姚兴。积数年遁归，又为赫连屈丐所执，拜秘书监，卒。太武平赫连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位中庶子，赐爵阳都男，本州大中正。献文即位，进爵阳都子。时丞相乙浑妻庶姓，而求公主之号，屡言于秀，秀默然。后因公事，就第见浑。浑夫妻同坐，厉色曰：“尔管摄职事，无所不从。我请公主，不应，何意？”秀慷慨大言对曰：“公主之称，王姬之号，尊宠之极，非庶族所宜。秀宁就死于今朝，不取笑于后日。”浑左右莫不失色，为之震惧，秀神色自若。浑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书太医给事杨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浑每欲伺隙陷之。会浑伏诛，遂免难。

时秀与中书令勃海高允俱以儒旧重于时。皆选拟方岳，以询访被留，各听长子出为郡。秀固让不受，许之。自始及终，历奉五帝。虽不至大官，常当机要。廉清俭约，不营资产。年七十三，遇疾，诏给医药，赐几杖。时朝廷举动及大事不决，每遣尚书、高平公李敷就第访决。卒，赠冀州刺史、武邑公，谥曰简。

子俊，字异邻。袭爵，位荆州刺史，依例降爵为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后改为洛州，在重山，人不知学，俊表置学官。在州五载，清靖寡事，为吏人所安。卒，赠兖州刺史。子叔休袭爵。

润曾孙祯，字叔愿，学涉经史，居丧以孝闻。太和中，以中书博士副中书侍郎高聪使江左。还，以母老患，辄在家定省，坐免官。后为司徒谘议参军、通直散骑常侍，加冠军将军。卒，赠齐州刺史。

祯兄子景俊，亦以学识知名，为京兆王愉府外兵参军。愉起逆于冀州，将授其官；不受，死之。赠河东太守，谥曰贞。

景俊弟景與，清峻鯁正，为州主簿，遂栖迟不仕。后葛荣陷冀州，称疾不拜。景與每扞膝而言曰：“吾不负汝。”以不拜荣也。

窦瑾，字道瑜，顿丘卫国人，自云汉司空融之后也。高祖成，顿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学知名，自中书博士为中书侍郎，赐爵繁阳子。参军国谋，屡有功，进爵卫国侯，转四部尚书。初定三秦，人犹去就，拜长安镇将、毗陵公。在镇八年，甚著威惠。征为殿中都官尚书。太武亲待之，赏赐甚厚。从征盖吴，吴平，留瑾镇长安。还京复为殿中、都官，典左右执法。太武叹曰：“国之良辅，毗陵公之谓矣。”出为冀州刺史，清约冲素，著称当时。还为内都大官。兴光初，瑾女婿郁林公司马弥陀以选尚临泾公主，瑾教弥陀辞。托有诽谤咒诅之言，与弥陀同诛，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位濮阳太守，多所受纳。其子僧演奸通人妇，为部人贾邈告，坐免。后以善书拜库部令，卒官。

李诜，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阳人也。曾祖产，产子绩，二世知名于慕容氏。父崇，冯跋吏部尚书、石城太守。车驾至和龙，崇率十余郡归降，太武甚礼之，呼曰李公。为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谥曰襄侯。诜母贱，为诸兄所轻。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贵，吾每观，或未可知。”遂使入都为中书学生。太武幸中书学，见而异之，指谓从者曰：“此小兒终效用于朕之子孙。”因识眄之。帝舅阳平王杜超有女，将许贵戚，帝曰：“李诜后必官达，益人门户，可以妻之。”遂劝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诜必当贵达。杜超之死也，帝亲哭三日。诜以超女婿，得在丧位出入。帝指谓左右曰：“观此人举动，岂不异于众也？必为朕家干事臣。”诜聪敏机辩，强记明察。初，李

灵为文成博士，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诩子祐、尚书段霸兒侄等以为浩阿党其亲戚，言于景穆。以浩为不平，闻之于太武。太武意在诩，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浩对曰：“前亦言诩合选，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诩还，箱子等罢之。”遂除中书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经。

文成即位，诩以旧恩亲宠，迁仪曹尚书，领中秘书，赐爵扶风公。赠其母孙氏为容城君。帝顾群臣曰：“朕始学之岁，情未能专；既总万机，温习靡暇。是故儒道实有阙焉。岂惟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所以爵赏仍隆，盖不遗旧也。”诩免冠拜谢。出为相州刺史。为政清简，百姓称之。诩上疏求于州郡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业。其经艺通明者，上王府。书奏，献文从之。以诩政为诸州之最，加赐衣服。自是遂有骄矜自得之志，受纳人财物，商胡珍宝。兵人告言。尚书李敷与诩少长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劝以奏闻，敷不许。献文闻诩罪状，槛车征诩，拷劾抵罪。敷兄弟将见疏斥，有司讽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诩告列敷等隐罪，可得自全。诩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谓其女婿裴攸曰：“吾与李敷，族世虽远，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劝，昨来引簪自刺，以带自绞，而不能致绝。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为为他死？敷兄弟事衅可知。有冯闾者，先为敷杀，其家切恨之。但呼闾弟问之，足可知委。”诩从其言。又赵郡范标具列敷兄弟事状，有司以闻，敷坐得罪。诏列诩贪冒应死，以纠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为厮役。

诩之废也，平寿侯张说见诩，与语，奇之。谓人曰：“此佳士也，终不久屈。”未几而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用范标陈策计，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使所在委滞，

停延岁月。百姓竞以货赂，各求在前，于是远近大为困弊。道路群议曰：“畜聚敛之人，未若盗臣。”诜弟左军将军璞谓诜曰：“范标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辞，未闻德义之言，但有势利之说。听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贼，所谓谄谀谗慝，贪冒奸佞。不早绝之，后悔无及。”诜不从，弥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标。诜既宠于献文，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寮莫不曲节以事之。标以无功起家拜卢奴令。

献文崩，诜迁司空，进爵范阳公，出为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标知文明太后之忿诜，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诜外叛。文明太后征诜至京师，言其叛状。诜曰：“无之。”引标证诜。诜言：“尔妄云知我，吾又何言！虽然，尔不顾余之厚德，而忍为此，不仁甚矣。”标曰：“公德于标，何若李敷之德于公？公昔忍于敷，标今敢不忍公乎？”诜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贻伊戚，万悔于心，何嗟及矣！”遂见诛。

璞字季直，性醇厚，多识人物。赐爵宜阳侯，太常卿。

韩延之，字显宗，南阳堵阳人，魏司徒暨之后也。仕晋，位建威将军、荊州从事，转平西府录事参军。晋将刘裕伐司马休之，未至江陵，密与延之书招之。延之报书，辞甚激厉，曰：“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其不屈如此。事见《南史宋本纪》。延之以裕父名翹，字显宗，于是己字显宗，名子为翹，盖示不臣刘氏也。后奔姚兴。泰常二年，与司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为武牢镇将，赐爵鲁阳侯。

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之孙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劳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从其言，遂葬宗之墓次。延之后五十

余年而孝文徙都，其孙数家即居于祖墓之北柏谷坞。

袁式，字季祖，陈郡阳夏人，汉司徒滂之后。父深，晋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谿议参军。及刘裕执权，式归姚兴。及姚泓灭，归魏，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土之交。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故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性长者，虽羁旅飘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谿议。至延和二年，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为雍州刺史，诏式与中书侍郎高允俱为从事中郎。辞而获免。

式沈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诂训《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赠豫州刺史，谥肃侯。

子济袭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称。加宁远将军。及宋王刘昶开府，召为谿议参军。

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也。世仕晋。刘裕之平关中，留子义真镇长安，以修之为司马。及义真败，修之没统万。太武平赫连昌，获之。使领吴兵，以功拜吴兵将军。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太武亲待之，累迁尚书，赐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进御膳。从讨和龙，时诸军攻城，行宫人少，宋故将硃修之为云中将军，欲率吴兵为逆。因入和龙，冀浮海南归。以告修之，不听，乃止。是日无修之，大变几作。硃修之遂奔冯弘。修之又以军功，迁特进、抚军大将军，位次崔浩下。

浩以其中国旧门，虽不博洽，犹涉猎书传，与共论说之。次及陈寿《三国志》，云“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得挹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非挟恨之言。

夫亮之相备，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以赵佗为偶，而以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且亮既据蜀，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以不战屈之。智穷势尽，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知难乎？”修之谓浩言为然。后卒于外都大官，谥恭公。

修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为金部尚书，袭爵，转殿中尚书。法仁言声壮大，至于军旅田狩，唱呼处分，振于山谷。卒，赠征东大将军、南郡王，谥曰威。

硃修之者，仕宋为司徒从事中郎。守滑台，为安颉所禽。太武善其固守，以宗室女妻之，以为云中镇将。后奔冯弘。弘送之江南。颉之克滑，宋陈留太守严稜戍仓垣。及山阳公奚斤军至颍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诣斤降。明元嘉其诚款，赐爵郃阳侯，假荆州刺史。随驾南讨，还为上客。及太武践阼，以归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称。卒于家。子幼玉袭。稜旧书有传，今附之云。修之在宋显达，事并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晋西宜安人也。父繇，以凉土丧乱，推凉武昭王霸于河右。及凉亡，和与兄契携其甥武昭王孙宝，避难伊吾。招集人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

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降魏，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至高昌。蠕蠕遣部帅阿若讨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宁。契与阿若战没，和收余众，奔前部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遣使表状。太武嘉之，屡赐之玺书。后和与前部王车伊洛破安周。太武使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

居罗城，拔之。后同征龟兹，度归令和镇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将叛，和径入其城，禽斩乙真伽。由是西域克平，和有力焉。

正平元年，和诣阙。太武优宠之，待以为上客。文成以和归诚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为济州刺史，甚有称绩。征为内都大官。评决狱讼，不加捶楚，察疑获实者甚多，世以是称之。卒，赠征西大将军、太常卿、酒泉王，谥曰宣。

子钦，字孟真，位陕州刺史。降爵为侯。卒，子景宣袭爵。卒于东都太守。

契子玄达，性果毅，有父风。与叔父和归阙，俱为上客，封晋昌公。献文时，位华州刺史。太和十六年，降为侯。子崇，字继祖，袭爵。

寇赞，字奉国，上谷人也，因难徙冯翊万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坚东莱太守。赞弟谦，有道术，太武敬重之，故追赠修之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冯翊公。赐命服，谥曰哀公。诏秦、雍二州为立碑墓。又赠修之母为冯翊夫人，及宗从追赠太守、县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临职者七郡、五县。

赞少以清洁知名。身長八尺，姿容严凝，非礼不动。苻坚仆射韦华，州里高达，虽年时有异，恆以风味相待。华为冯翊太守，召为功曹。后除襄邑令。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赞为主，归魏。拜河南郡太守。其后秦、雍人来奔河南、荥阳、河内者，户至万数，拜赞南雍州刺史、轵县侯，于洛阳立雍州之郡县以抚之。由是流人襁负，自远而至，参倍于前。进赞爵河南公，加安南将军，领南蛮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侨郡以益之。虽位高爵重，接待不倦。

初，赞之未贵，尝从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额上黑子入帻，位当至方伯，封公。”及其贵也，文以百姓礼拜谒曰：

“明公忆畴昔言乎？”延文坐曰：“往时卿言杜琼不得官长，人咸谓不然。及琼为盩厔令，卿犹言相中不见，而琼果以暴疾，未拜而终。昔魏舒见主人儿死，自知己必至公。吾恆以卿言琼之验，亦复不息此望也。”乃赐文衣服良马。赞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誉。年老，求致仕。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太武悼惜之，谥曰宣穆。子元宝袭爵。

元宝弟臻，字仙胜。年十二，遭父忧，居丧以孝称。轻财好士。献文末，为中川太守。时冯熙为洛州刺史，政号贪虐，仙胜微能附之，甚得其意。后为弘农太守。坐受纳，为御史所弹，遂废，卒于家。

子祖训，顺阳太守。祖训弟祖礼。兄弟并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虽久，犹于平生所处堂宇，备设帟帐几杖，以时节开堂列拜；垂涕陈荐，若宗庙焉。吉凶之事，必先后告，远出行反亦如之。祖礼，宣武末为河州刺史。在任数年，遇郤铁勿反，又为城人诣都列其贪状十六条。会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书。畏避势家，承颜候色，不能有所执据。后蛮反于三鸭，为都督追讨，战歿。赠卫大将军、七兵尚书、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礼弟俊。

俊字祖俊。性宽雅，幼有识量，好学强记。性又廉恕，不以财利为心。家人曾卖物与人，而利得绢一匹。俊于后知之，乃曰：“得财失行，吾所不取。”访主还之。以选为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请。大乘贼起，燕、赵扰乱，俊参护军事东讨，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累迁司空府主簿。时灵太后临朝，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宁佛寺，令俊典之。资费巨万，主吏不能欺隐。寺成，又极壮丽。灵太后嘉之，除左军将军。孝昌中，朝议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秩比上郡。前后居职者多有侵隐，乃以俊为之，仍主簿。

永安初，华州人史底与司徒杨椿讼田。长史以椿势贵，皆言椿直，欲以田给椿。俊曰：“史底穷人，杨公横夺其地，若欲损不足以给有余，见使雷同，未敢闻命。”遂以地还史底。孝庄帝后知之，嘉俊守正不挠，拜司马；其附椿者咸责焉。

二年，出为梁州刺史。人俗荒犷，多为盗贼。俊乃令郡县为立庠序，劝其耕桑，敦以礼让。数年之中，风俗顿革。梁遣其将曹琰之镇魏兴，继日板筑。琰之屡扰疆场，边人患之。俊遣长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即梁大将景宗之季弟也。于是梁人惧焉。属魏室多故，州又僻远，梁人知无外援，遂大兵顿魏兴，志图攻取。俊抚厉将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众心也，弗之敢逼。俊在州清苦，不事产业，其子等并徒步而还。吏人送俊，留连于道，久之乃得出界。

大统三年，东魏授俊洛州刺史，俊因此乃谋归阙。五年，将家及亲属四百口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俊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加镇东将军，封安西县男。十七年，加散骑常侍，遂称笃疾，不复朝覲。恭帝三年，赐姓若口引氏。孝闵帝践阼，进爵为子。武成元年，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俊年齿虽高，而志识未衰。教授子孙，必先典礼。明帝尚儒重德，特钦赏之，数加恩赐，思与相见。俊不得已，乃入朝，帝与同席而坐，顾访洛阳故事。俊身長八尺，须鬣皓然，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帝与之谈论，不觉屡为之前膝。及俊辞还，帝亲执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钦尚。乞言之事，所望于公。宜数相见，以慰虚想。”以御輿令于帝前乘出。顾谓左右曰：“如此事，唯积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见重于今，亦将传之万古。”时人咸以为荣。卒年八十二。武帝叹惜之，赠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元。

俊笃于仁义，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丰约，并与之同。少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励与俊结友。俊每造光，常清谈移日。小宗伯卢辩以俊业行俱崇，待以师友之礼。每有闲暇，辄诣俊宴语弥日。恒谓人曰：“不见安西君，烦忧不遣。”其为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仪同大将军、顺阳郡守、洵州刺史、昌国县公。

奉弟颢，少好学，最知名。居丧哀毁。位仪同大将军，掌朝、布宪、典祀下大夫，小纳言，瀋泽郡公。

郗范，字世则，范阳涿鹿人也。祖绍，慕容宝濮阳太守，以郡迎降，道武授兖州监军。父嵩，天水太守。范，太武时，给事东宫。太武践阼，追录先朝旧勋，赐爵永宁男。以奉礼郎奉迁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庙，进爵为子。为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司马。及定三齐，范多进策，白曜皆用其谋，遂表为青州刺史。进爵为侯，加冠军将军，还为尚书右丞。后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范阳公。范前解州还京也，夜梦阴毛拂踝。他日说之。时齐人有占梦者史武进云：“公豪盛于齐下矣。”使君临抚东秦，道光海岱，必当重牧全齐，再禄营丘矣。”范笑答曰：“吾将为卿必验此梦。”果如言。时镇将元伊利表范与外贼交通。孝文诏范曰：“镇将伊利表卿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规陷卿罪，窥觎州任。有司推验，虚实自显，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为算略，勿复怀疑。”还朝，卒京师。谥曰穆。子道元。

道元字善长。初袭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彪为仆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属官坐免。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刺史于劲，顺皇后父也，西讨关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后试守鲁阳郡，道元表立黄序，崇

劝学教。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延昌中，为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蛮人诣阙讼其刻峻，请前刺史寇祖礼。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二人并坐免官。

后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会诸镇叛，不果而还。孝昌初，遣将攻扬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依仆射李平故事。军至涡阳，败退。道元追讨，多有斩获。后除御史中尉。

道元素有严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而不能有所纠正，声望更损。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常匿悦第，时还其家，道元密访知，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

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亭在冈下，常食冈下之井。既被围，穿井十余丈不得水。水尽力屈，贼遂逾墙而入。道元与其弟道闕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宝夤犹遣敛其父子，殡于长安城东。事平，丧还，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111111111

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然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子孝友袭。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历史传，有干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迁长乐相。卒，赠平州刺史。

道慎弟道约，字善礼，朴质迟钝，颇爱琴书。性多造请，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已，多为人所笑弄。坎壈于世，不免饥寒。晚历东莱、鲁阳二郡太守。为政清静，吏人安之。

范弟道峻子恽，字幼和。好学有文才，尤长吏干。举秀才，射策高第。历位尚书外兵郎。行台长孙承业引为行台郎。恽颇兼武用，恒以功名自许。每进计于承业，多见纳用。以功赏魏昌县子。恽在军后求减身官爵，为父请赠，诏授征虏将军、安州刺史。恽后与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阳。尔硃荣称兵赴阙，恽与元珍不从，为荣行台郎中樊子鹄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颇行于世。撰慕容氏书，不成。

子怀则，司空长流参军。

韩秀，字白武，昌黎人也。祖宰，慕容俊谒者仆射。父景，皇始初归魏，拜宣威将军、骑都尉。秀历位尚书郎，赐爵遂昌子。文成称秀聪敏清辩，才任喉舌，遂命出纳王言，并掌机密。行幸游猎，随侍左右。献文即位，转给事中，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延兴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臣会议，佥以为然。秀独曰：“此蹙国之事，非辟土之宜。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邻强寇，而兵人素习，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后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乃从秀议。后为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卒，子务袭爵。

务字道世，性端谨，有吏干。为定州平北长史，颇有受纳，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会赦免。后除龙骧将军、郢州

刺史。务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昔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流也。奇丽之物，有乖风素，可付其家人。”后以诈表破贼，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进号左将军，卒。

尧暄，字辟邪，上党长子人也。本名钟葵，后赐名暄。祖僧赖，道武平中山，与赵郡吕含首来归国。暄聪了，美容貌。为千人军将。太武以其恭谨，擢为中散。后兼北部尚书。于时始立三长，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赐独车一乘，厩马四匹。暄前后从征及出使检案三十许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称。赏赐衣服、彩绢、奴婢等物，赐爵平阳伯。及改置百官，授太仆卿，转大司农。卒于平城。孝文为之举哀，赠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见州城楼观，嫌其华盛，乃令往往毁彻，由是，后更损落。及孝文幸彭城，闻之，曰：“暄犹可追斩。”暄长子洪袭爵。

洪子杰，字永寿。元象中，开府仪同三司、乐城县公。

洪弟遵，位临洮太守。卒，谥曰思。

遵弟荣，位员外散骑侍郎。

子雄，字休武，少骁果，轻财重气。位燕州刺史、平城县伯。随尔硃兆与齐神武战，败于广阿，率所部据定州归神武。其从兄杰为兆沧州刺史，亦遣使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诚款，使杰便为行瀛州事。使雄代杰为瀛州刺史，进爵为公。时禁网疏阔，官司相与聚敛。唯雄义然后取，接下以恩，甚为吏人所怀。

魏孝武帝入关，雄为大都督。随高昂破贺拔胜于穰城，仍除豫州刺史。元洪威据颍川叛。叛人赵继宗杀颍川太守邵招，据乐口，北应洪威。雄讨之，继宗败走。城内因雄之出，据州引西魏。雄复与行台侯景讨平之。

梁将李洪芝、王当伯袭破平乡城，雄并禽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围南荆州。东救未至，雄陷其城。梁以元庆和为魏王，侵扰南境。雄大破之于南顿。寻与行台侯景破梁楚城。豫州人上书，更乞雄为刺史，复行豫州事。

颍州长史贺若统执刺史田迅，据州降西魏。诏雄与广州刺史赵育、扬州刺史是宝，随行台任祥攻之。西魏将怡锋败祥等，育、宝各还，据城降敌。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韦孝宽等攻豫州，雄都督程多宝降之。执刺史冯邕，并雄家属及部下妻子数千口，欲送长安。至乐口，友外兵参军王恒伽、都督赫连俊等从大梁邀之。斩多宝，收雄家口还大梁。雄别破乐口，禽丞伯，进讨县瓠。复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宝为扬州刺史，据项城，义州刺史韩显据南顿。雄一日拔其二城，禽显及长史岳，宝遁走。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仍随侯景平鲁阳，复除豫州刺史。

雄虽武将，性质宽厚，为政举其大纲而已。在边十年，屡有功绩。爱人物，多所施与，亦以此称。兴和四年，卒于鄴，赠司徒，谥曰武恭。子师嗣。

柳崇，字僧生，河东解人也。七世祖轨，晋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须明目，兼有学行。举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转尚书右外兵郎中。于时河东、河北二郡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坂之便，守宰百姓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孝文乃遣崇检断，上下息讼。属荆、郢新附，南寇窥扰，又诏崇持节与州郡经略，加慰喻。还，迁太子洗马、本郡中正。

累迁河中太守。崇初屈郡，郡人张明失马，疑执十余人。崇见之，不问贼事，人别借以温颜，更问其亲老存不，农业多少，而微察其辞色。即获真贼吕穆等二人，余皆放遣。郡中畏

服，境内帖然。卒于官，赠岐州刺史，谥曰穆。崇所制文章，寇乱遗失。长子庆和，性沉静，不竞于时。位给事中、本郡中正，卒。庆和弟楷，字士则。身長八尺，善草书，颇涉文史。位抚军司马。

论曰：屈遵学知机。恆乃局量受委。张蒲、谷浑，文武为用，人世仍显，不亦善乎？公孙表初则一介见知，终以轻薄致戾。轨始受探金之赏，末陷财利之嫌，鲜克有终，固不虚也。张济使于四方，有延誉之美。李先学术嘉谋，荷遇三世。贾彝早播时誉。秀则不畏强御。窦瑾、李诜，时曰良干。瑾以片言疑似，诜以夙故猜嫌，而婴合门之戮，良可悲也。韩延之忠于所事，有国土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脩之晚著诚款。唐和万里慕义。寇赞诚信见嘉。酈范智器而达。道元遭命，有衔须之风。韩秀议边，得馭远之算。尧暄聪察致位，礼加存没。构崇素业有资，器行仍世。盛矣乎！

卷第二十八

列传第十六

陆俟 源贺 曾孙彪 玄孙师 师从叔雄
刘尼 薛提

陆俟，代人也。曾祖干，祖引，世领部落。父突，道武初帅部人从征伐，数有战功，位离石镇将、上党太守、关内侯。俟少聪慧。明元践祚，袭爵关内侯，位给事中，典选部、兰台事，当官无所挠。太武征赫连昌，诏俟督诸军镇以备蠕蠕。与西平公安颉攻克武牢，赐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时考州郡，唯俟与河内太守丘陈为天下第一。转武牢镇大将。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复转为安定镇大将，追讨崖等，皆获之。迁怀荒镇大将。末期，诸高车莫弗惧俟严急，请前镇将郎孤。太武许之。征俟，至京朝见，言不过周年，孤身必败，高车必叛。帝疑不实，切责之，以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孤以叛。帝闻之大惊，召俟问其故。俟曰：“夫高车之俗，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莅以威严，节之宪网，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临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既无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愆。怨愆既多，败乱彰矣。”帝叹曰：“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即日复除散骑常侍。

帝征蠕蠕，破凉州，常随驾别督辎重。又与高凉王那复渡河南略地。仍迁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俟独不许，曰：“若不斩吴，恐长安之变未已。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众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诸将咸曰：“今获其二叔，唯吴一人，何所复至？”俟曰：“诸君不见毒蛇乎？不断其头，犹能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遗其类，可乎？”遂舍吴二叔，与之期。及期，吴叔不至，诸将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独决，皆此类也。迁内都大官。

安定卢水刘超等叛，太武以俟威恩被关中，诏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诸军，镇长安。帝曰：“超等恃险，不顺王命，朕若以重兵与卿，则超等必合为一；若以轻兵与卿，则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于是俟单马之镇。既至，申扬威信，示以成败，超犹无降意。俟乃率其帐下见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当以弓马相待；三百人以内，当以酒食相供。”乃将二百骑诣超。超备甚严，遂纵酒，尽醉而还。后伪猎，诣超。与士卒约曰：“今会发机，当以醉为限。”俟乃诈醉，上马大呼，斩超首。士卒应声纵击，遂平之。帝大悦，征拜外都大官。

文成践祚，以子丽有定策勋，进爵东平王。薨，年六十七，谥成王。有子十二人。

长子翊，多智，有父风。文成见而悦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是复逾于父矣！”少为内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与，每能逆晓人意。与其从事者无不爱之。兴安初，赐爵聊城侯。出为相州刺史，假长广公。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

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是发奸擿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在州七年，家至贫约。征为散骑常侍，百姓乞留翊者千余人。献文不许，谓群臣曰：“翊之善政，虽古人何以加之。”赐绢五百匹，奴婢十口。翊之代还也，吏人大敛布帛以遗之。翊皆不受，人亦不取，于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长广公寺。后袭父爵，改封建安王。

时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附，新人犹怀去就。翊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翊皆免之。百姓欣悦，人情乃定。车驾讨蠕蠕，诏翊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及献文将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云、陇西王源贺并固谏。翊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乃解。诏曰：“翊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翊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孝文。延兴四年薨，赠以本官，谥曰贞王。翊有六子，琇、凯知名。

琇字伯琳，翊第五子也。母赫连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妇德。翊有以爵传琇之意。琇年九岁，翊谓之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今已年老，属汝幼冲，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幼！”翊奇之，遂立琇为世子。翊薨，袭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读书。以功臣子孙，为侍御长，累迁祠部尚书、司州大中正。会从兄睿事，免官。景明初，试守河内郡。咸阳王禧谋反，令子昙和等先据河内。琇闻禧反，斩昙和首。时以琇不先送昙和，禧败始斩，责其通情，徵诣廷尉。少卿崔振穷罪状，案琇大逆。陆宗大小，咸见收捕。会将赦，先毙于狱。琇弟凯仍上书诉冤，宣武诏复琇爵，子景诈袭。

凯字智君，谨重好学。位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凯在

枢要十余年，以忠厚见称。后遇患，频上书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号为良吏。

初，孝文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常与规谋，共论政事。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宠彼而疏国戚旧人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凯亦被收，遇赦乃免。凯痛兄之死，哭无时节，目几失明，诉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复琇官爵。凯大喜，置酒集诸亲曰：“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计耳，今愿已遂。”以其年卒，赠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惠。

长子，字道晖，与弟恭之并有时誉。洛阳令贾祜见其兄弟，叹曰：“仆以老年，更睹双璧。”又尝兄弟共候黄门郎孙惠蔚。谓诸宾曰：“不意二陆，复在坐隅。吾德谢张公，无以延誉。”位尚书右户、三公郎，坐事免。后除伏波将军。卒，赠冠军、恆州刺史。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及《七诱》、《十醉》，章表数十篇。与恭之晚不和睦，为时所鄙。

子元规位尚书郎。元规子拨，阴阳律历，多所通解，位并州长流参军。

恭之字季顺，有操尚，位东荆州刺史。赠吏部尚书，谥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诗赋凡千余篇。子晔，字仁崇，笃志文学，《齐律》序则仁崇之词。位终通直散骑常侍。弟宽，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诏文林馆。宽兄弟并有才品，议者称为三武。

翊弟归，位东宫舍人、驾部校尉。子珍，夏州刺史，赠太仆卿，谥曰静。

珍子旭，性雅淡，好《易》、纬候之学，撰《五星要决》及《两仪真图》，颇得其指要。太和中，征拜中书博士，稍迁散骑常侍。知天下将乱，遂隐于太行山，屡征不起。卒后，赠

并、汾、恆、肆四州刺史。子腾。

腾字显圣，少慷慨有大节。从尔硃荣平葛荣，以功赐爵清河县伯。稍迁通直散骑常侍。及孝武西迁，时使青州，遂留鄴，为阳城郡守。

大统九年，大军东讨阳城，被执。周文帝释而与语，腾盛论东州人物，又叙述时事，辞理抑扬。周文叹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帐内大都督。未几，除太子庶子，迁武卫将军。腾既为周文所知，国欲立功，不愿内职。

及安康贼黄众宝等作乱，攻围东梁州。城中粮尽，诏腾率军大破之。军还，拜龙州刺史。使通江油路，直出南秦。周文谓曰：“此是卿取柱国之日。”即解所服金带赐之。州人李广嗣、李武等凭据岩险，历政不能制。腾密令多造飞梯，夜袭破之，执广嗣等于鼓下。其党有任公忻，围逼州城，请免广嗣及武，即散兵请罪。腾谓将士曰：“吾不杀广嗣等，可谓堕军实而长寇仇。”即斩广嗣及武，以首示之。于是出兵奋击，尽获之。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江州刺史，进爵上庸县公。陵州木笼獠恃险，每行抄劫，诏腾讨之。獠因山为城，攻之未可拔。腾遂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伎，示无战心。诸贼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腾知其无备，遂纵兵讨击，尽杀破之。

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夏并反，攻破郡县，腾率兵讨平之。及齐公宪作镇于蜀，以腾为隆州刺史，令宪入蜀兵马镇防，皆委腾统摄。赴公招代宪，复请留之。迁隆州总管，领刺史。

保定二年，资州石槃人反，杀郡守，据险自守，州军不能制。腾率军讨击，尽破斩之。而蛮子反，所在蜂起，山路险阻，难得掩袭。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獠畏威，承风请服。

所开之路，多得古铭，并是诸葛亮、桓温旧道。是年，铁山獠抄断内江路，使驿不通。腾乃进军讨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纳降附者三万户。帝以腾母在齐，未令东讨。适有其亲属自齐还朝者，晋公护奏令告腾云：“齐已诛公母兄。”盖欲发其怒也。腾乃发哀泣血，志在复仇。四年，齐公宪与晋公护东征，请腾为副。赵公招时在蜀，复欲留之。晋公护与招书，于是令腾驰传还朝，副宪东伐。

天和初，信州蛮、蜑据江硤反叛，连结二千余里，又诏腾讨之。腾沿江南而下，军至汤口，分道奋击，所向摧破。乃筑京观，以旌武功。涪陵郡守兰休祖又阻兵为乱，方二千余里。复诏腾讨之，巴蜀悉定，诏令树碑纪功绩焉。腾自在龙州至是，前后破平诸贼，凡赏得奴婢八百口，马牛称是。

四年，迁江陵总管。陈遣其将章昭达围江陵，卫王直闻有陈寇，遣大将军赵闾、李迁哲等率步骑赴之，并受腾节度。时迁哲等守外城，陈将程文季、雷道勤夜来掩袭，迁哲等惊乱，不能抗御。腾夜遣开门奋击，大破之。陈人奔溃，道勤中流矢而毙。陈人决龙川宁朔堤，引水灌江陵城。腾亲率将士，战于西堤，破之，陈人乃遁。加位柱国，进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征拜大司空，寻出为泾州总管。宣政元年冬，薨于京师，赠太尉公，谥曰定。子玄嗣。

玄字士鉴，入关时，年七岁。仕齐为奉朝请、成平县令。齐平，武帝见玄，特加劳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为隋文帝相府内兵参军。

玄弟融，字士倾，最知名，少历显职。大象末，位至大将军、定陵县公。

弟丽，少以忠谨，入侍左右，太武特亲昵之。举动审慎，初无愆失。赐爵章安子，稍迁南部尚书。太武崩，南安王余立。

既而为中常侍宗爱等所杀。百寮忧惶，莫知所立。丽首建大议，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源贺、羽林中郎刘尼奉迎文成于苑中而立之。社稷获安，丽之谋也。由是受心膺之任，在朝者无出其右。兴安初，封平原王。丽频让，不听，乃后以让父。文成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俟为东平王。丽寻迁侍中、抚军大将军、司徒公，复其子孙，赐妻妃号。丽以优宠既频，固辞不受，帝益重之。领太子太傅。丽好学爱士，常以讲习为业。甚孝，遭父忧，毁瘠过礼。

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丽疗疾于代郡温泉，闻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宫车晏驾，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人誉，虑有不测之祸。”丽曰：“安有闻君父之丧，方虑祸难！”便驰赴。初，乙弗浑悖傲，每为不法，丽数诤之，由是见忌，害之。谥曰简王，陪葬金陵。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丽配飨庙庭。

丽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长子定国，杜氏所生；次睿，张氏所出。

定国在襁抱，文成幸其第，诏养宫内。至于游止，常与献文同处。年六岁，为中庶子。及献文践祚，拜散骑常侍，赐封东郡王。定国以承父爵，辞，不许。又以父爵让弟睿，乃听之。俄迁侍中、仪曹尚书，转殿中尚书。前后大驾征巡，擢为行台，录都曹事，超迁司空。定国恃恩，不循法度，延兴五年，坐事免官爵为兵。大和初，复除侍中、镇南将军、秦益二州刺史，复王爵。八年，薨于州。赠以本官，谥曰庄王。

子昕之，字庆始，风望端雅。袭爵，例降为公。尚献文女常山公主，拜驸马都尉，历通直郎。景明中，以从叔琇罪，免官。寻以主婿，除通直散骑常侍。历亮、青二州刺史，并有政绩。转安北将军、相州刺史。卒，赠镇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惠。初，定国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娶范阳卢度世女，

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嫡妾不分。定国亡后，两子争袭父爵。仆射李冲有宠于时，与度世子伯源婚亲相好。冲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职位赫弈。安保沈废贫贱，不免饥寒。昕之容貌柔谨，孝文以其主婿，特垂昵眷。宣武时，年未四十，频抚三籓，当世以此荣之。昕之卒后，母卢悼念，伤过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称。神龟初，与穆氏琅邪长公主并为女侍中。又性不妒忌，以昕之无子，为纳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无男，以昕之从兄希道第四子子彰为后。

子彰字明远，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后，事公主尽礼。丞相、高阳王雍常言曰：“常山妹虽无男，以子彰为儿，乃过自生矣。”正光中，袭爵东郡公，累迁给事黄门侍郎。子彰妻即咸阳王禧女。禧诛，养于彭城王第，庄帝亲之，略同诸姊。建义初，尔硃荣欲循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郡王。寻而诏罢，仍复先爵。天平中，拜卫将军、颍州刺史，以母忧去职。元象中，以本将军除齐州刺史，又加骠骑将军，行怀州事，转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将军并如故。一年历三州，当世荣之。还朝，除卫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行瀛州事。寻拜侍中，复行沧州事。进号骠骑大将军。行冀州事。除侍读，兼七兵尚书，行青州事。

子彰初为州，以聚敛为事，晚节修改，自行青、冀、沧、瀛，甚有时誉。加以虚己纳物，人士敬爱之。除中书监。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文宣。子彰崇好道术，曾婴重病药中须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训六子，雅有法度。子仰。

仰字云驹，少机悟，美风神。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五经》多通大义。善属文，甚为河间邢邵所赏。劭又与子彰交游，尝谓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为群拜纪可乎？”

由是名誉日高，雅为搢绅所推许。起家员外散骑侍郎，历文襄大将军主簿、中书舍人、兼中书侍郎，以本职兼太子洗马。自梁、魏通和，岁有交聘，仰每兼官宴接。在席赋诗，仰必先成，虽未能尽工，以敏速见美。除中书侍郎，修国史。以父忧去职。居丧尽礼，哀毁骨立，诏以本官起。文襄时镇鄴，嘉其至行，亲诣门以慰勉之。

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蓝田，高明妇人也。甚有志操。仰昆季六人，并主所出，故邢邵常谓人云：“蓝田生玉，固不虚矣。”主教训诸子，皆以义方。虽创巨痛深，出于天性；然动依礼度，亦母氏之训焉。仰兄弟相率庐于墓侧，负土成坟。朝廷所嗟尚，发诏褒扬，改其所居里为孝终里。服竟，当袭，不忍嗣侯。使迄未应受。

齐天保初，常山王荐仰器干，文宣面授给事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为清都尹，辟为邑中正，食贝丘县干。遭母丧，哀慕毁悴，殆不胜丧，遂至沈笃，顿伏床枕，又成风疾。第五弟抔遇疾，临终，谓其兄弟曰：“大兄尅病如此，性至慈爱，抔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声必不可闻彻，致有感动。”家人至于祖载，方始告之。仰闻而悲痛，一恸便绝。年四十八。

仰自在朝行，笃慎周密。不说人短，不伐己长，言论清远，有人伦鉴裁，朝野甚悲惜之。赠卫将军、青州刺史，谥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于世。齐之郊庙诸歌，多仰所制。

子义字旦，袭爵始平侯。义聪敏博学，有文才，年十九举司州秀才。历秘书郎、南阳王文学、通直散骑侍郎，待诏文林馆，兼散骑侍郎。迎陈使，还，兼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义于《五经》最精熟，馆中谓之石经。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对，有陆义。”

仰第二弟骏，字云骧。自中书舍人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卒于东广州刺史。

骏弟查，字云迈，亦历中书舍人、黄门常侍，假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为寇所围。经百余日，就加开府仪同三司。城中多疫疠，死者过半，人无异心。遇疾卒。及城陷，陈将吴明彻以查有善政，吏人所怀，后陈主，还其尸，家累贓物无所犯。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子玄卿，位尚书膳部郎。

查弟騫，字云仪，亦历中书舍人、黄门常侍。武平末，吏部郎中。

騫弟抔，字云征，好学有行检，卒于著作佐郎。

抔弟彦师，字云房，少以行检称。及长好学，解属文。魏襄城王元旭引为参军事，以父艰去职。哀毁殆不胜丧，与兄仰庐于墓次。乡人重之，皆就墓侧存问；晦朔之际，车马不绝。中书令河间邢邵表荐之。未报，彭城王浹为司州牧，召补主簿。后历中外府东阁祭酒。兄仰当袭父始平侯，以彦师昆弟中最幼，表让封焉，彦师固辞而止。世称友悌孝义，总萃一门。为中书舍人、通直散骑侍郎。每陈使至，必高选主客，彦师所对接者，前后六辈。历中书、黄门侍郎。后以不阿宦者，遇谗，出为中山太守，有惠政。数年，征为吏部郎中、散骑常侍，又拜银青光禄大夫，假仪同三司，行郑州刺史，寻除给事黄门侍郎。武平末，车驾如晋阳，北平王镇鄴，委彦师留台机密，以重慎见知。周武帝平齐，授彦师下大夫，转少纳言，赐爵临水县男。及隋文为丞相，彦师遇疾，请假还鄴。尉迟迥将为乱，彦师知之，遂将妻子潜归长安。文帝嘉之，授内史下大夫，拜上仪同。及帝受禅，拜尚书左丞，进爵为子。彦师素多病，未几，以务剧病动，乞解所职，有诏听以本官就第。岁余，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

论者美之。后复以病出为汾州刺史，卒官。

睿字思弼，年十余，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时孝文尚未改北人姓，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睿婚，自东徐还经鄴，见李彪，甚敬悦之。仍与趣京，以为馆客。后为北征都督，击蠕蠕，大破之。迁侍中、都曹尚书。时蠕蠕又犯塞，诏睿讨之，追至石碛，禽其帅赤阿突等数百人。还，加散骑常侍，迁尚书左仆射，领北部尚书。

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丽勋著前朝，封睿钜鹿郡公。寻为使持节、镇北大将军、尚书令、卫将军，讨蠕蠕，大破之而还。以母忧解。孝文将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将军。睿固辞，请终情礼，敕有司敦喻不许。复除使持节、都督恆州刺史，行尚书令。时车驾南征，上表谏，帝不从。睿又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太师冯熙葬，坐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寻进号征北大将军。以有顺迁之表，加邑四百户。时穆泰为定州刺史，以疾病，请恆州自效，乃以睿为定州刺史。未发，遂与泰等同谋构逆，赐死狱中。听免孥戮，徙其妻子于辽西。

睿长子希道，字洪度。有风貌，美须髯，历览经史，颇有文致。初拜中散，迁通直郎。坐父事，徙于辽西。于后得还，从征自效，以军功赐爵淮阳男，拜谏议大夫。累迁前将军、郢州刺史。希道善于驭边，甚有威略。转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卒官，赠抚军将军、定州刺史。

希道有六子：士懋字元伟。天平中以其曾祖丽有翼戴之勋，诏特复钜鹿郡公，令士懋袭。位营州刺史。士懋弟士宗，字仲彦，尚书左外兵郎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玺郎中。建义初，并于河阴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继叔昕之。士沈弟士廉，

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长史。永安末，尔硃世隆攻陷州城，见害。士廉弟士佩，字季伟，武定中，安东将军、司州从事。

希道弟希悦，尚书外兵郎中。丽季弟骐驎，侍御中散，转侍御史。太和初，新平太守。子高贵，孝昌中，兖州镇东府法曹参军。

高贵子操，字仲志，高简有风格，早以学业知名，雅好文。操仕魏，兼散骑常侍聘梁。使还，为廷尉卿。齐文襄为世子，甚好色，崔季舒为掌媒焉。薛氏寘书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辞，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须知罪状。”世子怒，召操，命刀环筑之，更令科罪。操终不挠，乃口责之。后徙御史中丞。天保中，卒于殿中尚书。子孔璋，武平中，卒于高阳太守。

高贵弟孟远，位奉朝请。孟远子概之，位司农卿。

概之子爽，字开明。少聪敏，年九岁就学，日诵二千余言。齐尚书仆射杨遵彦见而异之曰：“陆氏世有人焉。”仕齐，位中书侍郎。齐灭，周武帝闻其名，与阳休之、袁叔德等俱征入关。诸人多将輜重，爽独载数千卷书。至长安，授宣纳上士。隋文帝受禅，频迁太子洗马，与左庶子宇文恺等撰《东宫典记》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学有口辩，陈人至境，常令迎劳。卒官，赠上仪同、宣州刺史。

子法言，敏学有家风，释褐承奉郎。初，爽之为洗马，常奏文帝云：“皇太子诸子未有嘉名，请依《春秋》之义，更立名字。”上从之。及太子废，上追怒爽曰：“我孙制名，宁不自解？陆爽乃尔多事！扇惑于勇，亦由此人。其身虽故，子孙并宜屏黜，终身不齿。”法言竟坐除名。

源贺，西平乐都人，私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盘所灭，贺自乐都奔魏。贺伟容貌，善风仪。太武素闻

其名。及见，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谓曰：“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从击叛胡白龙，又讨吐京胡，皆先登陷阵。以功进号平西将军。太武征凉州，以为乡导，问攻战之计。贺曰：“姑臧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臣祖父旧人。臣愿军前宣国威信，必相率请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贺招慰，下三万余落。及围姑臧，由是无外虑，故得专力攻之。凉州平，以功进爵西平公。又从征蠕蠕，击五城吐京胡，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从驾临江，为前锋大将，善抚士卒，加有料敌制胜之谋。

贺为人雄果，每遇强寇，辄自奋击，帝深诚之。贺本名破羌，是役也，帝谓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实，何可滥也？”赐名贺焉。拜殿中尚书。南安王余为宗爱所杀，贺部勒禁兵，静遏外内，与南部尚书陆丽决议定策，翼戴文成。令丽与刘尼驰诣苑中奉迎，贺营中为内应。俄而丽抱文成，单骑而至。及即位，贺有力焉。以定策勋，进爵西平王。及班赐百寮，敕贺任意取之，辞以江南未宾，汉北不款，府库不宜致匮。固使取之，唯取戎马一疋。

时断狱多滥。贺上书曰：“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所以绝罪人之类，彰大逆之辜。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侄在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恶，计所不及。臣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官。”帝纳之。

出为冀州刺史，改封陇西王。既受除，上书曰：“臣闻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命；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难以尽恕。权其轻重，有可矜恤。今勅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其在疆场，犹须戍防。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

罪，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是则已断之体，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渐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几在兹。”帝喜纳之，已后入死者，皆恕死徙边。久之，帝谓群臣曰：“昔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充北藩诸戍。自尔至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济命之理既多，边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贺，朕临天下，复何忧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进此计，非圣明不能纳此言。”

贺之临州，鞠狱以情，徭役简省，清约宽裕，甚得人心。时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有司以闻。文成曰：“贺保无此。”乃精加讯检，华果引诬。乃遣使慰勉之。帝顾左右曰：“贺忠诚，尚致诬谤，其不若是者，可无慎乎！”时考殿最，贺政为上第，赐衣马器物，班宣天下。后征拜太尉。蠕蠕寇边，贺从驾讨破之。及献文将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时贺都督诸军事屯漠南，乃驰传征贺。贺至，正色固执不可。即诏持节奉皇帝玺绶以授孝文。是岁，河西叛，敕遣贺讨之，多所降破。贺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旧说，略采至要，为十二陈图，上之，献文览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诸军屯漠南。

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请募诸州镇有武勇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振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蓄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事为便。不可岁常举众。事寝不报。

上书称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许之。朝有大议，皆就询访，又给衣药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疗疾于温汤。孝文、文明

太后遣使屡问消息，太医视疾。患笃，还于京师。乃遗令诸子曰：“吾顷以老患辞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母傲吝，母荒怠，母奢越，母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约以临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赍，足申孝心，罍灵明器，一无用也。”三年，薨，赠侍中、太尉、陇西王印绶，谥曰宣王。赐輓轎车及命服、温明秘器，陪葬金陵。

长子延，性谨厚，少好学，位侍御中散，赐爵广武子。卒，赠凉州刺史，广武侯，谥曰简。子鳞袭。

延弟思礼，后赐名怀，谦恭宽雅有大度。文成末，为侍御中散。父贺辞老，诏受父爵。后持节督诸军屯于漠南，蠕蠕甚惮之。还，除殿中尚书，出为长安镇将、雍州刺史。清俭有惠政，善抚恤，劫盗息止。复拜殿中尚书，加侍中，参都曹事。又督诸军征蠕蠕，六道大将，咸受节度。迁尚书令，参议律令。后便降为公。除司州刺史。又从驾南征，加卫大将军，领中军事。以母忧去职，赐帛三百匹，谷一千石。车驾幸代，诏使者吊慰。

景明二年，除尚书左仆射，加位特进。时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肆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犯罪，不问轻重，藏窜者，悉皆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怀乃奏曰：“谨案条例，逃吏不在赦限。窃惟圣朝之恩，事异前宥，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况有未发，而仍遣边戍？案守宰犯罪，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怀重奏曰：“臣以为法贵经通，政尚简要，刑宪之设，所以网罗罪人，苟理之所备，不在繁典。伏寻条例，勋品以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按事条，侵官败法，专

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求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于下，育物有差，惠罚不等。又谋逆滔天，经恩尚免，吏犯微罪，独不蒙赦，使大宥之经不通，开生之路致壅；进违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践天官，老荷枢要，每见诉讼，出入嗟苦，辄率愚见，以为宜停。”书奏，宣武纳之。其年，除车骑大将军、凉州大中正。

怀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东庙为贼臣宗爱所贼。时高宗避难，龙潜苑中，宗爱异图，神位未立。先臣贺与长孙渴侯、陆丽等奉迎高宗，纂徽宝命。丽以扶负圣躬，亲所见识，蒙授抚军、司徒公、平原王。兴安二年，追论定策之勋，进先臣爵西平王。皇兴季年，显祖将传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时都督诸将屯于武川，被征诣京，特见顾问。先臣固执不可，显祖久乃许之，遂命先臣持节授皇帝玺绶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丽息睿状秘书，称其亡父与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录，封睿钜鹿郡开国公。臣时丁艰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临发奉辞，面奏先帝，申先臣旧勋。时蒙敕旨，但赴所临，寻当别判。至二十一年，车驾幸雍，臣复陈闻。时蒙敕旨，征还当授。自宫车晏驾，遂尔不申。窃惟先臣，远则授立高宗，宝历不坠；近则陈力显祖，神器有归。如斯之勋，超世之事也。丽以父功，而获山河之赏；臣有家勋，不沾茅土之锡。得否相悬，请垂裁处。”诏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授北冯翊郡开国公，食邑九百户。”

又诏为使持节，加侍中、行台，巡行北边六镇，恆、北、朔三州，赈给贫乏，兼采风谣，考论殿最，事之得失，先决后闻。自京师迁洛，边朔遥远，加以连年旱俭，百姓困弊。怀衔

命抚导，存恤有方，便宜运转，有无通济。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劲兄子祚与怀宿昔通婚，时为沃野镇将，颇有受纳。将入镇，祚郊迎道左，怀不与相闻，即劾祚免官。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少旧，亦贪秽狼籍。置酒请怀，曰：“命之长短，由卿之口，岂可不相宽贷？”怀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非鞫狱之所也。明日公庭，始为使人检镇将罪状之处。”尼须挥泪而已，无以对之。既而怀表劾尼须。其奉公不挠，皆此类也。时百姓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所上事宜，便于北边者，凡三十余条，皆见嘉纳。

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趣沃野、怀朔，南寇恆、代。诏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徵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又诏怀子直寝徵随怀北行。诏赐马一匹、细铠一具、御槊一枚。怀拜受既讫，乃于其庭，跨鞍执槊，跃马大呼。顾谓宾客曰：“气力虽衰，尚得如此。蠕蠕虽畏壮轻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庙胜之规，总骁捍之众，足以擒其酋帅，献俘阙下耳。”时年六十一。怀至云中，蠕蠕亡遁。旋至恆、代，乃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宣武并从之。卒，赠司徒公，谥曰惠。

怀性宽简，不好烦碎。恆语人曰：“为政贵当举纲，何必须太子细也！如为屋，但外望高显，楹栋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饮酒，而喜以饮人。好接宾客，雅善音律，虽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丝竹。

子子邕，字灵和。少好文雅，笃志于学，推诚待士，士多归之。累迁夏州刺史。时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首为反乱，统万逆徒，寇害应接。子邕婴城自守，城中粮尽，煮马皮而食之。

子邕善绥抚，无有离贰。以饥馑转切，欲自出求粮，留子延伯据守。僚属金云，未若弃城俱去，更展规略。子邕泣请于众曰：“吾世荷国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东夏运粮。延伯与将士送出城，哭而拜辞，三军莫不呜咽。子邕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执。乃密遣人赍书间行与城中云：“大军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邕虽被囚束，雅为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礼事之。子邕为陈安危祸福之端，劝阿各拔令降。将从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总部众，竟随子邕降。时北海王颢为大行台，子邕具陈诸贼可灭状。颢给子邕兵，令其先出。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子邕转战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乃平东夏。徵税租粟，运粮统万，于是二夏渐宁。及萧宝夤等为贼所败，关右骚扰，时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马并夏州募义人，鼓行南出。贼帅康维摩守锯谷，断绝棠桥。子邕与战，大破之，禽维摩。又攻破贼帅契官斤于杨氏堡。出自西夏，至于东夏，转战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问。除兼行台尚书。复破贼帅纥单步胡提于曲沃，明帝玺书劳勉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贼率宿勤明达子阿非军，多所斩获。除给事黄门侍郎，封乐平县公。

以葛荣久逼信都，诏子邕为北讨都督。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鄴反，敕子邕与都督李神轨先讨平之。改封阳平县公。遂与裴衍发鄴，讨葛荣。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刺史，与裴衍俱进。子邕战败而歿，赠司空，谥曰庄穆。

子邕弟子恭，字灵顺，聪敏好学。稍迁尚书北主客郎，摄南主客事。时梁亡人许周自云梁给事黄门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为真伪难辨，请下徐、杨二州密访。周果以罪归阙，诈假职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铁勿反，诏子恭为行台讨之。子恭示以威恩，两旬间悉降。朝廷嘉之。正光元年，为行台左

丞，巡北边。转为起部郎中。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求加经综。书奏，从之。稍迁豫州刺史。频以军功，加镇南将军，兼尚书行台。元颢之入洛也，加子恭车骑将军；子恭不敢拒之，而频遣间使参庄帝动静。未几，颢败，车驾还洛，录前后征讨功，封临颖县侯，侍中。

尔硃荣之死也，世隆、度律断据河桥，诏子恭为都督以讨之。寻而太府卿李苗夜烧河桥，世隆退走，以子恭兼尚书仆射，为大行台、大都督。节闵帝初，以预定策勋，封临汝县子。永熙中，入为吏部尚书。以子恭前在豫州战功，追赏襄城县男。又论子恭余效，封新城县子。子恭寻表请转授第五子文盛，许之。

天平初，除中书监。三年，拜魏尹，又为齐神武王军司。卒，赠司空公，谥曰文献。子彪。

彪字文宗，学涉机警，少有名誉。魏永安中，以父功赐爵临颖县伯。天平四年，为凉州大中正。及齐文襄摄选，沙汰台郎，以文宗为尚书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迁泾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边境之和，为邻人所钦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迁秦州刺史，乘传之府，特给后部鼓吹。时李贞聘陈，陈主云：“齐朝还遣源泾州来在瓜步，真可谓通和矣。”武平三年，授秘书监。

陈将吴明彻寇淮南，历阳、瓜步相寻失守。赵彦深于起居省密访文宗讨捍之计。文宗曰：“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以为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于昙瑱，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彦深曰：“弟此良图。但以口舌争来十日，已是不见从。时事如此，安可尽言！”因相顾流涕。及齐平，与阳休之等十八人入京，授仪同大将军、司成下大夫。隋开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

文宗以贵族子弟升朝列，才识敏贍，以干局见知。然好游贵要之门，时论以为善附会。

子师，字践言。少知名，明辩有识悟，尤以吏事自许。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师出，窃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其能久乎？齐亡无日矣！”寻周武帝平齐，授司赋上士。

隋文帝受禅，累迁尚书左丞，以明干著称。时蜀王秀颇违法度，乃以师为益州总管司马。俄而秀被征，秀恐京师有变，将谢病。师数劝之，不可违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预卿也？”师垂涕苦谏，秀乃从征。秀发后，州官属多相连坐，师以此获免。后加仪同三司。

炀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显仁宫，敕宫外卫士，不得辄离所守。有一主帅，私令卫士出外，帝付大理。师据法奏徒。帝令斩之。师奏曰：“若陛下初便杀之，自可不关文墨。既付有司，义归恆典。脱宿卫近侍者更有此犯，将何以加之？”帝乃止。

师居职强明，有口辩，而无廉平之称。卒于刑部侍郎。

子恭弟纂，字灵秀，位太府少卿。遇害河阴，赠定州刺史。子雄。

雄字世略，少宽厚，美姿容。初仕魏，历位秘书郎。在周以伐齐功，封朔方公，历冀、平二州刺史，检校徐州总管。及尉迟迥作乱，时雄家累在相州，迥潜以书诱之。雄卒不顾。隋文帝遗书慰勉之。迥遣其将毕义绪据兰陵，席毗陷昌虑下邑，

雄遣众悉平之。陈人见中原多故，遣其将陈纪、萧摩诃、任蛮奴、周罗、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东距寿阳，人多应之，攻陷城镇。雄与吴州总管于顓等击走之。悉复故地。进位上大将军，拜徐州总管，迁朔州总管。平陈之役，从秦王俊出信州道。陈平，以功进位上柱国，赐子崇爵端氏县伯，褒为安化县伯，复镇朔方。后岁，上表乞骸骨，征还京师，卒于家。

子嵩嗣，大业中，为尚书虞部郎，讨北海贼。力战死之，赠正议大夫。

刘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于道武，为方面大人。父娄，为冠军将军。尼勇果善射，太武见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赐爵昌国子。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唯尼知状。尼劝爱立文成。爱自以负罪于景穆，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立谁？”爱曰：“待还宫，擢诸王子贤者而立之。”尼惧其有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仍共南部尚书陆丽谋，密奉皇孙。于是，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尼与丽迎文成于苑中。丽抱文成于马上，入于京城。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众咸唱万岁。贺及渴侯登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于宫门外，入登永安殿。以尼为内行长，封东安公。寻迁尚书右仆射，为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文成末，为司徒。献文即位，以尼有大功于先朝，特加尊重，赐别户四十。皇兴四年，车驾北征，帝亲誓众，而尼昏醉，兵陈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兴四年薨，子社生袭。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累迁晋王丕卫兵将军、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绩，征拜侍中，摄都曹事。太武崩，秘不发丧，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延等议。

以皇孙幼冲，宜立长君，征秦王翰置之密室。提曰：“皇孙有世嫡之重，人望所系，春秋虽少，令问闻于天下。废所宜立而更别求，必有不可。”延等未决，中常侍宗爱知其谋，矫皇后令，征提等入，杀之。文成即位，以提有谋立之诚，诏提弟浮子袭先爵太原公，有司奏降为侯。

论曰：陆俟以智识见称，珣乃不替风范，雅杖名节，自立功名；其传芳铭典，岂徒然也？丽忠国奉主，郁为梁栋。资忠履义，赴难如归，世载克昌，名不虚得。睿、琇以沈雅显达，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终之美，家声孔振。仰及彦师俱以孝为本，出处之誉，并可作范人伦。爽学业有闻，亦人誉也。源贺堂堂，非徒武节、观其翼佐文成，廷抑禅让，殆乎社稷之臣。怀干略兼举，出内驰誉，继迹贤孝，不堕先业。子邕功立夏方，身亡冀野。彪著名齐朝。师、雄官成隋代，美矣。刘尼忠国，岂徒骁猛之用？薛提正议忠谋，见害奸阉，痛乎！

卷第二十九

列传第十七

司马休之 司马楚之 曾孙裔 司马景之 司马叔璠
司马天助 刘昶 萧宝夤 兄子赞
萧正表 萧祗 萧退 萧泰 萧綏 萧圆肃 萧大圜

司马休之，字季豫，河内温人，晋宣帝季弟谯王进之后也。晋度江之后，进子孙袭封谯王。至休之父恬，为镇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天兴五年，休之为荆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诛，还建业，复为荆州刺史。

休之颇得江汉人心。其子文思继其兄尚之为谯王，谋图刘裕。裕执送休之，令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裕书陈谢。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杀之，乃讨休之。休之与鲁宗之及宗之子轨起兵讨裕。兵败，遂与子文思及宗之奔姚兴。裕灭姚泓，休之与文思及晋河间王子道赐等数百人皆将妻子降长孙嵩。卒，赠征西大将军、右光禄大夫、始平公，谥曰声。

文思与淮南公国璠、池阳子道赐不平，而伪亲之。国璠性疏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诛。以文思为廷尉，赐爵郁林公。文思善于其职，听断，百姓不得匿其情。进爵谯王，位怀荒镇将，薨。

司马楚之，字德秀，晋宣弟太常馗之八世孙也。父荣期，

晋益州刺史，为其参军杨承祖所杀。楚之时年十七，送父丧还丹杨。会刘裕诛夷司马氏，叔父宣期、兄贞之并遇害。楚之乃逃，匿诸沙门中，济江至汝、颍间。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及宋受禅，规欲报复。收众据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宋武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图害楚之。楚之待谦甚厚。谦夜诈疾，知楚之必来，欲因杀之。楚之闻谦病，果自赍汤药往省之。谦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状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诚信物，得士心，皆此类也。

明元末，山阳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请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户，分置汝南、汝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内居于鄴。寻征入朝，授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以拒宋师。赐前后部鼓吹。破宋将到彦之别军于长社。又与冠军安颉攻拔滑台，禽宋将硃修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谖，俘万余人。上疏求更进讨，太武以兵久劳，不从，以散骑常侍征还。宋将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与淮南公皮豹子等督关中诸军击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还。

车驾征蠕蠕，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以绝粮运。蠕蠕乃遣觜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楚之曰：“必觜贼截之为验耳，贼将至矣。”乃伐柳为城，灌水令冻，城立而贼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闻而嘉之。寻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

在边二十余年，以清俭著闻。及薨，赠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扬州刺史，谥贞王，陪葬金陵。长子宝胤，与楚之同入魏，拜中书博士、雁门太守，卒。

楚之后尚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龙，字荣则，少有父风，

后袭爵，拜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书。薨，赠司空公，谥康王。

金龙初纳太尉、陇西王源贺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后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宠于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袭。例降为公，坐连穆泰罪，失爵，卒。

悦字庆宗，历位豫州刺史。时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赍钱五千。死于道路。郡县人疑张堤为劫，又于堤家得钱五千，堤惧掠，自诬言杀。至州，悦观色，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杀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得何物？”灵之曰：“唯得一刀削。”悦取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内刀匠示之。有郭门前曰：“此刀削，门手所作，去岁卖与郭人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及祖款引。灵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悦察狱，多此类也。

俄与镇南将军元英攻克义阳，诏改梁司州为郢州，以悦为刺史。改为豫州刺史；论前勋，封渔阳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谋为叛，遂斩悦首送梁。诏扬州移购悦首，赠青州刺史，谥曰庄子。子肱袭。

肱尚宣武妹华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员外散骑常侍。卒，赠沧州刺史。子鸿，字庆云，生粗武。袭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赐死。子孝政袭。齐受禅，例降。肱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参军事，后为员外散骑常侍。大统三年，大军复弘农，乃于温城送款归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赏劳。顷之，河内有四千余家归附，并裔之乡旧，乃命领河内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东立义诸将等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辞曰：“立义之

士，远归皇化者，皆是其诚心内发，岂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卖义士以求荣。”周文善而从之。授帅都督，拜其妻元为襄城郡公主。

周孝闵帝践祚，除巴州刺史，进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琅邪县伯。四年，为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大军东讨，裔与少师杨 守轹关，即授怀州刺史。天和初，随上庸公陆腾讨信州反蛮冉令贤等。裔自开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祸福，群蛮率服。历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征拜大将军，除西宁州刺史，未及部，卒于京师。

裔性清约，不事生产，所得俸禄，并散之亲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宅宇卑陋，丧庭无所，诏为起祠堂焉。赠本官，加泗州刺史，谥曰定。子侃嗣。

侃字道迁，少果勇，未弱冠，便从戎旅。位乐安郡守，以军功，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迁亮州刺史，未之部，卒。赠本官，加豫州刺史，谥曰惠。子运嗣。

金龙弟跃，字宝龙，尚赵郡公主，拜驸马都尉。代兄为云中镇将，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将军、河内公。表求罢河西苑封，丐人垦殖。有司执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给，若丐人，惧有所阙。跃固请，孝文从之。还为祠部尚书、大鸿胪卿、颍川王师，卒。

楚之父子相继镇云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马氏桓玄、刘裕之际归北者，又有司马景之、叔璠、天助，位并崇显。

景之字洪略，晋汝南王亮之后。明元时归阙，赐爵苍梧公，加征南大将军。清直有节操。卒，赠汝南王。子师子袭爵。

景之兄准，字巨之，以泰常末归魏。封新安公。除广宁太守，改密陵侯。卒，子安国袭爵。

叔璠，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父曇之，晋河间王。桓玄、刘裕之际，叔璠与兄国璠奔慕容超。后投姚泓。泓灭，奔屈丐。统万平，兄弟俱入魏。国璠赐爵淮南公，叔璠赐爵丹杨侯。

天助，自云晋骠骑将军元显之子。归阙，封东海公，历青、兖二州刺史。

刘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义阳王，位徐州刺史。及废主子业立，疑昶有异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携妾吴氏，间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杨王。岁余，主薨，更尚建兴长公主。皇兴中，宋明帝使至，献文诏昶与书，为兄弟式。宋明帝不答，责昶，以母为其国妾，宜如《春秋》荀鵲对楚称外臣之礼。寻敕昶更为书。辞曰：“臣若改书，事为二敬，犹修往文，彼所不纳。请停今答。”朝廷从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复薨，更尚平阳长公主。

昶好犬马，爱武事。入魏历纪，犹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孝文每优假之，不以怪问。至于陈奏本国事故，语及征役，则敛容涕泗，悲动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恆。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礼多不足。缘此，人怀畏避。

太和初，转内都坐大官。及齐初，诏昶与诸将南伐。路经徐州，哭拜其母旧堂，哀感从者。乃遍循故居，处处陨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军所，将临阵，四面拜诸将士，自陈家国灭亡，蒙朝廷慈覆。辞理切至，声气激扬，涕泗横流，三军咸为感叹。后昶恐水雨方降，表请还师，从之。

又加仪同三司，领仪曹尚书。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孝文临宣文堂，引武兴

王杨集始入宴，诏昶曰：“集始，边方之酋，不足以当诸侯之礼。但王者不遗小国之臣，故劳公卿于此。”又为中书监。开建五等，封昶齐郡公，加宋王之号。

十七年，孝文临经武殿，大议南伐。语及刘、萧篡夺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为之流涕，礼之弥崇。

十八年，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开府，镇徐州。昶频表辞大将军，诏不许。及发，帝亲饯之，命百寮赋诗赠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赐昶。帝因以所制文笔示之曰：“时契胜残，事钟文业。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斋宇山池，并尚存立；昶更修缮，还处其中。不能绥边怀物，抚接义故，而闺门喧猥，内外奸杂，旧吏莫不慨叹。预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公私费害。

十九年，昶朝京师。孝文临光极堂大选，曰：“国家昔在恆代，随时制宜，非通世之长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然，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镜九流，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希元、凯。”及论大将军，帝曰：“刘昶即其人也。”后给班剑二十人。薨于彭城，孝文为之举哀，给温明秘器，赠假黄钺、太傅，领扬州刺史。加以殊礼，备九锡，给前后部羽葆鼓吹，依晋琅邪王伷故事，谥曰明。

昶嫡子承绪，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孝文妹彭城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先昶卒。

承绪子晖，字重昌，为世子，袭封。尚宣武第二姊兰陵长

公主。主严妒，晖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晖。晖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于灵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怱穷其事。怱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和状，请离婚，削除封位。太后从之。公主在宫内周岁，雍等屡请听复旧义。太后流涕送公主，诫令谨敕。正光初，晖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更不检忌。主姑陈留公主共将扇奖，与晖复致忿争。晖推主坠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晖惧罪逃逸。灵太后召清河王怱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会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主因伤致薨，太后亲临恸哭，举哀太极东堂。出葬城西，太后亲送数里，尽哀而还。后执晖于河内温县，幽于司州，将加死刑。会赦，免。后复其官爵，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顿。

萧宝夤，字智亮，齐明帝第六子，废主宝卷之母弟也。在齐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阳王。梁武克建业，以兵守之，将加害焉。其家阍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黄神密计，穿墙夜出宝夤。具小船于江岸，脱本衣服，着乌布襦；腰系千许钱，潜赴江畔；蹑屣徒步，脚无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夤假为钓者，随流上下十余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华文荣。文荣与其从天龙、惠连等三人，弃家，将宝夤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寿春东城戍。戍主杜元伦推检，知实萧氏子，以礼延待。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车马侍卫迎之。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也。澄待以客礼。乃请丧君斩衰之服，澄遣人晓示情礼，以丧兄之制，给其齐衰，宝夤从命。澄率官僚赴吊。宝夤居处有礼，不饮酒食肉；辍笑简言，一同极哀之节。寿春多其故义，皆受慰唁。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

及至京师，宣武礼之甚重。伏诉阙下，请兵南伐，虽遇暴风大雨，终不暂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陈伯之与其长史褚胄等自寿春归降，请军立效。帝谓伯之所陈，时不可失。以宝夤恳诚，除使持节、都督、东扬州刺史、镇东将军、丹杨郡公、齐王，配兵一万，令据东城，待秋冬大举。宝夤明当拜命，其夜恸哭。至晨，备礼策授，赐车马什物，事从丰厚，犹不及刘昶之优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壮勇，得数千人。以文智等三人为积弩将军，文荣等三人为强弩将军，并为军主。宝夤虽少羁寓，而志性雅重。过期犹绝酒肉，憔悴形色，蔬食粗衣，未尝嬉笑。及被命当南伐，贵要多相凭托，门庭宾客若市。而书记相寻，宝夤接对报复，不失其理。

正始元年，宝夤行达汝阴，东城已陷，遂停寿春之栖贤寺。逢梁将姜庆真内侵，围逼寿春。宝夤率众力战，破走之。宝夤勇冠诸军，闻见者莫不壮之。还，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宝夤又表求征。与英频破梁军，乘胜攻钟离。淮水泛滥，宝夤与英狼狈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处以极法。诏恕死，免官削爵还第。

寻尚南阳长公主。公主有妇德，宝夤尽雍和之礼，虽好合而敬事不替。宝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宾，自非太妃疾笃，未曾归休。宝夤器性温顺，自处以礼，奉敬公主，内外庇穆。清河王怿亲而重之。

永平四年，卢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骥守之。梁师攻文骥，昶督众军救之。诏宝夤为使持节、假安南将军，别将长驱往赴，受昶节度。宝夤受诏，泣涕横流，哽咽良久。后昶军败，唯宝夤全师而还。

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复其齐王，迁冀州刺史。及大乘贼起，宝夤遣军讨之，频为贼破。台军至，乃灭之。灵太后临朝，

还京师。

梁将康绚于浮山堰淮以灌扬、徐。除宝夤使持节、都督东讨军事、镇东将军以讨之，复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将为扬、徐之患，宝夤乃于堰上流更凿新渠，水乃小减。乃遣壮士千余人夜度淮，烧其竹木营聚，破其三垒，火数日不灭。又分遣将破梁将垣孟孙、张僧副等于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张豹子等十一营。及还京师，为殿中尚书。宝夤之在淮堰，梁武寓书招诱之。宝夤表送其书，陈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复，屡请居边。神龟中，为都督、徐州刺史、车骑大将军。乃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土姓子弟，接以恩颜，与论经义。勤于听理，吏人爱之。

正光二年，征为尚书左仆射。善于吏职，甚有声名。四年，上表曰：

窃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极地；德行之称，为生之最首。忠贞之美，立朝之誉；仁义之号，处身之端。自非职惟九官，任当四岳，授曰尔谐，让称俞往，将何以克厌大名，允兹令问。自比以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求者不能量其多少，与者不能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贸，名实皆爽。谓之考功，事同泛陟，纷纷漫漫，焉可胜言！又在京之官，积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迁移数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废绝。虽当时文簿，记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尽。累年之后，方求追访，无不苟相悦附，共为胥齿；饰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阶而已，无所顾惜。贤达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复何论！官以求成，身以请立，上下相蒙，莫斯为甚。

又勤恤人隐，咸归守令，厥任非轻，所责实重。然及其考课，悉以六载为约，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于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

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朔望止于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县，令厚薄之若此！

孟子曰：“仁义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故虽文质异时，污隆殊世，莫不宝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赏罚之科，恆自持也。乃至周之蔼蔼，五叔无官；汉之察察，馆陶徒请。诚以赏罚一差，则无以惩劝；至公暂替，则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亲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县十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籍成通显之贵。于是巧诈萌生，伪辩锋出，役万虑以求荣，开百方而逐利。抑之则其流已往，引之则有何纪极！

夫琴瑟在于必和，更张求其适调。去者既不可追，来者犹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职，岁终，则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会计，听其事致而诏于王。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政而诛赏之。

愚谓今可粗依其准。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游辞宕说，一无取焉。列上尚书，覆其合否。如有纰缪，即正而罚之，不得方复推诿委下，容其进退。既定其优劣，善恶交分，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缄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其外内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议，以为画一。若殊谋异策，事关废兴，遐迩所谈，物无异议者，自可临时斟酌，匪拘恆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诉，贪荣求级之请。如不限以关键，肆其傍通，则蔓草难除，涓流遂积，

秽我彝章，挠兹大典，谓宜明加禁断，以全至化。

诏付外博议，以为永式。竟无所改。

时梁武弟子西丰侯正德来降，宝夤表曰：“正德既不亲亲，安能亲人。脱包此凶丑，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诛焉？臣衅结祸深，痛缠骨髓，日暮途遥，报复无日，岂区区于一竖哉！但才虽庸近，职居献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陈。”正德既至京师，朝廷待之尤薄，岁余，还叛。

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刘庆、杜迁等反，执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为首，自称秦王。大提寻死，其第四子念生窃号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寮，以息阿胡为太子，其兄阿倪为西河王，弟天生为高阳王，伯珍为东郡王，安保为平阳王。天生率众出陇东，遂寇雍州，屯于黑水。朝廷甚忧之，除宝夤开府、西道行台，为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饯之。宝夤与大都督崔延伯击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陇。进讨高平贼帅万俟丑奴于安定，更有负捷。

时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后与兄众保于显亲聚众讨念生。战败，奔于胡琛。琛以伯度为大都督、秦王，资其士马，还征秦州。大破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念生率众身自拒战，又大败。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骑东引大军。念生事迫，乃诈降于宝夤。朝廷嘉伯度立义之功，授泾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义、高聿停军陇口，久不西进。念生复反，伯度为丑奴所杀。故贼势更甚，宝夤不能制。

孝昌二年，除宝夤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假大将军、尚书令，给前后部鼓吹。宝夤初自黑水，终至平凉，与贼相对，年年攻击，贼亦惮之。关中保全，宝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师既久，兵将疲弊，是月大败，还雍州。有司处

宝夤死罪，诏恕为编户。四月，除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九月，念生为其常山王杜粲所杀，合门皆尽。粲降宝夤。十月，除尚书令，复其旧封。

时山东、关西，寇贼充斥，王师屡北，人情沮丧。宝夤自以出师累年，糜费尤广，一旦覆败，虑见猜责，内不自安。朝廷颇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酈道元为关中大使，宝夤谓密欲取己，将有异图，问河东柳楷。楷曰：“大王齐明帝子，天下所属，今日之举，实允人望。且谣言：‘鸾生十子九子段，一子不段关中乱。’武王有乱臣十人，乱者理也，大王当理关中，何所疑虑？”

道元行达阴盘驿，宝夤密遣其将郭子恢等攻杀之，而诈收道元尸，表言白贼所害。遂反，僭举大号，大赦其部内，称隆绪元年，立百官。诏尚书仆射、行台长孙承业讨之。时北地毛鸿宾与其兄遐纠率乡义，将讨宝夤。宝夤遣其将侯终德往攻遐。终德还图宝夤，军至白门，宝夤始觉。与终德战，败，携公主及其少子与部下百余骑从后门出，遂奔万俟丑奴。丑奴以宝夤为太傅。

尔硃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禽丑奴及宝夤，并送京师。诏置阊阖门外都街中，京师士女聚观，凡经三日。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并与宝夤素旧，二人相与左右，言于庄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将救免。会应诏王道习时自外至，庄帝问道习在外所闻。道习曰：“唯闻陛下欲不杀萧宝夤。人云李尚书、高黄门与宝夤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习因曰：“若谓宝夤逆在前朝，便将恕之；败在长安，为丑奴太傅，并非陛下御历之日？贼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于太仆驼牛署赐死。将刑，神俊携酒就之叙故旧，因对之下泣。宝夤夷然自持，了不忧惧，唯称推天委命，恨不

终臣节。公主携男女就宝夤诀别，恸哭极哀，宝夤亦色貌不改。

宝夤三子皆公主所生，并凡劣。长子烈，复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驸马都尉，坐宝夤反，伏法。次子权与小子凯射戏，凯矢激，中之，死。凯妻，长孙承业女也，轻薄无礼，公主数加罪责。凯窃衔恨，妻复惑说之。天平中，凯遣奴害公主。乃轘凯于东市。妻梟首，家遂灭。宝夤兄子赞。

赞字德文，本名综。初，梁武灭齐，齐废主东昏侯宝卷宫人吴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赞，梁武以为己子，封豫章王。及长，学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实。赞昼则谈谑，夜则衔悲涕泣。有济阴苗文宠、安定梁话，赞曲加礼接，割血自誓，布以心腹。宠、话感其情义，深相然诺。会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赞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彭城。时明帝遣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讨之，赞与宠、话夜奔延明。

孝昌元年秋，居于洛阳。陛见后，就馆举哀，追服三载。宝夤时在关西，遣使观察，问其形貌，敛眉悲感。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杨王。及宝夤反，赞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桥，为北中所执。朝议明其不相干预，仍蒙慰免。

建义初，转司徒，迁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都督齐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宝夤见禽，赞拜表请宝夤命。

尔硃兆入洛，为城人赵洛周所逐。公主被录送京，尔硃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赞既弃州，为沙门，潜诣长白山。未几，至阳平，病卒。

赞机辩，文义颇有可观，而轻薄倜傥，犹有父风。普泰初，迎其丧，以王礼与公主合葬嵩山。

元象初，吴人盗其丧还江东，梁武犹以为子，祔葬萧氏墓

焉。赞，江南有子，在魏无后。

萧正表，字公仪，梁武帝弟临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阴县侯，位北徐州刺史，镇钟离。正表长七尺九寸，虽质貌丰美，而性理短暗。

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丰侯正德为子。及自有子，正德归本，私怀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礼焉。寻逃归梁，梁武不之罪，封为临贺王。

侯景将济江，知正德有恨，密与交通，许推为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扬州。正表闻正德为侯景所推，盘桓不赴援。景寻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于欧阳立栅，断梁援军。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遣兵击破之。正表走还钟离，以武定七年，据州内属，封兰陵郡王。寻除侍中、太子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薨，赠司空公，谥曰昭烈。子广寿。

萧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伟之子也。少聪敏，美容仪。在梁封定襄县侯，位东扬州刺史。于时江左承平，政宽人慢。祗独莅以严切，梁武悦之，迁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围建业，祗闻台城失守，遂来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齐文襄令魏收、邢邵与相接对。历位太子少傅，领平阳王师，封清河郡公。齐天保初，授右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时梁元帝平侯景，复与齐通好，文宣欲放祗等还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赠中书监、车骑大将军、扬州刺史。

子放，字希逸，随祗至鄴。祗卒，放居丧以孝闻。所居庐室前，有二慈乌来集，各据一树为巢，自午以前，驯庭饮啄；午后更不下树。每临时舒翅悲鸣，全似哀泣。家人则之，未尝有阙。时以为至孝之感。服阕，袭爵。武平中，待诏文林馆。

放性好文咏，颇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览书史及近世诗赋，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见知，遂被眷待。累迁太子中庶子、散

骑常侍。

萧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阳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业陷，与从兄祗俱入东魏。齐天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卒。

子慨，深沈有体表，好学，善草隶书，南士中称为长者。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卒于司徒从事中郎。

萧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丰城侯，位谯州刺史。侯景袭而陷之，因被执，寻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为兼太常卿、桂阳内史。未至郡，属于谨平江陵，遂随兄修佐郢州。及修卒，即以泰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袭泰，泰以州输琳。时陈武帝执政，征为侍中，不就。乃奔齐，为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将军权景宣略地河南，泰遂归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讳，称字焉。拜开府仪同三司，封义兴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简惠，深为吏人所安。卒官，子宝嗣。

宝字季珍，美风仪，善谈笑，未弱冠，名重一时。隋文帝辅政，引为丞相府典签。开皇中，至吏部侍郎。后坐太子勇事诛，时人冤之。

萧揔，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仪表，在梁封永丰县侯。东魏遣李谐、卢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揔辞令可观，令兼中书侍郎，受币于宾馆。历黄门侍郎，累迁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乱，武陵王纪称尊号。时宗室在蜀，唯揔一人，封揔秦郡王。纪率众东下，以揔为尚书令、征西大将军、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杨乾运守潼州。

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将军尉迟迥总众讨之。迥入剑阁，长驱至成都。揔见兵不满万人，而仓库空竭，于是率文武于益州城北，共迥升坛歃血立盟，以城归魏。授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归善县公。周闵帝践阼，进爵黄台郡公。

武成中，明帝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仍撰《世谱》，揔亦豫焉。寻以母老，兼有疾疹，请在外著书，诏许之。保定元年，授礼部中大夫，又以归款功，别赐食多陵县五百户，收其租赋。三年，出为上州刺史。为政以礼让为本，尝至元日，狱中囚系，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后赴狱。主者争之，揔曰：“昔王长、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窃怀景行。以之获罪，弥所甘心。”诸囚荷恩，并依限而至，吏人称其惠化。秩满向还，部人季漆等三百余人上表，乞留更两载。诏虽不许，甚嘉美之。

及揔入朝，属置露门学。武帝以揔与唐瑾、元伟、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

揔以母老，表请归养私门，帝弗许。寻以母忧去职。历少保、少傅，改封蔡阳郡公。卒，武帝举哀于正武殿，赠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谥曰襄。

揔善草隶，书名亚王褒，算数医方，咸亦留意。所著诗赋杂文数万言，颇行于世。

子济，字德成，少仁厚，颇好属文。为东中郎将，从揔入朝。周孝闵帝践阼，除中外府记室，后至薄阳郡守。

萧圆肃，字明恭，梁武帝之孙，武陵王纪之子也。风度淹雅，敏而好学。纪称尊号，封宜都王，除侍中。纪下峡，令圆肃副萧揔守成都。及尉迟迥至，与揔俱降。授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封安化县公。周明帝初，进棘城郡公，以归款勋。别赐食思君县五百户，收其租赋。后拜咸阳郡守，甚有政绩。寻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见而悦之，致书劳问。改授丰州刺史，寻进位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历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进位大将军。隋开皇初，授贝州刺史，以母老请归就养，许之，卒于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

《广堪》十卷、《淮海离乱志》四卷，行于世。

萧大圆，字仁显，梁简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聪敏，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七岁居母丧，便有成人性。梁大宝元年，封乐梁郡王，丹杨尹。属侯景杀简文，大圆潜遁获免。景平，归建业。时丧乱之后，无所依，乃寓居善觉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辩，乃给船舫，得往江陵。梁元帝见之甚悦，赐以越衫胡带，改封晋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时大圆兄汝南王大封等犹未通谒。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圆召之。大圆即日晓谕，两兄相继出谒，元帝乃安之。大圆恐谗忻醢生，乃屏绝人事；门客左右，不过三两人。不妄游狎，兄姊间，止笺疏而已。恒以读《诗》、《礼》、《书》、《易》为事。元帝尝自问《五经》要事数十条，大圆词约指明，应答无滞。帝甚叹美之，因曰：“昔河间好学，尔既有之；临淄好文，尔亦兼之。然有东平为善，弥高前载。”及于谨军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请和，大圆副焉，其实质也。出至军所，信宿，元帝降。

魏恭帝二年，大圆至长安，周文帝以客礼待之。保定二年，大封为晋陵县公，大圆始宁县公。寻加大圆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圆预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大圆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

大圆深信因果，心安闲放，尝云：

拂衣褰裳，无吞舟之漏网；挂冠县节，虑我志之未从。傥获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进。如蒙北叟之放，实胜济南之征。其故何哉？夫闾阎者有优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盖由来久矣。留侯追踪于松子，陶铸成术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

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

岂如知足知止，萧然无累。北山之北，弃绝人间；南山之南，超逾世网。面修原而带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近瞻烟雾，远睇风云。藉纤草以廕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俛泳鳞于千寻。果园在后，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吠。二顷以供饘粥，十亩以给丝麻。侍兒五三，可充乡任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沽酷牧羊，协潘生之志；畜鸡种黍，应庄叟之言。获菽寻汜氏之书，露葵征尹君之录。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腊而候岁时。披良书，采至蹟，歌纂纂，唱乌乌。可以娱神，可以散虑。有朋自远，扬榷古今；田唆相过，剧谈稼穡。斯亦足矣，乐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忧责。

岂若蹙足入绊，申颈就羈。游帝王之门，趋宰衡之势。不知飘尘之少选，宁觉年祀之斯须。万物营营，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问哉？

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宁俟。长绳系景，实所愿言。执烛夜游，惊其迅迈。百年几何，擎跽曲拳。四时如流，俯眉蹶足。出处无成，语默奚当。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

建德四年，除滕王道友。道尝问大圆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余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而隐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又礼也。”道乃大笑。后大军拔晋州，或问大圆：“师遂克不？”对曰：“高欢昔以晋州肇基伪迹，今本既拔矣，能无亡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居数月，齐氏果灭。闻者以为知言。

隋开皇初，拜内史侍郎，卒于西河郡守。撰《梁旧事》三十卷、《寓记》三卷、《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两卷，并文集二十卷。

大封位开府仪同三司、陈州刺史。

论曰：诸司马以乱亡归命，楚之最可称乎！其余碌碌，未足论也。而以往代遗绪，并当位遇，可谓幸矣。刘昶猜疑惧祸，萧贲亡破之余，并潜骸窜影，委命上国。俱称晓了，盛当位遇。虽有枕戈之志，终无鞭墓之成。昶诸子狂疏，丧其家业；宝贲背恩忘义，泉镜其心。萧赞临边脱身，晚去仇贼，宠禄顿臻，颠狈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王表动不由仁，胡颜之甚。祗、退、泰、揔、圆肃、大圆等虽羁旅异国，而终享荣名，非素有磁基，怀文抱质，亦何能至于此也。方武陵拥众东下，任揔以萧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笃，家国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汤而不守，举庸蜀而来王。若乃见机而作，诚有之矣；守节没齿，则未可焉。

卷第三十

列传第十八

卢玄 玄孙思道 昌衡 元明潜

卢柔 子恺

卢观 弟仲宣 叔彪 从子文伟

卢同 子斐 兄子景裕 景裕弟辩 光 光子贲

光从弟勇 卢诞

卢玄，字子真，范阳涿人也。曾祖谌，晋司空刘琨从事中郎。祖偃，父邈，并仁慕容氏。偃为营丘太守，邈为范阳太守，皆以儒雅称。

神䴥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迁侍郎，本州大中正。使冯弘，称臣请附。外兄司徒崔浩每与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曰：“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诂几人也？宜三思。”浩当时虽无以异之，竟于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后赐爵固安子，散骑常侍，使宋。宋文帝与之言，嘉叹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还，遇疾，归乡卒。赠平东将军、幽州刺史、固安侯，谥曰宣。

子度世，字子迁。幼聪达，有计数。为中书学生，应选东宫。弱冠，与从兄遐俱以学行为时流所重。遐特为崔浩所敬，位至尚书、光禄大夫、范阳子。

度世后以崔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罴家，罴匿之。使者囚罴长子，将加捶楚。罴诫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言，遂被拷掠，乃至火熬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罴妹，以报其恩。太武临江，宋文使其殿上将军黄延年至。帝问曰：“卢度世坐与崔浩亲通，逃命江表，应已至彼。”延年对曰：“都下无闻，当必不至。”帝诏东宫敕度世宗族逃亡籍没者，度世乃出。拜中书侍郎，袭爵。

兴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辽西献王庙，进爵为侯。后除散骑侍郎，使宋，应对宋侍中柳元景失衷。还，被禁劾，经年乃释。除济州刺史。州接边境，将士数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统，还其俘虏，二境以宁。后坐事免。寻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谥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

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余皆别生。崔浩之难，其庶兄弟恆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诫绝妾孽，以防后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

伯源小名阳乌，性温雅寡欲，有祖父风。敦尚学业，闺门和睦。袭侯爵，降为伯。累加秘书监、本州大中正。时孝文帝将立冯后，先问伯源。请更简卜。帝曰：“以先后之侄，朕意已定。”伯源曰：“虽奉敕如此，然臣心实有未尽。”及朝臣集议，执意如前。冯诞有盛宠，深以为恨，伯源不以介怀。及孝文议伐齐，伯源表以为万乘亲戎，转运难继。诏虽不从，而优答之。寻以齐武帝殂，停师。

时泾州羌叛，残破城邑。伯源以步骑六千号三万，徐行而进。未经三旬，贼众逃散。降者数万口，唯梟首恶，余悉不问。诏兼侍中。

初，伯源年十四，尝诣长安。将还，饯送者五十余人，别

于渭北。有相者扶风人王逵曰：“诸君皆不如此卢郎，虽位不副实，然得声名甚盛，望逾公辅。后二十余年，当制命关右，愿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过八十，诣军门请见，言叙平生。未几，守仪曹尚书。

及齐雍州刺史曹武请降，乃以伯源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辞以儒生不行军事，帝不许。伯源曰：“臣恐曹武为周鲂耳。陛下宜审之。”武果伪降。伯源乃进攻赭阳，师败，坐免官爵。寻曹母忧。服阕，兼太尉长史。

后为徐州京兆王愉兼长史。愉时年少，事无巨细，多决于伯源。伯源以诚信御物，甚得东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谋叛，伯源屡有表闻，朝廷不纳。陵果逃叛。陵之余党，伯源皆抚而赦之，唯归罪于陵，由是众心乃安。

景明初，卒于秘书监，年四十八，赠幽州刺史，复本爵固安伯。谥曰懿。

初，谥父志，法钟繇书，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伯源习家法，代京宫殿，多其所题。白马公崔宏亦善书，世传卫瓘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伯源与李冲特相友善，冲重伯源门风，伯源私冲才官，故结为婚姻，往来亲密。至于伯源荷孝文意遇，颇亦由冲。伯源有八子。

长子道将，字祖业。应袭父爵而让第八弟道舒，诏不许。道将引清河王国常侍韩子熙让弟采鲁阳男之例，诏乃许之。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寇，诸父并敬惮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虚衿相待。勰为中军大将军，辟行参军。累迁燕郡太守。道将下车表乐毅、霍原之墓，为之立祠。优礼儒生，厉劝学业，敦课农桑，垦田岁倍。卒于司徒司马，赠太常卿，谥曰献。所为文笔数十篇。

子怀祖，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卒。子庄，少有美名，

位都水使者，卒官。

怀祖弟怀仁，字子友，涉学有辞。性恬静，萧然有闲雅致。历太尉记室、弘农郡守，不之任，卜居陈留界。所著诗赋铭颂二万余言，撰《中表实录》二十卷。怀仁有行检，善与人交。与琅邪王衍、陇西李寿之情好相得。常语衍云：“昔太丘道广，许劭知而不顾；嵇生峭立，钟会遇而绝言。吾处季、孟之间，去其太甚。”衍以为然。

子彦卿，有学尚，仕隋位御史。撰《后魏纪》三十卷。贞观中位石门令、东宫学士。道将弟道亮，字仲业，隐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聪爽俊辩，通脱不羁。年十六，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轻侮人物。齐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毁。由是前后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调。

后左仆射杨遵彦荐之于朝，解褐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征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有八篇。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后漏泄省中语，出为丞相西阁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录事参军。每居官，多被谴辱。后以擅用库钱，免归家。尝于蓟北，怅然感慨，为五言诗见意，世以为工。后为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

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未几，母疾，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等举兵作乱，思道豫焉。柱国宇文神举讨平

之。思道罪当斩，已在死中。神举素闻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笔立成，文不加点。神举嘉而宥之。后除掌教上士。隋文帝为丞相，迁武阳太守。位下，不得志，为《孤鸿赋》以寄其情。其序曰：

余志学之岁，自乡里游京师，便见识知音，历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谈者过误，遂窃虚名。通人杨令君、邢特进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嘘，长其光价。而才本驽拙，性实疏懒，势利货殖，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

摄生舛和，有少气疾。分符坐啸，作守东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器务既屏，鱼鸟为邻。有离群之鸿，为罗者所获，野人驯养，贡之于余。置诸池庭，朝夕赏玩，既用销忧，兼以轻疾。《大易》称“鸿渐于陆”，羽仪盛也。扬子曰“鸿飞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云“东归碣石”，违溽暑也。平子赋“南翔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鹄鹳已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喑喑秕稗，鸡鹜为伍，不亦伤乎。

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云。

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轹，由是官途沦滞。既而又著《劳生论》，指切当世。岁余，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参内史侍郎事。于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不可。”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朝臣犯笞罪，请以赎论。上悉嘉纳之。是岁，卒于京师。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赤松，大业中，位河东县令。

道亮弟道裕，字宁祖。少以学尚知名，风仪兼美。尚献文女乐浪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于泾州刺史，谥曰文。

道裕弟道虔，字庆祖。粗闲经史，兼通算术。尚孝文女济南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公主骄淫，声秽遐迩，无疾暴薨，时云道虔所害。宣武秘其事，不苦穷之。后灵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终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彧，尚庄帝姊丰亭公主，因相藉托。永安中，除辅国将军、通直常侍。以议历勋，赐爵临淄伯。天平中，历都官尚书、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卫大将军。卒官，赠尚书右仆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谥曰文恭。

道虔好《礼》学，难齐尚书令王俭《丧服集记》七十余条。为尚书同寮于草屋下设鸡黍之膳，谈者以为高。昧旦将上省，必见其弟然后去。奴在马上弹琵琶，道虔闻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字、昌仁。昌宇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马氏，有子昌裕。后司马氏见出，更娉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座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纱帷以听焉。元氏生二子，昌斯、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龙子。沈靖有才识，风神淡雅，容止可法。博涉经史，工草行书。从弟思道，小字释奴，宗中称英妙，昌衡与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语曰：“卢家千里，释奴、龙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参军。齐受禅，历平恩令。右仆射祖孝征荐为尚书金部郎。孝征每曰：“吾用卢子均为尚书郎，自谓无愧幽明。”始天保中，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浸微。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王循并为后进风流之士。后兼散骑侍郎，迎劳周使。周武平齐，授司玉中士，与大宗伯斛斯征修《礼令》。

隋开皇初，拜尚书祠部侍郎。文帝尝大集群下，令自陈功，

人皆竞进，昌衡独无所言。左仆射高颀目而异之。陈使贺彻、周漬相继来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对之。未几，出为徐州总管长史，甚有能名。吏部尚书苏威考之曰：“德为世表，行为士则。”论之者以为美谈。常行至浚仪，所乘马为人牛所触致死。牛主陈谢，求还价直。昌衡谓曰：“六畜相触，自关常理，此岂人情也，君何谢焉？”拒而不受。性宽厚不校，皆此类也。转寿州总管长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务。岁余，迁金州刺史。仁寿中，奉诏持节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还，以奉使称旨，授仪同三司，赐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县车，上表乞骸骨，优诏不许。大业初，征为太子左庶子，行诣洛阳，道卒。子宝素、宝胤。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学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约子正达为后。

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军府中兵参军，卒。子景猷，弘农太守。景猷子士彦，有风概，隋开皇中，为蜀王秀属。以秀所为不轨，辞疾，终于家。

道和弟道约，字季恭，位司徒属、幽州大中正。兴和末，除卫大将军、兖州刺史，在州颇得人和。卒，赠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少有令誉，位开府谘议，卒。妻谢氏，与正通弟正思淫乱，为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顺，早以文学见知，为符玺郎，待诏文林馆。正思兄弟以齐太后舅氏，武平中，并得优赠。

道约弟道舒，字幼安，袭父爵，位中书侍郎，卒。子熙裕袭。熙裕清虚守道，有古人风，为亲表所敬。

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纳其女为嫔。位仪曹郎，早卒，赠威远将军、范阳太守，谥曰靖。

五子。

长义僖，字远庆，早有学尚，识度沈雅。年九岁丧父，便有至性，少为仆射李冲所叹美。起家秘书郎，累迁冠军将军、中散大夫，以母忧去职。幽州刺史王诵与之交款，每与故旧李神俊等书曰：“卢冠军在此，时复惠存，辄连数日，得以谘询政道。”其见重若此。后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俊劝其干谒当途，义僖曰：“既学先王之道，贵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贵也？”孝昌中，除散骑常侍。时灵太后临朝，黄门侍郎李神轨势倾朝野，求结婚姻。义僖虑其必败，拒而不许。王诵谓义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义僖曰：“所以不从，正为此耳。从，恐祸大而连速。”诵乃握义僖手曰：“我闻有命，不改以告人。”遂适他族。临婚之夕，灵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内外惶怖，义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书、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义僖宽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俭，不营财利。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数万石谷贷人，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闾悦其恩德。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怡然甘之。卒，赠大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曰孝简。

子逊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记室参军。义僖四弟，并远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达，小字师颜，学涉经史，早有时誉。太和中，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孝文诏昶曰：“密迹江扬，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无相疑难。”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语致疑卢昶。若彼先有知识，欲见但见，须论即论。昶正宽柔君子，无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诗，莫以昶不作，便罢也。凡使人以和为贵，勿相矜夸，见于色貌。”及至彼，遇齐明立，孝文南讨，昶兄伯源为别道将。而齐明以

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汨汗横流。齐明以腐米臭鱼莖豆供之。而谒者张思宁，辞气謇愕，遂以壮烈死于馆中。昶还，孝文责之曰：“衔命之礼，有死无辱，虽流放海隅，犹宜抱节致殒。卿不能长缨羁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饮啄，自同犬马。有生必死，修短几何？卿若杀身成名，贻之竹素，何如甘彼刍菽，以辱君父。纵不能远惭苏武，宁不近愧思宁！”遂见罢黜。

景明初，除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骑常侍，兼尚书。时洛阳县获白鼠。昶奏，以为案《瑞典》，外镇刺史二千石令长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则白鼠至。因陈时政，多所劝诫。诏书褒美其意。转侍中，又兼吏部尚书，寻即正，仍侍中。昶守职而已，无所激扬，与侍中元晖等更相朋附，为宣武所宠，时人鄙之。出为徐州刺史。昶既儒生，本少将略，又羊社子变为昶司马，专任戎事，掩昶耳目，将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骥粮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见城降，先走退，诸军相寻奔遁。遇大寒，军人冻死及落手足者太半。自魏经略江右，唯中山王英败于钟离，昶于朐山失利，最为甚焉。宣武遣黄门甄琛驰驿锁昶，穷其败状，诏以免官论。自余将统以下，悉听依赦复任。未几，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进号镇西将军，加散骑常侍。卒官，谥曰穆。

昶宽和矜恕，善于绥怀。其在徐州，戍兵有疾，亲自检恤，至番兵年满不归，容充后役，终昶一政，然后始还，人庶称之。

子元聿，字仲训，无他才能。尚孝文女义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太尉司马、光禄大夫。卒，赠中书监。子士晟，仪同开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采闲润，进退可观。永安初，长兼尚书令、临淮王彧钦爱之。及彧

开府，引为兼属，仍领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礼，封城阳县子，迁中书侍郎。永熙末，居洛东缑山，乃作《幽居赋》焉。于时，元明友人王由居颍川，忽梦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明，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有今梦，诗复如此，必有他故。”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发梦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谐使梁，南人称之。还，拜尚书右丞，转散骑常侍，监起居。积年在史馆，了不措意。又兼黄门郎、本州大中正。

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杂论数十篇，诸文别有集录。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遂留之数日，赠帛及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郑氏与元明兄子士后淫污，元明不能离绝。又好以世地自矜，时论以此贬之。

元明弟元缉，字幼绪，凶粗好酒，曾于妇氏饮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辅国将军、司徒司马，赠骠骑大将军、吏部尚书、幽州刺史，谥曰宣。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见重，位司徒左长史、前将军、济州刺史、光禄大夫。

长子文甫，字元祐，涉历文史，有名誉于时。位司空行参军。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轻躁，晚颇改节。以军功赐爵范阳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伟，性通率，位通直散骑侍郎。子潜。

潜容貌瑰伟，善言谈，少有成人志尚，累迁大将军府中兵参军，机事强济，为文襄所知，言其终可大用。王思政见获于颍川，文襄重其才识。潜常从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节，何

足可重？”文襄谓左右曰：“我有卢潜，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户郎中。坐讥议《魏书》，与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会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潜为岳行台郎。还，历中书、黄门侍郎。为奴诬告谋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潜，潜不之责。黄门郑子默奏潜从清河王岳南讨，岳令潜说梁将侯瑱，大纳瑱赂遗，还不奏闻。文宣杖潜一百，仍截其须，潜颜色不变。历魏尹丞、怀州别驾、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

孝昭作相，以潜为扬州道行台左丞。先是，梁将王琳拥其主萧庄归寿阳，朝廷以琳为扬州刺史，敕潜与琳为南讨经略。后除行台尚书、仪同三司。王琳锐意图南，潜以为时事未可，由是与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潜扬州刺史，领行台尚书。潜在淮南十三年，大树风绩，为陈人所惮。陈主与其边将书云：“卢潜犹在，卿宜深备之。”文宣初平淮南，给复十年，年满后，逮天统、武平中，征税颇杂。又高元海执政，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并送官廐。由是百姓骚扰，切齿嗟怨。潜随事抚慰，兼行权略，故得宁靖。武平三年，征为五兵尚书。扬州吏人以潜断酒肉，笃信释氏，大设僧会，以香花缘道流涕送之。潜叹曰：“正恐不久复来耳！”至鄴未几，复为扬州道行台尚书。

四年，陈将吴明彻来寇，领军封辅相赴援。陈兵及岷，辅相不从，潜固争不得，忧愤发病，卧幕下，果败。陈人遂围寿阳，壅芍陂，以水灌之。诏王长孙为南讨都督。长孙军次河南，多给兵士粮，便鸣角欲引，而贱糶其米；及顿兵，更贵糶其米。乃与皮景和拥众十万于淮北，不进。寿阳城中青黑龙升天，城寻陷。潜及行台仆射王贵显、特进巴陵王王琳、扶风王可硃浑

孝裕、武卫将军奚永乐、仪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伟、霍州刺史封子綉、泰州刺史高子植、行台左丞李駒駘等督将五十八，军士一万，皆没焉。陈人杀王琳，余皆囚于东冶。陈主欲知齐之虚实，乃出潜，曰：“囚本属幽州，于河北最小，口有五十万，落陈者，唯与酈伯伟二人耳。”

时李駒駘将逃归，并要潜。潜曰：“我此头面，何可诳人？吾少时，相者云：没在吴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书与弟士邃曰：“吾梦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渐损。”皆如其言。既而叹曰：“寿阳陷，吾以颈血溅城而死，佛教不听自杀，故往苒偷生，今可死矣！”于是闭气而绝。其家购尸归葬，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兖州刺史。无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

潜雅性贞固。祖珽常要潜陷仁州刺史刘邈，许以高位。潜曰：“如此事，吾不为也。”行台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谓其子曰：“卢尚书教我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驷马与之。”其子以他马往。恃德枢出门自停，不可动，巫祝以为恃德声怒曰：“何不与卢尚书我所骑驛马？”其子遽奉命，枢乃行。潜以马价为营福事。其为时重如此。

士邃字子淹，少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为后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读书耳。”位尚书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带定州长史。齐亡后，卒。

度世之为济州也，魏初平升城。无盐房崇吉母傅，度世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计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赈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坠落，多所收赎。及伯源、昶等，并循父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莫不毕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推。

谦退简约，不与世竞。父母亡后，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季，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暮乃入内。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勖以礼，如此。又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伯源兄弟亡，及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有非法，帙薄混秽，为时所鄙。

度世从祖弟神宝，位中书博士。孝文为弟高阳王雍纳其女为妃。

初，玄从祖兄溥，慕容宝之末，统摄乡部屯海滨，杀其乡姻诸祖十余人，称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天兴中，讨禽之。

溥玄孙洪，字曾孙。太和中，位中书博士，乐陵、阳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长子崇，少立美名，有识者许之以远大，卒于骠骑府法曹参军。崇子柔。

柔字子刚。少孤，为叔母所养，抚视甚于其子。柔尽心温清，亦同己亲，亲族叹重之。性聪敏好学，未冠解属文。但口吃，不能持论。颇使酒诞节，为世所讥。司徒、临淮王彧见而器之，以女妻焉。

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诏贺拔胜出牧荊州。柔谓因此可著功绩，遂从胜之荊州。以柔为大行台郎中，掌书记，军之机务，柔多预之。及胜为太保，以柔为掾。孝武后召胜引兵赴洛，胜以问柔。柔曰：“高欢托晋阳之甲，意实难知。公宜席卷赴都，与决胜负，存没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鲁阳，南并旧楚，东连兖、豫，西接关中，带甲十万，观衅而动，亦中策也。举三荊之地，通款梁国，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胜轻柔年少，笑而不应。

及孝武西迁，东魏遣侯景袭穰。胜败，遂南奔梁，柔亦从

之。胜频表梁武帝，求归关中。梁武帝览表，嘉其辞彩，既知柔所制，因遣舍人劳问，并遗缣锦。后与胜俱还，行至襄阳。齐神武惧胜西入，遣侯景以轻骑邀之。胜及柔惧，乃弃船山行，赢粮冒险，经数百里。时属秋霖，徒侣冻馁者，太半至于死。大统二年，至长安，封容城县男。周文帝引为行台郎中，除从事中郎。与郎中苏绰掌机密。时沙苑之役，大军屡捷，汝、颍之间，多举义来附。书翰往反，日百余牒，柔随机报答，皆合事宜。进爵为子。累迁中书侍郎，兼著作，撰直居注。后为黄门侍郎，周文知其贫，解衣赐之。后迁中书监。周孝闵帝践阼，拜小内史大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卒于位。所作诗、颂、碑、铭、檄、表、启行于世者数十篇。子恺嗣。

恺字长仁。性孝友，神情颖悟，涉猎经史，有当世干能，颇解属文。周齐王宪引为记室。从宪伐齐，说齐柏社镇下之。迁小吏部大夫。时染工王神欢者，以赂自进，冢宰宇文护擢为计部下大夫。恺谏曰：“古者，登高能赋，可为大夫；求贤审官，理须详慎。今神欢出自染工，更无殊异，徒以家富自通，遂与晋绅并列，实恐鹤翼之刺，闻之外境。”护竟寝其事。转内史下大夫。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谏曰：“昔田子方赎老马，君子以为美谈。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亏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转礼部大夫，为聘陈使副。先是，行人多从其国礼，及恺为使，一依本朝，陈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轵关、柏崖二镇，命恺作露布。帝读大悦曰：“卢恺文章大进，荀景茜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东都吏部大夫。

隋开皇初，加上仪同三司，除尚书吏部侍郎。进爵为侯，仍摄尚书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虽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骑常侍。八年，上亲考百僚，以恺为上，固让不敢受。文

帝曰：“当仁不让，何愧之有？皆在朕心，无劳饰让。”岁余，拜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会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恺坐与相连。宪司奏恺曰：“房恭懿者，尉迟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恺二人，曲相荐达，累转海州刺史。吏部预选者甚多，恺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从父弟彻、肃二人，并以乡正征诣吏部。彻文状后至，而先任用。肃左足挛蹇，才用无算，恺以威故，授朝请郎。恺之朋党，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恺敢将天官以为私惠！”恺免冠顿首曰：“皇太子将以通事舍人苏夔为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当迁，固后而止。臣若与威有私，岂当如此？”上曰：“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执，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奸臣之行也。”于是除名，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譖，遂及于此。

崇弟仲义，字小黑，知名于世，位员外散骑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虽不达，婚姻常与玄家齐等。洪弟光宗，位尚书郎。光宗子观。

观字伯举。少好学，有俊才，举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学博士、著作佐郎。与太常少卿李神俊、光禄大夫王诵等在尚书上省，撰定朝仪。迁尚书仪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观弟仲宣，小名金。才学优洽，乃逾于观，但文体颇细。兄弟俱以文章显，论者美之。位太尉属。魏孝庄帝初，遇害河阴。及兄观并无子，文集莫为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机悟，豪率轻侠，好奇策，慕诸葛亮之为人。为贺拔胜荊州开府长史。胜不用其计，弃城奔梁。叔彪归本县，筑室临陂，优游自适。齐文襄降辟书，辞疾不到。天保初，复征。不得已，布裙露车至鄴。杨愔往候之，以为司徒谘议，辞疾不受。孝昭即位，召为中庶子，问以世事。叔彪劝讨关西，画地

陈兵势，请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实之。帝深纳之。又愿自居平阳，成此谋略。帝命元文遥与叔虎参谋，撰《平西策》一卷。未几，帝崩，事寝。武成即位，拜仪同三司，判都官尚书，出为金州刺史，迁太子詹事。

叔彪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秋，任还其价而不计。岁岁常得倍余。既在朝通贵，自以年老，儿子又多，遂营一大屋，曰：“歌于斯，哭于斯。”魏收常来诣之，访以洛京旧事。不待食而起，云：“难为子费。”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泔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将仆从，亦尽设食，一与此同。

齐灭，归范阳。遭乱城陷，与族弟士邃皆以寒馁毙。周将宇文神举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

洪从弟附伯，附伯弟侍伯，并有学识。附伯位沧州平东府长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从弟文伟。

文伟字休族。父敞，位议郎，后以文伟勋，赠幽州刺史。文伟少孤，有志尚，颇涉经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举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长流参军。说刺史裴俊案旧迹修督亢陂，溉田万余顷，人赖其利。俊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伟既善于营理，兼展私力，家素贫俭，因此致富。及北方将乱，文伟积稻谷于范阳城，时经荒俭，多所振赡，弥为乡里所归。及韩楼据蓟城，文伟率乡闾守范阳。楼平，以功封大夏县男，除范阳太守。

庄帝崩，文伟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同谋起义。灵助克瀛州，留文伟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为尔硃荣将侯深所败。文伟走还本郡，仍与高乾兄弟相影响。属神武至信都，文伟遣子怀道奉启陈谢。中兴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寻转幽州刺史。安州刺史卢曹亦从灵助举兵。灵助败，因据幽州降尔硃兆。兆仍

以为刺史，据城不下，文伟不得入。后除青州刺史。

文伟轻财爱客，善于抚接；好为小惠。是以所在颇得人情。经纪生资，常若不足，致财积聚，承候宠要，饷遗不绝。卒，赠司徒公、尚书右仆射，谥曰孝威。

子恭道，性温良，颇有文学。位范阳郡太守，有德惠。先文伟卒。赠度支尚书，谥曰定。

子询祖，袭祖爵大夏男。有术学，文辞华美，为后生之俊。举秀才，至鄴。赵郡李祖勋尝宴诸文士。齐文宣使小黄门敕祖勋母曰：“蠕蠕既破，何无贺表？”使者待之。诸宾皆为表，询祖俄顷便成。其词云：“昔十万横行，樊将军请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归。”时重其工。后朝廷大迁除，同日催拜。询祖立于东止车门外，为二十余人作表，文不加点，辞理可观。询祖初袭爵，有宿德朝士谓曰：“大夏初成”，询祖应声曰：“且得燕雀相贺”。

天保末，为筑长城子使。自负其才，内怀郁快，遂毁容服如贱役者以见杨愔。愔曰：“故旧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处分。”询祖厉声曰：“是谁之咎？”既至役所，作《筑长城赋》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则紫栢，杵则木瓜，何期材而斯用也？草则离离靡靡，缘冈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辞间于荆棘。”邢邵常戏曰：“卿小年才学富盛，戴角者无上齿，恐卿不寿。”对曰：“询祖初闻此言，实怀惕惧；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辩，好臧否人物。众共嫉之，言其淫于从妹。宗人思道谓曰：“大夏何为招四海议？”询祖曰：“骨肉还相残，何况执玉帛者万国。”与思道俱为北州人俊，魏收杨誉思道而以询祖为不及。询祖谓人曰：“见未能高飞者，借其羽毛；知逸势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诸谤毁日至，素论皆薄其为人。长广太守邢子广曰：“询祖有规检衿

衡，思道无冰稜文举。”后颇折节。历太子舍人、司徒记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遗逸。

恭道弟怀道，性轻率好酒，颇有慕尚。既家预义举，神武亲待之。卒于乌苏镇城都督。

怀道弟宗道，性粗率，动作狂侠，位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遗之。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其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城坡，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人，醉言疏失，宗道令沈之于水。后坐酷滥除名。

玄族子辅，字显光，本州别驾。子同。

同字叔伦，身長八尺，容貌魁伟，善于处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详国常侍。熙平初，累迁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皆长七八十尺，以邀忧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同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绩。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窃冒军功。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表言：

窃见吏部勋簿，多皆改换，乃校中兵奏案，并复乖舛。愚谓罪虽恩免，犹须刊定。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若名级相应者，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硃印印之。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案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伪，退则无改易之理。

从前以来，勋书上省，唯列姓名，不载本属。致令窃滥之徒，轻为苟且。今请征职白身，具列本州郡县三长之所；其实官正职者，亦列官名曹别录历。皆仰本军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统将、都督，并皆印记，然后列上行台。行台关太

尉。太尉检练精实，乃始关刺。省重究括，然后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殊印，关付吏部。顷来，非但偷阶冒名，改换勋簿而已，或一阶再取，或易名受级，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无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阶之后，簿不注记，缘此之故，易生侥倖。自今叙阶之后，名簿具注，加补日月，尚书印记，然后付曹，郎中别作抄目，迁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

诏从之。同又奏曰：

臣伏思黄素勋簿，政可粗止奸伪，然在军虚诈，犹未可尽。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明立文案，处处记之。斩首成一阶以上，即令给券。其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起行台、统军位号，勋人甲乙。斩三贼及被伤成阶以上，亦具书于券，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日月，破某处阵，某官某勋，印记为验。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记至京，即送门下，别丞守录。

又自迁都以来，戎车屡捷，所以征勋转多，叙不可尽者，良由岁久生奸，积年长伪，巧吏阶缘，偷增遂甚。请自今为始，诸有勋簿已经奏赏者，即广下远近，云某处勋判，咸令知闻。立格酬叙，以三年为断。其职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铨除；实官及外号，隋才加授。庶使酬勤速申，立效者劝，事不经久，侥倖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勋簿之示，征还之日，即应申送。然顷来，行台、督将至京始造，或一年二岁，方上勋书。奸伪之原，实自由此。于今以后，军还之日，便通勋簿，不听隔月。

诏复依行。

元叉之废灵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败之。叉以同为持节兼黄门侍郎慰劳使，乃就州刑熙。还，授正黄门。

同善事在位，为叉所亲。戮熙之日，深穷党与，以希叉旨，论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为都水使者。同后求回身二阶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论者称之。营州城人就德兴谋反，除同度支尚书，持节使营州慰劳，听以便宜从事。同乃遣贼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为良，赍书喻之。德兴乃降，安辑其人而还。德兴复反，诏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慰劳之。同虑德兴难信，勒众而往，为德兴所击，大败而还。

灵太后反政，以同叉党，除名。庄帝践祚，诏复本秩，除都官尚书，复兼七兵。以前慰劳德兴功，封章武县伯，正除七兵。转殿中。普泰初，除侍中，进号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同时久病，牵强后乞仪同。

初同之为黄门也，与节闵帝俱在门下，同异其为人，素相款托。帝以恩旧，许之，除仪同三司。永熙初，薨，赠尚书右仆射。四子，长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残忍，以强断知名。齐文襄引为大将军府刑狱参军，谓云：“狂简，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迁尚书左丞，别典京畿诏狱。酷滥非人情所为，无问事之大小，拷掠过度，于大棒车辐下死者非一。或严冬至寒，置囚于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热，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后百数人。伺察官人罪失，动即奏闻。朝士见之，莫不重迹屏气，皆目之为校事。斐扬扬得志，言必自矜。后以谤史事，与李庶俱病鞭杖，死狱中。斐弟筠，青州中从事。

同兄静，好学有风度，饮酒至数斗不乱。终于太常丞。大统初，赠太仆卿、平州刺史。静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头。少敏，专经为学。居拒马河，将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随从。又避地大宁山，不营世事。居无

二业，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职居显要，而景裕止于园舍，情均郊野。谦恭守道，贞素自得，由是世号居士。节闵初，除国子博士，参议正声，其见亲遇，待以不臣之礼。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还乡里。与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征赴鄴，景裕寓托僧寺，讲听不已。未几，归本郡。

河间邢摩纳与景裕从兄仲礼据乡作逆，逼其同反，以应西魏。齐神武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闻景裕经明行著，驿马特征。既而舍之，使教诸子，在馆十日一归家，随以鼎食。景裕风仪言行，雅见嗟赏。

先是，景裕注《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其《毛诗》、《春秋左氏》未讫。齐文襄入相，于第开讲；招延时俊，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义精微，吐发闲雅。时有问难，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彩俨然，风诵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颢入洛，以为中书郎。普泰中，复除国子博士。进退其间，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静，淡于荣利，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终日端严，如对宾客。兴和中，补齐王开府属，卒于晋阳。神武悼惜之。

景裕虽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于世。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惲，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谓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号曰《高王观世音》。景裕弟辩。

辩字景宣，少好学，博通经籍。正光初，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节闵帝立，除中书舍人。属齐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尔

硃氏，遂鼓行指洛。节闵遣辩持节劳之于鄴。神武令辩见其所奉中兴主，辩抗节不从。神武怒曰：“我举大义，诛群丑，车驾在此，谁遣尔来？”辩抗言酬答，守节不挠。神武异之，舍而不逼。

孝武即位，以辩为广平王赞师。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会万僧于寺。石佛低举其头，终日乃止。帝礼拜之。辩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道，以义断恩，复何辞也。”

孝武至长安，封范阳县公。历位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顾问。迁太子少保，领国子祭酒。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转少师，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脩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郡公。

自孝武西迁，朝仪湮坠，于时朝廷宪章、乘舆法服、金石律吕、晷刻浑仪，皆令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多依古礼。性强记默识，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累迁尚书令。及建门官，为师氏中大夫。明帝即位，迁小宗伯，进位大将军。

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谥曰献，配食文帝庙庭。子慎嗣。位复州刺史。慎弟詮，性趋捷，善骑射，位仪同三司。隋开皇初，以辩前代名德，追封沈国公。

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革汉、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

是曰三孤。时未建东宫，其太子官员，改创未毕。寻又改典命为大司礼，置中大夫。自兹厥后，世有损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为纳言，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卫官员。二年，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为官之长，士贰之。是岁，又增改东宫官员。三年，初置太子谏议大夫，员四人，文学十人。皇弟、皇子友，员各二人，学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卫官员。其司武、司卫之类，皆后所增改。太子正宫尹之属，亦后所创置。而典章散灭，弗可复知。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情变革。至如初置四辅官，及六府诸司复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则今载于外史。余则朝出夕改，莫能详录。

于时，虽行《周礼》，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之于左。其纪传内更有余官而于此不载者，亦史之阙文也。

柱国、大将军，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国、上大将军也。正九命。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四年改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仍增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建德四年改为仪同大将军，仍增上仪同大将军；雍州牧。九命。

骠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户三万以上州刺史。正八命。

征东、征南、征西、征北等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中军、镇军、抚军等将军，左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户二万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

平东、平西、平南、平北等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前、右、左、后等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帅都督；柱国大将军府

长史、司马、司录；户一万以上州刺史。正七命。

冠军将军、太中大夫；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都督；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户一万五千以上郡守。七命。

镇远将军、谏议大夫；建忠将军、诚议大夫；别将；开府长史、司马、司录；户不满五千以下州刺史；户一万以上郡守。正六命。

中坚将军、右中郎将；宁朔将军、左中郎将；仪同府、正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户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药。六命。

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扬烈将军、左员外常侍；统军；骠骑将军府、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柱国大将军府中郎、掾、属；户一千以上郡守；长安、万年县令。正五命。

伏波将军、奉车都尉；轻车将军、奉骑都尉；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开府府中郎、掾、属；户不满一千以下郡守；户七千以上县令；正八命州呼药。五命。

宣威将军、武贲给事；明威将军、冗从给事；仪同府中郎、掾、属；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四平前左右后将军府、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八命州别驾；户四千以上县令；八命州呼药。正四命。

襄威将军、给事中；厉威将军、奉朝请；军主；开府列曹参军；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七命州别驾；正八命州中从事；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县令；正七命州呼药。四命。

威烈将军、右员外侍郎；讨寇将军、左员外侍郎；幢主；仪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参军；柱国大将军府参军；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将军府长史，司马；正六命州别驾；正七命州中从事；正六命郡丞；户五百以上县令；七命州呼药。正三命。

荡寇将军、武骑常侍；荡难将军、武骑侍郎；开府参军，

骠骑将军府、八命州列曹参军，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将军府长史；正六命州中从事，六命郡丞；户不满五百以下县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药。三命。

殄寇将军、强弩司马；殄难将军、积弩司马；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列曹参军；正五命郡丞。正二命。

扫寇将军、武骑司马；扫难将军、武威司马；四平前右左后将军府、七命州列曹参军；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旷野将军、殿中司马；横野将军、员外司马；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列曹参军。正一命。

武威将军、淮海都尉；武邪将军、山林都尉；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将军府列曹参军。一命。

周制：封郡县五等爵者，皆加开国；授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者，并加使持节、大都督；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其授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大象元年，诏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余悉罢之。辩所制定之后，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辩弟光。

光子景仁。性温谨，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释褐司空府参军事。及魏孝武西迁，光于山东立义，遥授晋州刺史。大统六年，携家西入，除丞相府记室参军，赐爵范阳县伯。俄拜行台郎中，专掌书记，改封安息县伯。历位京兆郡守、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匠师中大夫，进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陕州总管府长史，卒官。周武帝少尝受业于光，故赠赉有加恆典，赠少傅，谥曰简。

光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常从周文狩于檀台山，时猎围既合，帝遥指山上谓群公曰：“公等有所见不？”咸曰：“无所见。”光独曰：“见一桑门。”帝曰：“是也。”即解围而还。令光

于桑门立处造浮图。掘基一丈，得瓦钵锡杖各一，帝称叹，因立寺焉。及为京兆，而郡舍先是数有妖怪，前后郡将，无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人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事，登床，南首而立。食器无故自破。光并不以介怀，其精诚守正如此。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子贲。

贲字子征。略涉书记，颇解钟律。在周，袭爵燕郡公，历位鲁阳太守、太子少宫尹、仪同三司、司武上士。时隋文帝为大司马，贲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结。宣帝嗣位，加开府。及文帝被顾托，群情未一，引贲置左右。帝将之东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而谓曰：“欲富贵者当相随来！”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入，贲谕之不去，瞋目叱之，门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贲恆典宿卫，承间进说以应天顺人之事，帝从之。及受禅，命贲清宫，因典宿卫。贲乃奏改周旗帜，更为嘉名，其青龙、驺虞、朱雀、玄武、千秋、万岁之旗，皆贲所创也。寻拜散骑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领军将军。

及高颎、苏威共掌朝政，贲甚不平。时柱国刘昉被疏忌，贲讽昉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谋黜颎、威，五人相与辅政。又以晋王上之爱子，谋行废立。复私谓皇太子曰：“贲将数谒殿下，恐为上谴，愿察区区之心。”谋泄，昉等委罪于宾、贲。公卿奏二人坐当死，帝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并除名。宾未几卒。岁余，贲复爵位，检校太常卿。以古乐宫县七八，损益不同，历代通儒，议无定准，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鹑火天驷之应，其音用七。汉兴，加应钟，故十六枚而在一虞。郑玄注《周礼》，‘二八十六为虞’，此则七八之义，其来远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复改县七，以林钟为宫。夫乐者，政之本也，故移风

易俗，莫善于乐，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然则乐也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情发于声，安危斯应。周武以林钟为宫，盖将亡之征也。且林钟之管，即黄钟下生之义。黄钟，君也，而生于臣，明于皇朝九五之应。又阴者臣也，而居君位，更显国家登极之祥。斯实冥数相符，非关人事。臣闻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盖随时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从之，改七县八，黄钟为宫。诏贲与仪同杨庆和刊定周、齐音律。

未几，历郢、虢、怀三州刺史。在怀州决沁水东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县，名曰温润渠，以溉陂咸，人赖其利。后为齐州刺史，榷官米而自榷，坐除名。

后从幸洛阳，帝从容谓曰：“我始为大司马，及总百揆，频繁左右，与卿足为恩旧。卿若无过，位与高颎齐。坐与凶人交构，由是废黜。言念畴昔之恩，复处牧伯之位，何乃不思报效，以至于此！吾不忍杀卿，是屈法申私耳。”贲俯伏陈谢。诏复本官。后数日，对诏失旨，又自叙功绩，有怨言。帝大怒，谓群臣曰：“吾将与贲一州，观此，不可复用。”

后皇太子为其言曰：“此辈并有佐命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赵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政，又欲乱之，故昉谋大逆于前，译为巫蛊于后。如贲之例，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苏威进曰：“汉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至尊仁育，复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废，卒于家。

勇字季礼，景裕从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与景裕俱在学，其叔同曰：“白头必以文通，季礼当以武达。兴吾门

者，二子也。”幽州反者仆骨邢以勇为本郡范阳王，时年十八。后葛荣又以勇为燕王。齐神武起兵，卢文伟召之，不应。尔硃氏灭，乃赴晋阳。

神武署丞相主簿。属山西霜俭，运山东租输，皆令实载，违者罪之。令勇典其事。乡郡公主虚僦千余车，勇劾之。公主诉于神武，而勇守法不亏。神武谓郭秀曰：“卢勇懔懔，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当委之大事，岂止纳租而已。”后行洛州事。

元象初，官军围广州，未拔，行台侯景闻西魏救兵将至，集诸将议之。勇请进观形势，于是率百骑，各拢一马。至大騊山，知西魏将李景和将至。勇乃多置幡旗于树头，分骑为数十队，鸣角直前。禽西魏仪同程华，斩仪同王征蛮而还。

再迁阳州刺史，镇宜阳。叛人韩木兰、陈忻等常为边患，勇大破之。后求入朝，神武赐勇书曰：“吾委卿阳州，安枕高卧，无西南之虑矣。表后宜停，当使汉儿之中，无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马五百匹，私造甲仗，遗后尽献之。赠司空、冀州刺史，谥武贞。

诞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学，善隶书，有名于世；仕慕容氏，位给事黄门侍郎，营丘、成周二郡守。祖寿，太子洗马；慕容氏灭，入魏为鲁郡守。

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举秀才，除员外郎。以亲老乃辞归就养。

父母既没哀毁六年，躬营坟垅，遂有终焉之志。景明中，被征入洛，授武贲中郎将，非其好也。寻除镇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并称疾不朝。乃出为幽州司马，又辞归乡里。当时咸称其高尚焉。

诞于度世为族弟。幼而通亮，博学，有祠彩。郡辟功曹，

州举秀才，不得。起家侍御史，累迁辅国大将军、太中大夫、幽州别驾、北豫州都督府长史。时刺史高仲密以州归西魏，遣大将军李远率军赴援，诞与文武二千余人奉候大军。以功授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封固安县伯。寻加散骑侍郎，拜给事黄门侍郎。

魏帝诏曰：“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朕诸儿稍长，欲令卿为师。”于是亲幸晋王第，敕晋王以下皆拜之于帝前，因赐名曰诞。加征东将军、散骑常侍。周文帝又以诞儒宗学府，为当世所推，乃拜国子祭酒，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秘书监，后以疾卒。

论曰：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列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风流，雅道家声，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伟，而宦途寥落，虽曰穷通有命，抑亦不护细行之所致乎！潜及昌衡，雅素之纪，家风克嗣，堂构无亏。子刚使酒诞节，盖亦明珠之类。长仁谏说可重，一簣而倾，惜矣！伯举、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远，任侠好谋。文伟望重地华，早有志尚，间关夷险之际，终遇英雄之主，虽礼秩未弘，亦为佐命之一也。询祖辞情艳发，早著声名，负其才地，肆情矜矫，位遇未闻，弱年天逝。若得终介眉寿，通塞未可量焉。叔伦质器洪厚，卷舒兼济。子章残忍为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业可宗，虽择木异邦，而立名俱劭。辩捐益成务，其殆优乎。勇虽文武异趣，各其美也。责二三其德，虽取悦于报己，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骂人。见遣末路，尚何足怪？诞不殒儒业，亦足称云。